

兩般秋雨盦隨筆

上冊

兩般秋雨盃隨筆

文學筆記叢書之一

上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贅語

秋雨盒隨筆，宏詞肅括，奧博淵深，雖已膾炙於藝林文苑，而未能通行於普通社會。加以坊間鋅版，錯訛太多，圈點亦欠正確，殊爲可惜！

今歲之夏，廣益書局主人魏秉恩君，有志搜羅舊籍，校正重刊，以便閱者，而以秋雨盒屬余校訂。細覽一過，覺是書所載，莊諧雜陳，極饒興味，且于朝野之掌故，詩詞之佳句，文字之糾正，風俗之淳澆，靡不詳焉。

如書中之尋常音誤，字音假借，則有益後學；詩書序次，左氏創解，則有裨經傳；蘇台小樂府，珠江竹枝詞，則可探討風俗；史閣部書，林撫軍奏疏，則可攷證掌故。種種有關學問，足供參攷者，筆難盡述。

爰依原書次序，仍分八卷，訂爲兩編，圈點則全用新式，俾閱者可以一目瞭然，庶使先正著作，不論文野，可以人手一編，此則余之所企望也！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溧陽許慕義識。

序

予中兄表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膺孝廉之巍科，等身讀書，僂指數典，膏肓箴乎經疾，然疑訂爲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鍼，以及七籤真誥之編，五燈珠林之冊，靡不參同結契，考異名郵，陋小說於黃車，約條鈔於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拈珠，登康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雨盦隨筆若干卷。予受而讀之，軋軋乎錦線之抽機，磊磊乎星徽之溢目，已綜其全旨，約有四端：一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臥游之圖也。一曰「微辭」，則砭愚鍼頑徇路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味其名，楊修赤泉，論族紊於系，或目駭豹文之鼠，或口祛同穴之鷓，導鮮通津，佩無迷穀，君則畫疑在掌，藏慧以胸，辨子尾之銅盤，搜比干之墓碣，奧如羊績，不誤於杖枝，博如馬遷，無譏於尸口，豈非事求其實，而解別於常乎？又若見殺烝而不知，問魯壺而莫對，人非稷嗣，孰究朝儀，地限僉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寶之船，咳唾無非珠玉，入衆香之國，薰陶盡是旃旛，故能掇英拾華，吐糟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國之語言，紹矢音之遺芬，（文莊公集名矢音）演警記之餘緒，（諫庵先生有警記）韓家經緯，王氏璠璣，

吾於此書，信其濟美矣。今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爲助；士有心通八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著，不過窺牖之閒評，楓窗之小牘已耳。君則近游吳市，遠適燕郊，徘徊善卷之山，徊溯羚羊之峽，蓋吾舅氏宦轍所至，君每從焉。借官舍以作書堂，采土風而襄縣譜，登高克賦，遇物能名，具升嶽浮海之才，爲鑿險縫幽之致，方音輯去，軼事探來，賢俊咸接其履綦，草木亦助其馨逸，其情暢，其興豪，此所以縱吻生濤，把金杯而跌宕，鋸辭落雪，捉麈尾而流連也乎？至於五門嘍嘍，聞馬舍之豬聲，三台峨峨，貢虞卿之蝦鮓，往往誚深鄭酤，毀甚膝屠，矜對鏡之青臚，吐燒城之赤舌，君則無心玩世，有意牖民，不刪寺人孟子之詩，竊比公是先生之記。而或謂雕刻世態，有干天和，摹繪物情，微傷厚道，是又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觸邪者，固不能學味道之模稜，等魏公之賦媚也。嗟乎！秋無可夢，一燈黯淡而搖青；雨最能愁，萬葉淒涼而墜碧；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况雙雙鸚翼，聽冷月於泉臺；（君配蕉卿黃夫人撰有聽月樓詩二首）藐藐鳳雛，少孤星於曙後，極才子傷心之遇，爲文人薄命之尤，蠶吐餘絲，蠹留臍字，又曷禁拔劍斫地，把筆問天也哉！昔先兄爲外大父刊左通補釋，今予擬爲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編先之。零章斷簡，雖難侔武庫之珍，選義考辭，要無愧雜家之作，覽之者愛其記醜而博乎？吾恐畏甚口而適適然驚且走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 序

道光十七年，太歲在丁酉，夏五月朔，表弟汪适孫拜序。

後序

夫茗華刻玉，異代摹鳥跡之紋；安石碎金，小史贊龍威之祕；不有作者，疇發新型；弗生後賢，罔開塵網；然世之拘文牽義者，以咕嗶章句爲可傳，禍棗災梨者，以敝帚享金爲能事，孰識古人懲勸之旨，半寓方言，稗官附會之辭，補徵文獻，冰甌浣筆，羅雅俗於操觚，雪案謨觴，彙古今而灑墨，此余姻丈錢唐梁晉竹先生兩般秋雨盦隨筆一書所由作也。先生性貫靈犀，手爲天馬，博涉經典，銅鼓扣識於茂先，綺麗文章，花管夢生於太白，荒摻黃竹，豈獨成謠，奧埒淄蒲，匪徒誌異，仿小虞初志，而此事訂訛，參新唐書文而輯金綴玉，隨之時義，大而簡，不敢珍祕，枕中筆所未到，氣已吞，宜其風行海內，奈經動地鼓鼙，薰天妖孽，化茵成溷，煮鶴焚琴，頓使此書原板，湮沒無存，而坊間翻刻，利在混珠，謬增魚豕，誰爲刻翠，再辨驪黃？先生賢甥許秦兆明府宦游鄂渚，誼篤渭陽，慨茲籍之失真，集同人而讎校，分漢水之一勺，剗剔重新，溯粵夢于三生，精靈如晤，越四月而事竣，適余來漢皋，囑爲後序，義不獲辭，雖覩縷冗俗，而愉快志神，譬之鯪俞，審音疾雷，不覺其響，獲人運斲，成風弗鈍於微，矧導美在先，忍淹韓陵之片石，因人成事，媿乏江郎之綵毫，從此復汪淪之舊梓，延梁苑之菁華，秋雨聲多，春風噓暖，傳堪附驥，樂泚

筆於歸帆；迹可留鴻，寄遙情於江表。

光緒歲次甲申，季夏，姻晚仁和王塋厚山甫，拜手謹序于嘉禾舟次。

書後

舅氏梁晉竹先生，著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徵奇考異，抒藻擷芬，久爲藝苑所珍異。汪氏振綺堂舊板，毀於兵燹，此書風行海內，故各省坊肆，皆有翻本；然魯魚亥豕，惡劣至不可寓目，讀者病焉。之璣儼重付剞劂，屢覓原刻不得，適於黃星俞刺史案頭見之，驚喜過望！知其昔年在蜀，以重值購獲者，遂商借影鈔，釀賞重雕。並從汪子用表兄處假副本，屬同志分校，精審過之，閱四月而工竣。俾我舅氏著述，歷劫猶新，且還汪氏之舊，是固博雅君子所同爲愉快者已！

光緒甲申閏五月，甥許之璣謹識。

新式標點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次

卷一

詠物詩……………一
周詩多韻少韻……………一
桑中詩別解……………一
張船山詩……………二
集對……………二
張仙……………二
甌北控詞……………二
詩值五千金……………二
秦良玉詞……………三
二名偏稱……………四
衙堂……………四
汀茫……………四
辨姓詩……………四
西湖竹枝詞……………五

金元七總管……………五
金陵詩僧……………五
武弁能詩……………六
徐寶幢……………六
杜撰……………六
西泠感舊詩……………六
拾沒……………七
不惜……………七
呂叔簡語……………七
伯夷叔齊……………八
蘭因館……………八
豬語牛鳴……………九
鬚換銀米……………九
翠娘……………一〇
楊妃詩……………一〇
世俗誕妄……………一〇

陶篁村……………一一
錢宗伯對……………一二
石異……………一二
高小姊……………一三
鼈子壘……………一三
諷刺詩……………一三
不白之冤……………一四
廿四堆……………一四
食酒……………一四
方子雲詩……………一四
科場對……………一五
因詩得贈……………一六
張子野……………一六
火浣布……………一六
蘇州狀元……………一六
乳姑圖……………一七

寬恕	一七
代筆	一七
鏡聽	一八
瓦刺	一八
無題詩	一八
趙篠珊	一九
和尚太守	一九
五時衣	一九
中秋詩	一九
張晏埋骨	二〇
干支戲	二〇
名士受窘	二〇
毒詭	二一
中庸非孔門書	二一
阮王二宮保聯	二一
琵琶記	二二
毛	二二
番鎗子	二二

南屏僧	二三
學海堂	二三
律中變調	二四
索詩癡	二四
老少年詩	二五
治夔離	二五
桴炭	二五
姚古芬	二六
藥轉	二六
飛吟亭盧生廟詩	二七
中興文字	二七
春陰詞	二七
山人	二八
禁宰犬豬	二八
羣仙液	二八
續榜進士	二九
朱閑泉詩	二九
狼跋鴛鴦	三〇

李遜之	三〇
新婚詞	三〇
劉子明語	三一
謝疊山琴	三一
春寒	三一
雷瓊道署堂聯	三一
西樓記	三一
濃墨淡墨	三一
象棋	三一
小照	三一
郭婆帶	三一
變身章陀	三一
葬說	三一
都圖鹽阜	三二
輓對	三二
汪彥章	三二
高鳳卿	三二
蚌佛	三五

四書偶語	三五
異稟	三六
徐文長	三六
貢院對	三六
題畫詩	三七
潞王琴	三七
武廟對聯	三七
宋端宗履硯	三八
西施詩	三八
黃梅橋	三八
尋常音誤	三九
對聯	四〇
過洋樂	四一
孔萬	四一
曲阜孔林	四一
青詞	四二
堯舜禹湯所舉	四二
亂世之臣識大體	四二

借書	四二
爽心語	四三
博士待詔	四三
尼姑	四三
小說傳奇	四三
鏡子	四四
趙普	四四
國書	四四
滇南不知孔子	四四
貴賤同誕	四五
古人名作	四五
筆端刻薄	四五
三楊	四六
墓樹	四六
牡丹	四六
簪花樓	四六
武王	四七
江河赤水	四七

卷二

勤王兵解	四七
聖諱	四七
三蟲	四八
周芷卿	四九
京官苦况	五〇
喫醋	五〇
焦烈婦	五〇
花簾詞	五〇
壽聯	五一
秋潭二鄉先生詩	五一
謝表	五二
張月娟(原本闕文)	五二
典試改充	五二
聖童	五二
圈兒信	五二
鐵鞋嶺	五二

趙秋舫	五四
信	五四
十半軟半	五五
吳臺卿	五五
下第制義	五五
吳公雅謔	五六
竹影詞人	五六
喝火令	五六
條幅扇頭詩	五六
長十八	五七
李後主詞	五七
沈去矜卷子	五七
短錢	五八
姪	五八
達詩	五九
集句	五九
蜘蛛	五九
破題	六〇

阮大鍼祭文	六〇
頻羅庵挽壽聯	六二
中書詩	六三
供奉	六三
御舟	六三
白撞雨	六四
珊瑚樹	六四
岳王詩	六四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六四
武陵孀子	六四
梅龕詩佛	六五
命	六五
莫如用猛	六五
分茅砧	六六
紅豆	六六
木龍血	六六
王廉訪輓聯	六六
壽星	六七

毛西河	六八
同年嫂	六八
尙綱堂詩	六八
盧費對	六九
穀城詩	六九
賀知章	七〇
落英	七〇
嫁	七〇
厶字	七〇
商燈	七一
任邱邊	七一
賽鸚哥	七一
詠史詩	七一
腋氣	七二
于廟祈夢	七二
門對	七三
單傳句	七三
袁趙蔣	七三

袈裟繡龍……………七四

八斗萬斛……………七四

一典兩用……………七四

赤子……………七五

鼻天子陵……………七五

僧誦中庸……………七六

藩臬……………七六

岳王論……………七六

乾阿奶……………七六

跳行……………七七

添註塗改……………七七

吳澹川……………七七

見過亭……………七八

彭文勤試題……………七八

食量……………七九

作詩不必識字……………七九

混稱……………八〇

彌勒對……………八〇

戲名對……………八〇

悼亡詞……………八一

軟金杯……………八一

二蘇……………八一

閻典史……………八二

金花夫人……………八二

魏環溪語……………八三

梁文康……………八三

河南村狗……………八三

芙蓉……………八四

宣德銅盤……………八四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八四

品酒……………八五

前朝後市……………八六

鴉片入策題……………八六

陣亡疏語……………八七

泰誓……………八七

二我……………八七

玉鬪體……………八七

獠俗……………八八

鬼輕巡檢……………八八

麻陽陋俗……………八九

天子妃……………八九

雪月渡江湖……………八九

疊字詩……………九〇

財色……………九〇

湯武……………九〇

識遺論相……………九一

彭生鐵杖……………九一

薛能……………九一

蘇文……………九一

至聖封號……………九一

中賢亞聖……………九二

春秋人物……………九二

常平……………九二

而已……………九二

壽王妃	九三
書詞與史筆迥異	九三
影妻倚妾	九四
畢趙	九四
宗室詩詞	九四
食其	九四
佛	九五
詩禍	九五
仁義	九六
儒作禪語	九六
拘泥	九六

卷三

池塘生春草	九九
勝朝奢靡	九九
紈袴	九九
詩傍門戶	一〇〇
在璞堂老人	一〇〇
京師梨園	一〇〇
銀杯	一〇二
理學偏僻	一〇二
青躬道人	一〇二
仔	一〇二
碧城仙館詩	一〇三
頻羅庵主	一〇三
作詩取法	一〇四
枕代頭	一〇四
張訥庵	一〇四
懲矯	一〇五
痘疹	一〇五
悔聖非賢	一〇五

荆釵記祭文	一〇六
青芙蓉閣詩	一〇六
丞相衙衙	一〇七
漱玉斷腸詞	一〇七
背蘇州	一〇七
拍曲几	一〇八
密蓄薇	一〇八
補子	一〇八
病詩輓聯	一〇八
荔支	一〇九
端午	一〇九
顧受笙	一〇九
南梁北孔	一一〇
盧溝橋	一一〇
陳眉公	一一一
墨派濫調	一一一
詩求新異	一一二
崔紅葉	一一二

老先生	一一二
五官並用	一一二
閨秀	一一三
謝道韞	一一三
柳如是	一一三
黃子未	一一三
蕉葉	一一四
絕唱	一一四
乩示闡題	一一四
洋錢	一一五
恥認祖宗	一一五
詆毀東坡	一一五
海忠介	一一六
老少同榜	一一六
黃石齋斷碑硯	一一六
虛集	一一七
酒樹糖樹	一一七
瓶水齋詩	一一七

梧桐	一一八
子同生	一一八
閨秀	一一九
談諧本色	一一九
宋玉	一一九
小救駕	一二〇
蘇芷香	一二〇
十些	一二〇
葛秋生	一二〇
致趙秋舲書	一二二
祈夢	一二八
麻蛋燒豬	一二九
鈔法	一二九
哲那環	一二九
字音假借	一二九
象牙	一二二
釣臺詩	一二二
絕人太甚	一二二

割裂題	一三三
詩學太白	一三三
荆軻詩	一三四
異物	一三四
武成	一三四
青州從事	一三五
物性	一三五
武人口吻	一三五
巖牆	一三六
騙	一三六
諸葛鍋	一三六
龜魚佩	一三六
威德入人心	一三七
詞曲取士	一三七
紙月	一三七
虛字入詩	一三七
胡旦	一三八
詩用俗稱呼	一三八

疊句單傳	一三八
享國之久	一三八
晝寢	一三八
校人	一三九
下官	一三九
辨名非字	一三九
易安詞	一三九
鬪門跨閭	一三九
汗青殺青	一四〇
小縣少古蹟	一四〇
急語成話柄	一四〇
短小人詞	一四一
名姓在五十筆外	一四一
毒藥庫	一四一

卷四

邵飛飛	一四三
鴉片	一四三

四海	一四四
竹樓	一四四
錐刀硯	一四五
范增詩	一四五
良心居士	一四五
金鈴小犬圖	一四六
對月曲	一四六
好名	一四六
西廂記	一四七
山歌	一四七
聽月樓詩	一四七
蘇杭遊女	一四八
告墓文	一四九
馬字	一四九
書中絕句	一五〇
摸秋	一五〇
橫看	一五〇
舜兄	一五〇

古人名字	一五〇
賈秋壑	一五一
四書對	一五二
李秋雁	一五二
晏元獻詩	一五二
江城梅花引	一五三
安公子	一五三
對聯	一五三
梁瀛侯語	一五四
讀書	一五四
孔子	一五四
花押	一五四
蘇繡鞵	一五四
別號小照	一五五
香市	一五五
梁秋草	一五五
王伯穀	一五五
聯譜	一五六

烟波釣徒	一五六
蔡木龜	一五六
程十然	一五七
山現字畫	一五八
詩家烘託法	一五八
小顛	一五八
薛白楊唐	一五八
雲起石	一五八
蓮笠	一五九
餓鄉記	一五九
橘紅	一六〇
菩提葉	一六〇
麻瘋女	一六〇
復姓	一六一
庸主知人	一六一
鼻子	一六二
反切	一六二
眉子硯	一六二

三家店題壁詩	一六三
燈謎	一六三
天下大師墓	一六五
鳳信	一六五
拂水山莊	一六六
韻蘭	一六六
重宴鹿鳴紀事	一六七
詩忌正論	一七〇
李袁輕薄	一七〇
昆明池對聯	一七一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一七一
詩宗唐音	一七二
巍字改書	一七二
地窖	一七二
副車詩下第詩	一七二
三十六江樓	一七三
鬼詩	一七三
行比伯夷	一七三

菱落	一七三
村學詩	一七四
會館對	一七四
朱侍御奏疏	一七四
陳小魯	一七五
三蟲	一七六
士語入詩	一七七
一杯羹	一七七
竹衫瓶菊	一七七
規矩草	一七八
臨終對句	一七八
黨姦	一七八
量人蛇	一七八
果下豹	一七八
城隍	一七九
白鴿標	一七九
種痘	一八〇
金蘭會	一八〇

三江賦	一八〇
渾不似	一八一
迦陵填詞圖	一八二
王紫稼	一八二
李郎	一八二
介甫東坡	一八二
明妃詩	一八三
因詩得婦	一八三
薦書	一八三
伶俐不如癡	一八四
狐仙能畫	一八四
長生殿	一八四
考差會課	一八五

卷五

在疚記	一八七
宗彝	一八七
同姓	一八七

治中	一八七
脫十娘顧二娘	一八八
六女	一八八
躲破鼓	一八八
上舍	一八九
桂花新	一八九
輓聯	一八九
文莊奏語	一九〇
孫徵君語	一九〇
誌哀	一九〇
竹枝詞	一九一
胸襟	一九一
廢紙	一九一
父子異趣	一九二
兄弟異趣	一九二
居官不聽子弟言	一九二
溫伊初	一九三
柏相詩	一九三

喜鵲	一九四
魔漿	一九四
紈袴傳	一九四
馬坡巷	一九五
私蓄	一九五
帝王言動	一九五
難博學	一九六
蒙古兒	一九六
清勤堂隨筆	一九六
黃蓉石	一九七
狼巾	一九八
樂氏棗	一九八
嫁娶	一九九
惜陰	一九九
操北音	一九九
無題詩	二〇〇
下體	二〇〇
張南山	二〇〇

公孫	二〇一
避諱	二〇一
行路歌	二〇二
咏	二〇二
缺文衍文	二〇二
返魂梅	二〇二
贈酒資	二〇二
喪服	二〇三
詩與景合	二〇三
銘	二〇四
不好玩物	二〇五
縣令念佛	二〇五
醋瓶畫匣	二〇五
識字	二〇五
四忌銘	二〇六
段拂	二〇六
欲富貴	二〇六
桐花閣詞	二〇六

緩葬	二〇七
魏野	二〇九
吹阜英	二一〇
紹興	二一〇
餽鮑湯注硯	二一〇
王澹音	二一一
孟子逸句	二一一
素淚江山	二一一
岳忠武硯	二一二
異產	二一二
楚姑	二二三
怙惡	二二三
張胡子	二二三
侵宅詩	二二三
潮州樂府	二二四
湖膠	二二六
秦檜鑊	二二六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二二七

家教	二二七
古軼	二二八
友漁齋詩	二二八
漁洋山人詩	二二九
同人集姓氏	二二九
無題詩	二二九
寫榜吏	二二九
周槐	二二九
碩人	二二九
逸書	二二九
宋主荒淫	二二九
通	二二九
詩品	二二九
雷異	二二九
高懷	二二九
講易	二二九
聖相師王	二二九
任忠勇神碑道	二二九

朱註作小講	二二四
安南表	二二四
麗人行	二二四
酒祀典	二二五
人心不死	二二五
詩人工對	二二五
黨姦之尤	二二六
廟詩對	二二六
小人	二二六
蝦蟆給事	二二六
弟婦	二二七
余	二二七
噉齧	二二七
丁拐兒	二二七
笑柄有本	二二八
代寫書	二二八
治眼齒	二二九
奚鐵生	二二九

些	一一三〇
路化王	一一三〇
物性之異	一一三一
陽明	一一三一
問家鄉詩	一一三一
糖霜	一一三一
詩書序次	一一三一
武后	一一三一
讀書	一一三一

卷六

聖人	一一三五
分字	一一三五
端硯	一一三五
瓜子夢	一一三七
鼎甲同榜	一一三七
半邊紅	一一三七
唐子畏墓詩	一一三七

陳恪勤詩	一一三八
河豚膾本	一一三八
自出	一一三八
琵琶亭	一一三八
司成受拜	一一三八
牡丹鸚鵡	一一三九
到	一一三九
兩相對聯	一一三九
先臣告養	一一四〇
唐公韻事	一一四〇
指爪	一一四一
粵歌	一一四一
射潮	一一四二
媒竹	一一四二
迷坑	一一四二
祥酒帘	一一四二
綠郎紅孃	一一四二
集詩襲詩	一一四二

隋鏡	二四四
蠅異	二四四
小峨帽	二四四
二劉妃圖	二四五
沒字碑	二四五
集慶寺	二四五
十五魁巷	二四六
夢中反切	二四六
一把雪一把連	二四六
軟玉珪	二四六
姦雄喜怒	二四七
妒女泉	二四七
三敬仲	二四七
公在乾侯	二四七
生壙死軒	二四八
古今異俗	二四八
鐵鎗	二四八
詩冢	二四九

以宋比周	二四九
黎女	二四九
廚孃	二四九
骨董鬼	二五〇
蟲達印	二五一
商穎樓	二五一
相似	二五一
加高	二五二
問宅詩	二五二
鄉試命題	二五三
曾點	二五三
仆碑	二五三
招牌對	二五三
西江古蹟	二五四
稱壽	二五四
桃金蟻	二五四
書地	二五四
女侯	二五五

九折臂	二五五
少君	二五五
丁鶴年	二五六
郡縣	二五六
老伯	二五六
左氏錯簡	二五六
左氏創解	二五七
梅花詩	二五八
詠鹽詩	二五九
胎生	二五九
秋香	二五九
苗夫人王夫人	二五九
蔡氏兩狀元	二六〇
摸龍阿太	二六〇
人隔天河	二六〇
洗福祿	二六〇
響鈴墳	二六一
溫銅刀	二六一

蝴蝶會	二六一
朱錦山	二六一
李笠翁墓	二六一
燕臺小樂府	二六二
管杏花	二六三
鐵馬	二六四
家書署姓	二六四
馬鬪子	二六四
陽明之學	二六四
笙磬同音	二六五
活孟子	二六五
不倒翁	二六五
不能詩	二六六
六和塔	二六六
姬姜被難	二六六
名之顯晦不同	二六七
王墳豆	二六七
鷓鴣米	二六七

諒	二六八
解經可噱	二六九
封神傳	二六九
眞字	二七〇
書卒異詞	二七〇
徒法無益	二七一
孔子刪詩	二七一
麀蚤	二七二
韓公帕蘇公笠	二七二
毛詩酒令	二七二
孟子始尊伊尹	二七二
水晶	二七三
市井食單	二七三
殿寺新名	二七三
念珠鐘聲	二七三
和尚破葷	二七四
任翼聖	二七四
武弁臨終詩	二七四

膽異	二七五
聚珍版	二七五
優劇	二七五
鮮魚生葱	二七六
戴記	二七六
富貴詩	二七六
三十而立	二七六
三陣	二七七
急急如律令	二七七
逼人太甚	二七七
燒尾宴	二七八
輓聯	二七八
硬記	二七八
縮骨癆	二七九
燒香	二七九
王荆公	二七九
蔑	二七九

卷七

古今人比擬	二八一
陳三元	二八一
思歸詩	二八二
土司妻	二八二
太白小像	二八三
義髻	二八三
重拜花燭	二八三
振振	二八四
祁陽竹枝詞	二八四
醋溜魚	二八四
徐聞縣	二八四
三垂岡	二八五
出關詩	二八五
黑蜨	二八五
桃源詩	二八五
下第詩	二八六
太太	二八六
詩中之時	二八六

夫已氏	二八六
大連少連	二八七
珠江竹枝詞	二八七
瞽人填詞	二八七
羊腎羹	二八七
參商	二八八
土炕	二八八
余椒雲	二八八
閔子弟	二八八
青	二八九
文字	二八九
平山堂	二八九
江西	二九〇
五大夫	二九〇
嶽廟對	二九一
武廟對	二九一
侍郎林	二九一
親戚	二九一

餓優詩	二九二
賊禿	六九二
撕	二九二
老	二九二
答	二九三
烈皇慘訣	二九三
一壯	二九三
四壬子圖	二九二
名姓之誤	二九四
先臣先妾	二九四
顏子	二九四
大明湖趵突泉	二九四
先大夫庵公傳	二九四
雌雄牝牡	二九五
點心	二九六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二九六
序班詩	二九六
象膽獾肝	二九六

左右	二九七
者這	二九七
制義礙詩	二九七
西域詩	二九七
行狀	二九九
履歷	二九九
阮亭司寇對聯	三〇〇
名字之妄	三〇〇
謙語成讖	三〇〇
相士	三〇〇
相門對	三〇一
毛西河	三〇一
僧道	三〇一
侯元經	三〇二
賭空	三〇二
絕命詞	三〇二
金烏玉兔	三〇三
爺爺	三〇三

趙秋谷	三〇三
十萬卷樓	三〇三
三字獄	三〇四
文幕酒	三〇四
掛冠	三〇四
詩占身分	三〇四
藥別名	三〇四
圓夢	三〇五
懷羸	三〇五
葡萄	三〇六
頭	三〇六
檳榔	三〇六
文士淺陋	三〇七
林撫軍奏疏	三〇七
東周	三一〇
斫	三一〇
破瓜	三一〇
口采	三一〇

儉書官兒	三一二
明左藏	三一二
避諱	三一二
公牘	三一二
隋唐演義	三一三
言可樵	三一三
父母稱呼	三一三
殺人	三一四
函丈方丈	三一四
無稽之談	三一四
佛誕	三一五
紙梅	三一五
女媧	三一五
敗子	三一六
達語不可爲訓	三一六
銀槎	三一六
定風螺蜈蚣劍	三一七
耳聾	三一七

櫻桃青衣	三二八
聖穀篇語	三二八
楊詡庵	三二八
米價	三二八
東坡行二	三二八
測字	三一九
朝鮮詩	三一九
驚燕	三一九
賒抵折	三二〇
詩魔	三二〇
須臾	三二〇
根懷詞	三二〇
一丁	三二一
釐毫絲忽	三二一
大太	三二一
題驛詩	三二二
稱名	三二二
命名雙聲疊韻	三二二

四書令	三二三
晉文公夢	三二三
宋孝宗	三二三
異才戾氣	三二四
大行	三二四
汲冢書	三二四
酒盧	三二四
化鶴	三二五
子呼公	三二五
酒價酒味	三二五
二形一聲	三二六
精靈	三二六
王介	三二七
互用典故	三二七
經語詼諧	三二七
安吉	三二八
卑之無甚高論	三二八
望帝	三二八

卷八

太字通世	三二九
忽親	三二九
陰壽	三二九
首陽山	三三〇
左傳對	三三〇
余太君	三三〇
戒殺生	三三一
山魃焦僂	三三一
願爲人婦	三三一
蔗蟲	三三一
徐中山女	三三一
野合	三三一
寓錢	三三一
步	三三一
三蘇祠對	三三一
腹葬	三三一

鬼畏桃	三三三
方夫人詩卷	三三四
蛻岩詞	三三四
知訓見字	三三五
程少山	三三五
鶯粟	三三六
袍	三三六
尖頭鞞	三三六
頻羅庵詩	三三七
雲貞寄外書	三三七
河東山西	三三七
雙聲	三三七
黃雀銀魚	三三八
土餽頭	三三八
罷官詩	三三八
醴婦吟詩	三三八
百花冢	三三九
翰苑吏	三三九

西施封神	三三九
朝舞	三三九
郭汾陽	三四〇
通文	三四〇
家弟家孫	三四〇
李東白	三四〇
物理	三四〇
舉皋陶	三四一
冥婚	三四一
名字通用	三四一
十二時	三四二
薜荔	三四三
侏儒	三四三
對聯	三四三
妯娌	三四四
妻作夫誌銘	三四四
帳	三四四
葵扇	三四四

柴窯	三四五
詩評	三四五
詠旗亭畫壁詩	三四五
秩	三四五
任城太白酒樓詩	三四六
硯瓦	三四六
太公	三四六
行酒之法	三四七
鄧會	三四七
伏波	三四七
壽堂	三四八
姬	三四八
馬精化蠶	三四八
白髮	三四八
蘇小小	三四九
邱嫂	三五〇
吳日章	三五〇
進士不讀史記	三五〇

口語成讖	三五一
虎狼	三五一
後身	三五一
同氣之異	三五一
阿蠻	三五二
妒律	三五二
史閣部書	三六一
萬歲	三六四
鋼	三六四
修竹楊家	三六五
古字	三六五
李赤	三六五
丹青引	三六五

尊榮	三六六
繡帳錦帳	三六六
禽獸殉難	三六六
帝王別號	三六七
成語對	三六七
粵僧詩	三六七
文人詩	三六七
動物出土	三六七
公牘	三六八
誤出經題	三六八
錫字	三六八
押木字	三六八
太公年	三六九

里老答縣官	三六九
諱	三六九
孿生次序	三七〇
四克	三七〇
日月燈	三七〇
拾遺記	三七一
尙主	三七一
臺閣詩	三七二
奇逢	三七二
日月如丸如扇	三七二
陽朔縣	三七三
典故歧出	三七三

新式標點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詠物詩

近時詩家詠物，鉤心鬪角，有突過前人者。揚州張吉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長洲女士陶慶餘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漢文章。」皆合兩典成一聯，而雄渾獨絕。膠州李霞裳進士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題外使事，尤奇而確。仁和周南卿茂才詠「錢」云：「眼孔小於窮措大，而形團似富家翁。」盡相窮形，嬉笑怒罵皆有。錢唐盧小冕布衣詠「夾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爛漫，美人消息總平安。」雋妙之思，令人意遠。又相傳有詠「新月」句云：「映水有鈎魚，卻鈎銜山無箭鳥驚弓。」可謂刻畫入神。至吳江郭頻伽明經詠「詩筒」云：「子之遠行少鴻雁，美人贈我有琅玕。」則如羚羊香象，微妙不可思議矣。

周詩多韻少韻

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茂才景福云：「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具見讀書細心。

桑中詩別解

鄘風桑中一篇，小序集傳皆以爲「刺淫而作」。仁和李海匏學博光彞云：「此戴媯答莊姜之詩，所以報燕

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下二章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海鮑五經皆有箸作，今歿後不知藁尙存否？

張船山詩

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於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賦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蛾眉鬪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人韻事，足爲山塘生色。

集對

家大人嘗集一楹聯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以東坡詩對禰衡傳，天然比偶，惜無人能當此語者！

張仙

吳縣蔣國源題孟昶像云：「錦江花草化春煙，蜀主風流絕可憐。贏得美人懷舊寵，趙家宮裏祭張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繪蜀主孟昶像，祀於宮中，太宗見而問之，詭其詞曰「張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居宛委，估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饜養，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樹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州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穎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詩值五千金

江南昔有貴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廩仕家居，於其公車北上，以五千金遺之。公子賦性不羈，楚館秦樓，一路揮霍，比至京師，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場，嗒焉若喪，稱貸而歸。翁初怒其不肖，欲訶責之。及還家，首搜行篋，見詩藁中有二句云：「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翁且憐且喜曰：「得此二句詩，則五千金花得值也。」公子次科旋中式，入詞館，此可爲花柳諸公作一段佳話，今則無此撒漫浪子，并無此跌宕詩人矣。

秦良玉

嘗於友人齋中，見懸秦良玉小像一幀，上錢謝齋先生——枚——題，「金縷曲」一闋，風流悲壯，殆罕其儔。

其詞云：「明季西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砧天生奇女子，賊膽聞風先墮，早料理夔巫平安。應念軍門無將略，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妄男耳妾之可。」「蠻中遺像誰傳播，想沙場弓刀列隊，指揮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襯得雲鬢婀娜，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媿殺甯南左軍國，尙眉鎖。」

二名偏稱

今人二名者，往往於箋牘中單稱一字。按晉文名重耳，而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云：「晉重魯申。」昭二年莒展與奔吳，而傳曰：「莒展之不立。」又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則割裂之稱，由來已久，馬遷葛亮，其濫觴耳。

術堂

今堂屋邊小徑，俗呼術堂，應是弄唐之訛。宮中路曰「弄」，廟中路曰「唐」，字蓋本此。

汀茫

顧亭林先生，遷於古音，嘗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宴，青主於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臥耶？」先生怪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

辨姓詩

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濤——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畱之云：「

江夏瑯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敵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龍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臺錦城摩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爲人傳誦，錄其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隄上花枝也姓蘇；郎是東風儂是草，將春吹綠到蘼蕪。」「葉葉東風楊柳青，青驄得得傍花行，勸郎收卻金丸彈，留箇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喫茶。」清麗芊綿，情文斐亶，鐵厓諸老，不得專美於前矣。

金元七總管

吾杭清波門外，有廟曰「金元七總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可對唐宋八大家」，衆賞其工絕。案康熙間徐紫珊所撰碑記，謂「神元時人七者行次，總管其官名也。」

金陵詩僧

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然每成輒焚其藁。備李吳澹川——文浦——錄其數首，呈隨園先生，先生激賞之甚，吳謂鏡澄宜往謁先生。鏡澄曰：「和尙自作詩，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愛和尙詩，非愛和尙也。」卒不往。其留澹川度歲詩云：「留君且住豈無因？比較僧貧君更貧；香積尙餘三斛米，算來喫得到新春。」「新栽梅樹傍簷斜，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爲君沾酒典袈裟。」其風致如此。

武弁能詩

浦情田守戎，嘗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余向於吳門響山堂陳氏見之，出詩文稿若干卷見示，多有可觀，記其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春三月，彎環恰似鉤，郎心鉤不轉，鉤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徐寶幢

仁和徐寶幢茂才，恭儉——工詩文，年四十，目雙瞽，口授經文課徒，家徒四壁，亦文士之厄也！記其西湖權歌二首云：「大船埠頭楊柳青，小船埠頭春水深，勸君莫惜買船費，過卻春光無處尋。」「錢唐江上大潮多，遊客登舟喚奈何，儂自年年弄湖水，生來從不識風波。」音韻深得竹西之遺。

杜撰

「青春鸚鵡，楊柳樓台。」司空表聖詩品句也。陳曼生司馬集二句對云：「綠綺鳳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野詞。」請曾伯祖山舟學士為書楹帖。學士愛其工麗，欣然書之。後遍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司馬杜撰也。才人好事，往往如此。

西泠感舊詩

姚大陸孝廉，江蘇人，寓杭，有所眷，留割臂之盟。後隨父宦閩，重過武林訪之，則香消已逾歲矣。因賦「西泠感

舊」詩四章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邪；蕪館秋燈留蝙蝠，荒陵春水沒蝦蟆；故人尙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霞；辜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窗啓碧軒，美人家近芡蘿村；芳蘭佩結縉經樣，杏子衫嬌潑酒痕；鬪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過枇杷白板門。」樓頭別語太淒清，乍似長生七夕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臨流淺土埋蘇小，殘月香詞唱柳卿；安得並驂瑤島鶴，蒼烟吹破嶺頭笙。」「西泠曲港漾平沙，橋上黃昏噪暮鴉；榆柳洲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玉魚葬合肌猶暖，金蛻魂歸月易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淚泣琵琶。」哀豔之音，令人酸鼻；未半年，姚亦卒，言爲心聲，固不宜爾也。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母果切，音麼，今北人所謂什麼也。

不惜

草履名「不惜」其來已久。按齊民要術作「不惜」。黃扶孟云：「當以不惜爲是；謂此物極賤，雖履泥溼棄之，亦不愛惜也。」

呂叔簡語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二語可爲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的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爍八塊。」可爲噴飯！

蘭因館

白香山詩云：「錢唐蘇小是鄉親。」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唐，竹垞老人辨之詳矣。然西洽坏土，千古豔稱，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爲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奪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習。至小青詩云：「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爲虎林馮氏家姬，雖雜見諸家小說，而衣香鬢影，若有若無，人尙憑虛，墓於何有？乃陳雲伯大令，文述——特築其墓於孤山之麓，並附以雲友菊香，且爲之誌以徵之，復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可謂極才人之好事矣。詠巫山者不云乎？「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層？」賦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必欲求其人以實之，不幾梅鶴笑人耶？然其題詠之作，有不可磨滅者，茲特錄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菊夫人。」方穉章孝廉——懋朝——句云：「樂府好歌三婦豔，鄉親况有六朝人。」吳飛卿女史——規臣——云：「桃葉畫船題葉女，梅花禪榻散花人。」大令媳汪小韞女史——端——紀事四首最佳，其詩云：「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址誤尋高菊圃，（翟晴江以菊香墓爲高菊圃臆說也）前身合是謝芳姿。踏青春訪瓊姬墓，（朱竹垞毛馳黃兩先生曾訪之）飛白宵題玉女碑。（諸九鼎作墓誌）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翁大人乞

墨琴夫人楷字勒石此詠菊香。一焚餘詩草返魂香遺集真應號斷腸。齊國淑妃原著姓。小青馮姓。蔣家小妹是同鄉。小青廣陵人。鏡湖桃葉鷗盟遠。女弟紫雲適會稽馬髦伯。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山別業。最憶橫波暮小影。眉樓一角寫斜陽。顧眉樓有暮小青小影此詠小青。又見楊娃小印紅。容華才筆麗驚鴻。容華楊炯女姪。叢殘著錄留湖上。詩見張遂辰湖上編。輕薄姻緣說意中。李笠翁意中緣傳奇以楊雲友配董香光謬論也。謝逸畫圖寒翠晚。謝彬有雲友及林天素小像。汪倫潭水夜星空。嘗客汪然明春星堂。依然智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點楓。雲友死天素返閩中此詠雲友。碧城壇坵久名家。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鑪三澗雪。美人湘管一枝花。隔湖香冢秋飛蝶。映水紅樓晚噪鴉。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大人近爲瓊姬小玉營墓於虎阜塔院牡丹廳下瓊姬閨閩女名勝玉又名勝玉小玉夫差女亦名紫玉。四詩典麗風華洵堪垂遠傳之後人遂成湖山掌故矣。

豬語牛鳴

「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的對。

鬚換銀米

京師四喜班陳雙者名小生也。年逾四十將留鬚。掌班者苦止之。每年願加包銀若干。遂不果留。偶閱尊鄉贊筆。華亭顧威明家豪富。性酷好梨園。一日家演劇。有名旦善裝杜麗娘。而已鬚髻如戟。因強其薙鬚。乃曰。俗語去鬚一莖。價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撫掌大笑曰。此易事耳。遂令家人從旁細數。計削去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之。鬚之遭際亦奇矣哉。

琴娘

琴娘者，珠江戴氏婦也。雅善鼓琴，借其夫遊楚南，某中丞耳其名，延請授琴，羣姬並從學焉。不二年，中丞卒，戴夫婦遂流落，轉輾至浙，往來大姓家，雖略行其道，要非復曩時之尊重。每當酒闌燈施，縷述舊情，未始不淚涔涔也。余聞而感焉，爲賦「金縷曲」二闋云：「雙泛珠江艣，儘風流，秦娘身樣，瑩娘眉嫵。生小自姻文君技，花底秋桐慣撫。總羞學尋常菊部。一曲水雲瀟湘調，竟公然轉入臨淮府。鶴比翼，鳳鸞伍。」「琴瑟夜靜軍門鼓，好良宵闌干月轉，花陰亭午。半臂添寒尙書醉，屏後金釵楚楚。齊頰首邯鄲學步。絳帳高談勾挑法，把霓裳譜作鴛鴦譜。飄泊恨，不須訴。」「剗地鶻啼血，怪無端，房中曲奏，鼓宮宮絕。華屋俄成山邱感，化去朱門劍鳥。有多少花啼柳泣。何況堂前雙飛燕，更誰容重向雕梁歇。飛絮影，化萍葉。」「漂流卻向明湖側，恁忽忽，宮移羽換，珠狼翠藉。舊日鞦韆三千拜，今日鶉衣百結。回首望侯門天隔，大有水雲捶琴意。莽江山重話梁園雪，春夢事，感而述。」嗟乎！始則王侯笑傲，繼則賓客飄零，比比是也，獨一琴娘也哉？

楊妃詩

美人例爲人憐，雖至亡國敗家，猶有起而原之者。袁簡齋先生先開脫楊妃，一則曰：「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再則曰：「如何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趙甌北先生竟褒獎楊妃，一則曰：「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爲君王拒賊多。」再則曰：「張均兄弟今何在，只有楊妃死殉君。」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甯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于。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誤謬者，陳州城外卮臺有廟，題曰一字王佛，卽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卽冉伯牛也。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爲，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檢衽拜。」尤堪捧腹也。

陶篁村

會稽陶篁村先生——元藻——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爲娛老計。家會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蓉江泛艣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柳絮無人管，付與樵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奩，中有飛來比翼鷗。腦煞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祕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周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况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遊，詢之，如君尙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

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瑛，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先生見獵心喜，意欲重攜鉛槧，諸姪輩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於是春田來奔告於山舟學士。學士往謂之曰：「簞村爾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興頗勃勃，故偶作是想耳。」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畢後，君爲擬程，吾來同作。」屆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接考，知首題爲「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硯，凝思論題，舉筆成文，皆清微淡遠之音。比榜發，則是科中式之文，皆拮據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丹碧垣墉，吾與子黃土頽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錢宗伯對

嘉興錢孳石侍郎——載——奉命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既覆命，具摺奏之。摺計二十七扣，奉旨申飭。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取顧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師以二事爲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千萬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石異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雙杯，寶用之，已奇絕矣。王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有人寶一水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

一句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其人絕愛，行篋中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於篷窗把玩，失手墮水，因停舟雇人撈取，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前石，而花紋迥殊，末亦有詩句，則「櫓背搖指菊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此等神物，其生之也奇，其合之也尤奇！

高小姊

天啓時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眸，姣好若處女，宮中以「高小姊」呼之。凡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爲之不歡。後端午日，隨帝遊西苑，溺死，見天啓宮詞注。

鼈子壘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蒞浙，見文牘中有「鼈子壘」三字，投牘於地曰：「此明明是壘字，何得誤讀爲門耶？」一吏從旁從容拾牘，援大雅，鳧鷖之說以進，曰：「舊注，壘，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峯如門也。」某公憮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卽吾一字師也。」某公之虛懷，此吏之博雅，人兩美之。

諷刺詩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峯。」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愚；嗜膚愚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

力，貪譏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 不白之冤

陳太僕勾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裘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 廿四堆

越中風湖之濱，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薑畦先生詩云：「風湖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翠華來。」余曾過其地，賦二絕云：「風湖一水近蘭亭，淺土埋香尙有靈；當日承恩知未徧，翻從地下傍冬青。」零落花鈿冷翠翹，誰將遺事問前朝；宮人斜外雷塘路，一樣傷心廿四橋。」

□ 食酒

有閩闔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爲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子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 方子雲詩

歙縣方子雲，傲屋長干，忘情榮利，詩憑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鬪雨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全山如在舟。」「竹林寺」

云：「石氣青樓閣，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東江通楚蜀，萬峯送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卽目」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乍離山抵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小亭青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隔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圓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根，坐把澆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科場對

謝金圃——塘——吳——玉綸——德定圃——保——沈雲椒——初——典試，頗不滿於衆口，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關拆字，巧不可階。」又浙江乾隆內子鄉試，兩主考一姓莊，一姓鞠，莊公顛預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勾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太慚，未幾死，人以爲語讖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爲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尙書「率循大卞」者，則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尙書「不率大夏」者，則批云：「大夏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夏含冤呼大卞。」「姚墟榛芥，秋農

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同作科場話柄也。

因詩得贈

三山鄭汝昂工詩，貧甚。一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欄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爺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案青瑣集載張球獻詩於呂許公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噓哭飯籮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鄭詩蓋本於此。

張子野

宋祁呼張子野爲「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也。歐陽文忠又呼爲「桃李嫁東風郎中」，以子野一叢花詞有「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之句也。見范公稱過庭錄。

火浣布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方，偏示同人，質厚且麤。以手捫之，冷泠然冷濕，儻膚雖入火不燃，而見燄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說。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之毛所織，其次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人采以爲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爲衣。芝階所攜，卽此是也。

蘇州狀元

本朝殿撰，吳下爲多，有蘇人以此誇於座中。忽一人冷語曰：「蘇州出狀元，亦猶河間出太監，紹興出惰民，江西出剃頭師，句容出剔脚匠，物以類聚，無足怪也。」案此戲語，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撰《唐書》載一則云：「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覩婆婆將與汝棗梨，兒且去騎竹馬嬉。兒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婆不小喫乳羞。婆婆不小喫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妮之態，自然入情。」

寬恕

唐唐臨，性寬仁多恕。欲弔喪，令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不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宋王旦，局量寬厚，家人欲試之，以少埃投羹中，公唯噉飯，問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我今日偶不喜飯，可具粥。」二公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爲法。

代筆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

學士書名噪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書，嘗爲人作字，署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鷄同音，遂以爲讖。

瓦刺

西海有魚，名「瓦刺」，其目入水則暗，出水則明。凡物皆動下類，此魚獨動上齶。見人遠則哭，近則噓，故西域稱假慈悲者曰「瓦刺」。制之者惟「仁魚」。蓋此物徧身鱗甲，刀箭不能入，惟腹下寸許是肉。「仁魚」鬚最利，故能尅也。「仁魚」性極慈，嘗負小兒登岸，誤斃之，遂觸石死，而獨能制彼，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也。

無題詩

余在京師，凡遇諸伶侑座，酒闌燈施，往往漠然。人或以矯情譏，或以木石誚，迥然不顧也。一日見某部某郎，不覺傾倒，形輸色授，頗難自持，然獨繭抽絲，無由作合也。因賦「無題」二章云：「尋到蓬山別有春，好將綺筆寫芳因；鈎翰格磔渾難語，撲朔迷離兩不真。願作鴛鴦申後約，化爲蝴蝶夢前身。玦鑽消息全無準，腸斷愁紅悶翠

人。「不沾情處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後落梅花酸意透，倒垂蓮子苦心多；鳥因銜恨思填海，狐爲生疑怕渡河；欲託微波通一語，生防前面有鸚哥。」

趙篠珊

仁和趙篠珊先生——銘——湖北安陸縣知縣，以罪誤歸，一琴一鶴，頗有祖風；擔石無儲，不改其樂；嘗作小詞自遣。記其「遊西溪」「齊天樂」云：「清流澹沱，有一鷺飛來，白頭似我。」又「臨江仙」詠「秋海棠葉」云：「斷腸人不見，留得綠衣裳。」皆綽有風趣也。

和尚太守

王樹勳者，山西人，始爲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爲憫忠寺僧，饒於資，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選授湖北某缺，旋擢郡守。會調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嚴詢得實，遂編管黑龍江，先於刑部衙門前荷枷兩月，然後發遣。大興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紀其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棄民爲僧如禿鶩，棄僧爲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邊住，事敗黑龍江上游。」讀之失笑！

五時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婦，必有五時衣。按齊明帝紀：「武陵王閔太后遺物，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者，謂春青、夏赤、季夏黃、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遺，故猶有此名。

中秋詩

王次農明府——辰——在京師，集同人賞中秋，限秋字賦詩。有某君句云：「十分明月五分秋。」爲時傳誦。又吾杭同人小課，以「月餅」命題，姚古芬五律起聯云：「舉頭望明月，把酒問青天。」以蘇對李，天造地設，黃相圃先生——模——擊節歎賞，以爲此題絕唱也。

張晏埋骨

金玉珠寶，無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也。然亦有時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寶器甚多，遂完其棺，揜覆其穴。繼發晏墓，棺中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一以厚葬完軀，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點——萬歷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爲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人賀新婚，問人問：「新人容貌如何？」云：「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名士受窘

達官厭乘名士，名士遂傲慢達官，然亦有時受其窘者。吳江郭頻伽——磨——飲於友人處，有某太史在座，少年甲第，未免意氣凌人。頻伽語氣之間，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謔，作而言曰：「頻伽先生，有何開罪，卻句句奚

落下官。頻伽曰：「公讀書中祕，言當雅馴，奈何以稗史之談，挂諸齒頰？」太史曰：「晉書百官志，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稱臣，但稱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止七品，稱下官，禮也。先生獨未之前聞乎？」頻伽慚不能答。

毒詭

明嘉靖間，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飲宴。璫欲侮縉紳，乘酒酣爲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會司內閣工部君所素識者。因答曰：「我須相報，但勿瞋乃可。」遂云：「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欲自裁，二司力勸而止。雖屬毒詭，實侮由自取也。

中庸非孔門書

葉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僞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巖』。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爲漢儒僞託無疑。」

阮王二宮保聯

劉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仁廟賜壽，備極恩榮。阮芸臺宮保撰聯云：「夫爲宰相，哲嗣爲宰相，歷六科之賢孫，又將爲宰相，八座聲名驚海內。」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省之黎庶，以共祝期頤，九旬福壽慶

江南。蓋其時文清以兩江總督遙執相權，而洵芳先生已階至二品也。冠冕堂皇，罕有其匹。慶蕉園宮保鎮粵，王省厓尙書——鼎——贈聯云：「恩衍章平，祖父子孫三宰相。」家傳忠孝，弟兄叔伯四將軍。鉅製鴻題，足以稱其家乘。又先文莊旣相後，嵇文恭贈聯云：「秋圃黃花韓相國。」春風紅杏宋尙書。臺閣頌揚，又何其妍麗也。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毛

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今粵中及西蜀皆然。按東坡請人喫羹飯，曰：「飯也毛，菜也毛，蘿蔔也毛。」則古人行文，往往用之。然猶曰紀載方言，敘述遊戲耳。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五代史：「黃旛綽賜緋毛魚袋。」則典冊高文，亦用之矣。

番槍子

萬紅友先生詞律一書，其辨「洞仙歌」之雜入「醜奴兒」，「揉碎花箋」之爲殘缺，「祝英臺近」，「鶯

「序」之別無添字，「三臺」之分兩段爲三段，笛家之當移掇句讀，細心校訂，允推詞學功臣。他如嘯餘圖譜之複收誤收，如「金人捧盤」之卽「上西平」，「蝶戀花」之卽「一籬金」，「念奴嬌」之卽「賽天香」，「六醜」之卽「箇儂」，「高陽臺」之卽「慶春澤」，「望梅」之卽「解連環」，「過秦樓」之卽「惜餘春」，「雨中花」之卽「夜行船」，「玉人歌」之卽「探芳信」，「紅情綠意」之卽「暗香疏影」，莫不醜詆之不遺餘力，其辨體辨句，可謂精且確矣。然亦有時校勘未精者，律中第十一卷收韓玉「番槍子」一調，而數闋以後，又收李獻能「春草碧」一調，細考字數句法，無不相同，且韓詞尾句三字是「春草碧」，而李卽以爲名，亦猶「賀新郎」之名「乳燕飛」，「水龍吟」之名「小樓連苑」，「臨江仙」之名「庭院深深」，偶立新標，並非異製，然則「春草碧」之卽爲「番槍子」無疑也。惟有數字平仄稍異，依先生舊例，則當收作又一體，或於韓詞旁注可平可仄字樣，而以「春草碧」之名，附於「番槍子」之下，則事歸一律矣。

南屏僧

淨慈寺主講明中——大恆——善詩畫，畫筆雅近井西老人，詩五言特雋。「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鷄犬亂孤村。」「雨中送客」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愧高人吐屬。示寂時壽五十八。辭世偈曰：「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收；披蓑赤脚千峯去，不問蘆塘舊釣舟。」繼之者曰讓山——篆玉——工隸字，五言句云：「涼話竟忘久，松風不斷吹。」是真得靜中三昧者，又繼之者曰主雲——除祥——工畫淡墨山水。今主席者曰松光——了義——善鼓琴飲酒，畫山水，兼工小詩。此外則有萬峯庵之小顛，尤能以遊戲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詩僧，其泉石秀靈，有以致之歟？

學海堂

阮芸臺宮保，到處好提唱風雅。道光四年，於廣東觀音山建「學海堂」，仿浙江「詁經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挹珠江，頗極瀟灑之致。每月集書院生童於此，課詩古文詞焉。宮保自撰楹帖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極古香古豔之致。

律中變調

舊人詠「梅花」句云：「惟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專爲春。」陳子肅「妓館」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支十八誰家娘？」餘姚鄭耕餘「贈人」句云：「人皆欲殺今之白，我醉須埋昔者伶。」嘉興吳澹川題「周香度詩稿」句云：「拋五斗米就三徑，腹萬卷書手一杯。」海昌陳益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士，初月媚於新嫁娘。」會稽胡西垞詠「蓼花」句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又有人詠「十月桃」句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爲春。」諸聯倔強盤曲，句法新而用意別，皆七律中之變調也。

索詩癡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人以爲是「失貓」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詩也；人以爲是「女障子」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宴西王母」詩也；人以爲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詩也；人以爲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白塔寺」詩也；人以爲是「分界堠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白香山詠「楊妃」詩也；人以爲「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雌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詩也；人以爲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

程師孟詠「所築堂」詩也；人以爲是「登瀛」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人以爲是「破船」詩。雖屬挪揄，然亦切中。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陳輔之以爲有類於「野薔薇」詩。夫「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影散漫，烏得橫斜；是真無理取鬧，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爲冷雋。近有人詠「桃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彎流水寂無人。」語極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可謂談諧入妙矣。

老少年詩

趙甌北先生詠「老少年」句云：「雞皮三少候，鶴頂百年功。」李散木先生詠「老少年」句云：「白髮上陽重被召，青衿歧路忽登科。」一寫其貌，一寫其意。又有人一絕云：「一曲琵琶塞外哀，夢爲小草傍宮苔；秋風繫足書傳到，猶帶關氏血淚來。」全從「雁來紅」三字著想，巧不可階！

治夔離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千歲」及「大吉」。考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桴炭

老學庵筆記，謝景魚家藏陳無己十餘札，皆託酒務官買「浮炭」者。「浮炭」入水卽浮，蓋卽「桴炭」也。

按浮桴二字，古或通用，觀「浮思」廣雅作「桴思」可見。白香山詩「日暮半鑪『桴炭』火」則「桴炭」之稱，唐時已有之矣。又蜀人燒竹爲炭，亦見筆記。

姚古芬

姚古芬——伊憲——仁和諸生，工詩賦，九試棘闈不得售。戊子出場，以暴疾卒，亦可悲已。娶秀水朱氏。庚垣編修——階吉——穎雙侍御——達吉——之胞妹。生小工詩，貌亦妍雅。乃結褵未及一年，猝患瘋疾，蓬垢獨居，時而對影喃喃，時而書空咄咄。顧矇昧之中，猶日誦文選，離騷不去口。古芬百計延治，迄于無功，然終身鏢居，不易其志。曾賦「無題」四章云：「彩鸞六六數雙眠，記聘雲英已十年。越國村溪看姊妹，漢家樓殿寓神仙。紅檐風怯丁冬鐵，錦瑟春安子夜絃。指點蓬萊山不遠，只教爲雨莫爲煙。」豈關噩夢召巫醫，病從一夢而起。畢竟聰明誤，可知人世因緣來鬼妒，女兒心地亦書癡。幻成海蜃空空見，想落杯蛇漸漸疑。不是飛龍真沒藥，當歸情事費猜思。「手把芙蓉讀楚騷，一聲樓笛下江皋。酒懷蕉萃羞郎索，鏡影蓬飛怨伯勞。夢裏月乾雙照淚，天邊雲閣遠題毫。北征杜子歸來日，舊繡空江坼海濤。」「秋河牛女各西東，掩抑心扉未敢通。杜子卿爲且過鳥，守宮儂亦可憐蟲。難消香茗多才福，忍種離支側挺叢。誰奪王珉好團扇，紫櫻花下太匆匆。」讀其詩，亦可想其情之不薄矣。

藥轉

玉溪生「藥轉」詩，向無明解。江都陳午橋太史箋注，謂聞之朱竹垞云：「是如廁之義。」本道書，然亦只五六一聯用「如廁」故事耳。又有以爲「男色」者，亦苦無據。近有註義山詩者云：「此係詠閨人棄私產者，次

句「換骨」者，謂飲藥墮之，三四謂棄之後苑，五六借以對襯，結則指「歸臥」「養疴」也。「此說奇闢，然不知何本。」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世傳呂純陽應舉時，遇鍾離子於逆旅，授以仙訣，遂不復之長安。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有人作一絕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鍼砭處意極正大。有人過邯鄲盧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談諧處意極灑脫。

中興文字

宋高宗南渡禪位，太后詔書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子之九人，惟重耳其猶在。」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雖皆不稱，然俊偉高華，自是中興文字。

春陰詞

吳穀人祭酒，詞華蓋代，然偶以雕琢揜其才氣。雅存洪太史評其詩。如「青綠溪山，尙未蒼古」是已。余謂祭酒著作，以倚聲爲最，余酷愛誦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闕云：「慣留寒弄暝，非雨非晴，誤拋多少春色，半帶閒愁，半迷歸夢，黯黯蘼蕪空碧。閣處雲濃，禁餘烟重，欲移無力。最晚來如雪，東欄一樹梨花明白。」「辜負鴛簫巷陌，已清明時過，嬾攜遊屐，只潤逼薰鑪，約略故香留得。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傍人半响呢

喃，似怨暮寒籬隙。」（望湘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舊皆有韻自竹垞先生誤之遂沿訛至今）細膩
熨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於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
煞梨花濃煞柳，嬌煞海棠一樹，更何俟綠章乞取。庭院深深籬窠地，膩薰鑪潤逼沈檀炷，香篆外，逗飛絮。」佳
遊已誤尋芳侶，好繁華，樓臺十里，鸞花無主，剗厚濃雲癡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
定，似猜詳明日風還雨，鎮相對，說愁緒。」脫稿頗自愜心，讀先生作，爽然失矣。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秣陵，僦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
衣鮮衣，曳華鞵，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囊中窘甚，與夫索履錢，則曰：「汝日擱黃先生，其肩背且千
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卽空昇此兩鞵，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
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禁宰大豬

宋徽宗崇甯間，范致虛爲諫議，謂「上生壬戌，於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明
武宗南幸揚州，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朱鈞帖云：「照
得養豕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且姓字異音同，况食之隨生瘡疾，深爲未便。爲此曉諭地方，除牛羊等不
禁外，將豕牲不許喂養，並易賣宰殺，如敢故違，本犯及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古今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羣仙液

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飾髮，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祇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見天啓宮詞注。

續榜進士

湖州嚴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嘗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市俄傳六日蘇。」運典極天成之巧。

朱閑泉詩

仁和朱閑泉司訓——人鳳——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詩善畫，久困場屋，遂改習度支，遊粵東，爲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硯堂詩詞稿。余最愛誦其「金陵懷古」二首云：「要典重刊馬鳳陽，小朝廷上劇披猖；下流地豈唐靈武，僞種人非夏少康；一網盡成羅漢獄，兩天空似俳優場；可憐南部烟花錄，斷送留都士一方。」誰言淮北不須憂，警報時聞急上遊；蟋蟀相公空富貴，蝦蟆天子太風流；金牌曲譜桃花恨，鐵鑿戈沈燕子愁；留得繁華舊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樓。」沈雄頓挫，音節蒼涼。其他佳句，五言如「霽雪」云：「日冷難爭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樓」云：「波光沈小艇，塔影壓春愁。」冲泉追暑湖上白雲庵」云：「樓開三面水，風亂一池荷。」七言如「將抵刊上舟中遣懷」云：「吟情似水初分派，歸夢如雲欲渡江。」半閒堂」云：「江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別廖瑩中。」臨安懷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強半說平安。」夕陽」云：「儘多寒色翻鴉脊，大有閒心送馬蹄。」送何蘭士太守出守甯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舊諫臣。」出都別友」云：「人從漂泊遺鴻爪，天入清寒健馬蹄。」落葉」

云：「平野盡消無賴綠，夕陽都作可憐紅。」「白樓送別」云：「半幅帆開風五兩，一枝筆走路三千。」「南城寓齋」云：「樹因驅暑生風葉，蟬已知秋怕雨聲。」「塘棲夜泊」云：「雁將來候蘆先白，霜到濃時月有煙。」「集湖上第一樓」云：「湖雲貼水欲成雨，風葉當窗先借秋。」警鍊超拔，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狼跋鴛鴦

幽風狼跋一篇，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何至如狼之跋蹇。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蹇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又小雅鴛鴦一篇，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羅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管東溟曰：「此刺幽王之詩也。二章一反一正，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靜者之无咎，動者之有災也。」二說最得。

李遜之

羊城舊倉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嬌小殊甚，雙翹之窄，目所未覩。惠州李遜之頗眷戀之。余戲贈四絕云：「芳草芊綿易夕陽，批杷門巷舊平康，分明紫玉釵兒夢，合讓風流李十郎。」「百轉歌喉一捻腰，媚香扇墜比風颺，銷魂最是雙蓮瓣，風颺蜻蜓立不牢。」「門隔王家對仲家，桃源有路認無差，怪他多事閒蜂蝶，誤叩柴扉去吃茶。」（同寓蘇星伯醉中訪之，誤叩別家之門，大遭辱詈而返。）「江上蒲帆十幅懸，酒酣曾否意團圓，（君將有事佛山）勾花伴柳休猜我，李下從來不整冠。」

新婚詞

家鼻舫兒——敏事——眉有斷痕，其完姻也，張舫懷茂才——玉梅——作「賀新郎」詞調之。記其後閱起處數語云：「羊車玉貌真無偶，只微瑕，眉峯青處，斷雲橫岫。我有傳家京兆筆，先與檀郎補就。」談諧入妙，可謂雅諛矣。

劉子明語

宋劉十功字子明，隱居不仕，賜號「尚高先生」。答王子常書曰：「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數語甚奇闊。

謝疊山琴

新安吳素江於土中掘得謝文節公琴一張，長三尺四寸，額廣四寸，蛇腹斷紋，琴背署曰：「號鐘。」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爲一，垂千萬古。」分隸凡二十字，下有疊山款識。吳君徧徵題詠，題者不下數百人。原唱四首，余酷愛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非抱琴人已變麻衣；催來江上湖無信，彈響冬青葉亂飛；青鳥罷歌皋羽泣，黃冠相送水雲歸；只應一例滄溟外，同調西山賦采薇。」音節清逸，和者皆勿及也。

春寒

吳縣周茂才——以豐——有句云：「晚風吹雨百花殘，不典綉袍買醉難；還是去衣還去酒，費人斟酌是春寒。」陳雲伯大令——文述——攝寶山篆，有吏工詩，大令鐫寶山詩吏印章贈之。吏有句云：「晨爨虛時偏畫永，敝裘典後忽春寒。」兩押春寒字，俱有風致。

雷瓊道署堂聯

廣東雷瓊道，駐扎瓊山縣，大堂楹聯，暗藏瓊州全府州縣名色。其句云：「定安全之策，坐鎮瓊山；開樂會以會同官，統府州縣羣僚，獨臨高位。」「澄邁往之懷，清揚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萬儋崖諸邑，共感恩波。」組織極自然之致。

西樓記

袁籀庵——于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籀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氣也。

濃墨淡墨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象棋

宋玉招魂。「篔簹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爲碁子，非今之所謂象戲也。今象戲不知起於何時，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閒居好象棋，亦戰爭之事。』」似七國時已有此戲。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戲不同。近又有三人象戲，士角添旗二面，在本

界直走二步，至敵國始准橫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無回。棋盤三角，中爲大海。三角爲山爲城，兵旗車馬，俱行山城，砲火過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爲所吞，以兩攻一，勢莫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著制人，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鉤心鬪角，更難於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小照

小照之例，景則春花秋月，事則彈琴詠詩，千潭一印，已成習套。何夢華丈——元錫——曾有小影一，絕不佈景，已則雲帔星冠，內家妝束，題曰「維摩居士，現天女身而說法像。」於膠山絹海中，別立一幟。

郭婆帶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爲生，而性頗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榜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在洋驛騷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洩任，議主招降。郭率衆投誠，予以官爵，辭不受。於羊城賣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盜中之有道者歟。

變身韋陀

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倨受王公禮拜，絕不爲動。惟岳襄勤公——鍾琪——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變身韋陀也。」

葬說

青田端木——國瑚——著葬說二卷，全以周易爲經緯。按文獻通攷有八五經一卷，八卦五行，相墓書也。則古人已先有言之者矣。

都曷鹽阜

都曷二字，曷字音閉，本周禮都鄙之舊，從曷省文也。廣東鹽店，皆稱某阜。其實各店大書特書者，悉埠字也。然今日尋常話及曷作閉音，阜作部音，鮮不以爲怪者，而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與潞關作許關同一沿習。

輓對

韓芸舫先生——克均——爲福建巡撫。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於官署，僚屬公挽，多主頌揚，先生俱不愜意。制軍孫平叔先生——爾準——一聯云：「解脫拈花剛佛日。」「證明因果在仙霞。」韓公見而歎曰：「畢竟名士吐屬，自與人不同也。」

汪彥章

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端。」三端之中，筆端最烈，謂其冰霜一語，斧鉞千秋也。然亦有時不足憑者。宋汪彥章，爲南渡詞臣弁冕，入文苑傳，其賀李綱右丞啓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旣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李爲張浚所誣落職，彥章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正卯。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諛之

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尙論者將何所適從乎？迄今千載而下，李公之名，爭光日月，而彥章則人人知爲有文無行之人，此等筆端，不足避而反爲助矣。

高鳳卿

高鳳卿名殷，吳妓，寓揚之小秦淮，知文翰，豪爽有丈夫氣。其楹帖云：「媿他巾幗男司馬。」「餉我盤飧女孟嘗。」語頗跌宕。嘗病中自畫蘭竹帳額，題絕句云：「裊裊湘筠覆馥蘭，畫眉筆是返魂丹。旁人漫擬圖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遂卒，年未三十也。

蚌佛

屠琴隴太守——倬——遊真州，寓居楞伽禪院，卽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殼，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衆。

四書偶語

諸葛武侯廟，集四子書爲對云：「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關帝廟對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義冢對云：「揜之誠是也。」「逝者如斯夫。」當舖對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又拄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俱確切不移。

異稟

鮮于叔明嗜食臭蟲，權長孺嗜食人爪，劉邕之嗜痂食瘡，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揀之，好服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糞，遼東丹王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談載「吳江婦人好食死人腸胃」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徐文長

會稽家文定公——國治——里第，在紹興府城東，地名曲池，明徐文長「青藤書屋」故址也。中有先生塑像，舉家崇祀甚謹。此屋每遇科場之歲，嘗有人借寓讀書，先生必顯靈異。如有人入穀者，則紅袍而出，否則青衿也。又曾於蕭山王氏，見所藏文長小像一幅，方頤廣額，白皙朗秀，戴烏巾，衣白袍，斜坐鹿皮榻上，旁侍立一子。自題贊語於上云：「骨法重，軀瓠白，便便經史一百冊。須積風起大翼，最晚明歲此時得。子能和，在陰鳴，復似雨鶴不作鵬。」下有「天池漱仙涓」五字。又一行寫「萬歷乙亥仲秋，繪者沈樵仙也。」十二字。書法蒼逸，畫亦簡老。

貢院對

杭人觀湖，例於八月十八日，蓋因宋時以是日教演水軍，傾城士女，無不往觀，非謂江湖獨大於是日也。阮芸臺宮保，爲瀾江監臨，於行台中題一對云：「下筆千言，是槐子黃時，木犀香候。」「出門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海濤來。」何等風流興會。又宮保於江西百花洲集一對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既切西江，又合風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口口，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題畫詩

題畫之詩，全要逸趣橫生，國朝以金冬心先生——農——爲最。其題「畫馬」詩云：「芳信傳來第幾番，雙蹄踏徧杏花繁；怪他蹀躞春風裏，騎過吾家兩狀元。」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牲——也。因馬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題「老馬」詩云：「玉轡金鞵錦作鞍，嘶風嘯月渡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嗚咽，又有李——鱣——者，善畫，與冬心先生齊名。畫水仙一幀，題詩云：「絕世風姿陳妙常，絕無脂粉杜蘭香；最天然處難描畫，愁煞蘇州陸子綱。」別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潞王琴

吾杭南關樞署，爲明季潞藩舊邸，見張廷謨府志。本朝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救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爲「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數百，編列字號，余曾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大有「清平樂」詞一闋詠之。

武廟對聯

關帝廟對聯，集句則「舊官甯改漢」，「遺恨失吞吳」。最道得壯繆心事出。其次則「漢家宮闕來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影夕陽」。俱渾成。至撰句最夥，而佳者寥寥。「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倫儼無慚，允當首屈。又「聖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任時和，中又增一席」。「學于古有獲，春秋卒業，在詩書易禮外，別有專經」。厚重莊矜，工力悉敵。京師前

門外侯廟，有一對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內有姦，外有虜，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處之？聞此一聯，爲左忠毅劾魏奄時所上，然此乃請命之詞，非表彰之語也。曾在武林門外，見一對云：「此吳地也，試問孫郎有廟否？」今帝號矣，何煩曹氏贈侯乎？立意甚新，嫌其少莊雅氣。至所傳侯降虜諸聯，同是稗官氣太重，爲後人僞託無疑。又許州有地曰：「辭曹處。」有對云：「亦知吾故主尙存乎？從今後走徧天涯，再休言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豈敢忘杯酒緜袍。」全組織本傳語，別有機杼。

宋端宗履硯

石徑尺許，裏凹外凸，底有四足，如履形，一足刻端宗押。相傳毗陵唐荆川太史所藏，後其孫孝廉貧甚，有欲購者，請以黃金對值，孝廉摩挲三日月而後去之，說見陶馨之履硯履歷。既歸桐鄉，汪季青舍人舍人屬顧文淵爲履硯齋圖，汪茗文有記，沈山子周青士各有詩。

西施詩

袁簡齋先生詠「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詞亦婉。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覺含蓄蘊藉，較袁更勝。

黃梅橋

黃梅橋先生——彬——外舅鐵年先生胞弟也。錢唐諸生，久困棘闈，四旬外以瞽廢。記某年太翁晴江先生卒，山舟學士賻贈，其時倉卒，未有謝柬，梅橋先生自以素牋書之。學士見而藏諸篋中，謂王曰：「我生平親臨松

雪書者多矣，未見有如此似神者，汝輩學趙字，以此爲金科玉律可也。梅橋先生，今將六旬，尙無恙，居武林門外之夾城巷。

尋常音誤

尋常之字，本有專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習焉不察，信口訛傳，未免伏獵金根，貽譏大雅；連蜷雌覓，見笑文人；茲特臚舉之，以便初學。颯風，海大風也。（颯音具誤作貝）潢汙，積水也。（潢音橫誤作黃）鮪魚，海魚，卽石決明也。（鮪音暴誤作復）嶂嶸，山峻也。（音橙宏誤作爭榮）覆甌，廢紙覆甕也。（甌音蒲誤作剖）滑稽，談諧也。（滑音骨誤作猾）駭然，大笑也。（駭音輒誤作展）侯鯖，侯家之饌也。（鯖音蒸誤作精）鼎鑪，鼎鑊也。（鑪音撐誤作當）閬鄉，陝州縣名也。（閬音聞誤作受）老媪，女老之稱也。（媪音輿誤作愠）雋永，言有味而長也。（雋前上聲誤作俊）神荼，鬱壘，門神也。（音伸舒鬱律誤作本音）暴露，顯露也。（暴音卜誤作抱）災沴，陰陽氣亂也。（沴音戾誤作疹）盧灑，兖州二水名也。（音雷雖誤作蘆惟）慮厖，邑名也。（音盧夷誤作本音）祆廟，胡神廟也。（祆音軒誤作妖）泛駕，馬有逸氣，不循軌也。（泛音捧誤作販）糧餉，軍食也。（餉商去聲誤作嚮）膈膈，肥也。（音兀納誤作溫芮）土著，土人也。（著音酌誤作注）冰蘖，寒苦也。（蘖音柏誤作孽）口吃，口不便言也。（吃音格誤作喫）悃悃，至誠也。（悃音逼誤作福）狻猊，獅屬也。（狻音酸誤作俊）竣事，葢事也。（竣音遂又俊音誤作俊）酈食，漢人名也。（音歷異基誤本音）楚些，宋玉招魂助語詞也。（些梭去聲誤作本字）睚眦，目相忤也。（音愛蔡誤作涯疵）齟齬，牙人會兩家貿易者也。（齟音掌誤疽作或作忤）忸怩，慚也。（忸音忸誤作赧）靚妝，妝飾明燼也。（靚音倩誤作靚）動勳，急遽也。（勳音禳誤作襄）斡旋轉圓也。（斡音掇誤作幹）機槍，彗星也。（槍音撐誤作鏘）酈州，地名也。（酈音孚誤作鹿）朱提，邑名，地

出銀，故白金曰朱提也。（音殊時誤作本音）屏營，惶恐不安也。（屏本音誤作丙）酗酒，醉怒也。（酗音許誤作洵）孤鶩，鳥孤飛也。（鶩音木誤作務）宓子賤，春秋人名也。（宓音伏誤作密）金日磾，漢人名也。（日磾音密低誤作本字）万俟，高宋人名也。（音木其屑万俟誤本音嵩誤窩）李陽冰，唐人名也。（冰音甯誤作本字）樊於期，燕人名也。（於音烏誤作本字）谷蠡，匈奴王名也。（谷音鹿誤作本字）吐谷渾，夷人名也。（音突浴魂誤作本音）可汗，戎酋之稱也。（音克寒誤作本音）角里先生，漢人名也。（角音鹿誤作角）曲逆，邑名也。（逆音遇誤作本音）嫪毐，士無行者之稱，又姓也。（音勞藹誤作廖毒）冒頓，匈奴也。（音墨突誤作本音）綿蕞，叔孫通草創習禮處也。（蕞音撮誤作絕）格澤，星名，妖氣自地屬天也。（音霍鐸誤作本音）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看書細心不師心，則得之矣。

對聯

太白酒樓對云：「我輩此中宜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渾脫無對。又黃鶴樓對云：「樓未起時原有鶴。」筆經攔後更無詩。」亦飄忽有致。螭磯祠對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工穩貼切，獨有千古。西湖白雲庵月老祠對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以曲對曲，尤極現成。潮州雙忠祠祀張許二公對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語，頗撲不破。于忠肅公廟對云：「持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古雅切實。史閣部墓對云：「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灑落有致。送子觀音殿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個孩兒付汝。」「你須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騭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痘神廟對云：「溯從前未判妍媸，到此鴻濛開面目。」「過這關方爲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亦親切有味。廣東香山書院對云：「諸君到此何爲，豈徒

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措詞質而不郭。

過洋樂

李竹隱——用——字叔大，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使其塔熊飛起兵勤王。自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皆被化呼爲夫子，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以爲榮。至今會城舉殯，必用此樂前導，倭衣倭帽，名曰「過洋樂」。

孔萬

陳都官尙書孔範，與孔貴嬪結兄妹。明丞相萬安，與萬貴妃通族。姦邪行事，千古一轍。又萬文康晚年陽痿，得門生倪姓御史海上方，洗之遂起，世傳「洗鼻御史」是也。因其方進帝，署曰「臣安恭進」。後帝崩，大璫出示朝堂，厲詞誚責文康，唯唯。此等諂媚，雖嚴分宜亦不屑爲也。

曲阜孔林

曲阜聖林，相傳周公曾卜葬於此。既而曰：「吾無德以當之，五百年後，有聖人出而當之。」夫周公之遷於易，精於數，宜其前知若此。厥後孔子之葬，曾子子貢實主持之。雖後來之神靈屢顯，坏土綿長，固由聖德之自承天眷，而二子之相方定穴，盡善經營，固有百倍於後世青烏之術者。而四方觀葬曾子且謂之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其詞之謙退雍容若此，可見聖賢無所不學，而又不欲以詭異之說示人也。量願可

及哉？

青詞

青詞，乃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於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曾見一聯云：「撲靈著之草以成交，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生數，數生於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嶰竹之笛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相傳係夏貴溪手筆。

堯舜禹湯所舉

宋試士策，以堯舜禹湯所舉爲問，則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爲對。而不知所問者，漢時閣門謁者四人，四時各有所舉，乃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張湯舉秋，貢禹舉冬也。見宋稗類鈔。

亂世之臣識大體

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體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漢而心乎漢，猛不仕晉而心乎晉。亮臨終不輟伐魏之師，猛臨終諫止伐晉之舉，其事雖異，其意則同也。此論震澤任心齋——兆麟——發之。而其說則本於侯朝宗。

借書

「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見杜征南與兒書。後人作借書一瓿。孫愐唐韻，瓿字注云：「瓿，酒器也，大者容

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器也。」而黃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鷓開鎖魚。」鷓又作鷓，當別有所本。但癡之易甌，不知起於何時。余意古人於書，矜重之至，不肯輕易假人，而陰謀者乃設爲賄賂以餌之。藏書之人，或因良醞可戀，偶爾破慳，未可知也。漁洋池北偶談載：「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三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祕也。』」借書雅人事，乃亦狗勢力如此異哉！

喪心語

宋吳伯舉守姑蘇，蔡京一見大喜，入相首薦其才，三遷中書舍人。後以忤京落職，知揚州。客或有以爲言者，京曰：「旣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此真喪心病狂之語。

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稱，剃頭匠又有待詔之號。積習之沿，不知何昉。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尙未立名。東晉婦人阿藩，習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小說傳奇

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鉞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錄子

宋稗類鈔「仁宗幸後苑回宮，索漿甚急。宮人曰：『大家何不向外面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錄子，苟問之，則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錄子必是盛酒漿之器，如今銚子、錫子之類，下語所司，乃是主器之人，而楊升庵則曰：『錄子，庖人之別名也。引軍牢、牢子爲證。』以爲錄字音近，義頗牽強。及閱宋陳隨隱從駕記，載「茶酒等班，有御錄子之名」。此則可爲確證。又閱魏泰東軒筆錄，亦載此事。帝曰：『吾屢顧不見僚鄰女子。』名色又異。且錄字三處不同，究不知宜何從也。

趙普

宋太宗嘗與趙普議不合，上曰：『宰相安得如桑維翰者與之議乎？』普曰：『維翰愛錢，陛下恐亦不用。』上曰：『措大眼孔小，苟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語分明隱刺瓜子金事。

國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國書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爲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

貴賤同誕

宋稗類鈔，「文潞公八字，洛陽一老人與之符合，而窮達不同。洵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水陸之異，然明年某月，當與公起居飲食，同一享用，不過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覓一舊人談往事，或以老人薦者。公一見大喜，出入必偕，凡官府宴會，及親友招遊，亦攜以往。公坐右則拐老人於左，坐左則拐於右，九月後，公去洛，而老人之蹤跡疏矣。」又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是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支干並同。」

古人名作

儲中子——在文——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像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李安溪——光地——云：「關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弈表，韓退之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朱景文李蔚傳贊，朱文公釋氏論，合而觀之，彼教無所逃罪矣。」

筆端刻薄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錄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聲調譜之故，亦何至伎刻如此，然猶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至梅聖俞碧雲騷一書，其於文潞公范文正公，

信口詆污，不遺餘力，夫人知爲必無之事，而鑿鑿言之，躍躍書之，究之於二公非有不共深仇，特以懷才不偶，因而歸怨宰執，爲此醜詆，妾媵婢女之所爲，而乃名士爲之乎？且迄今千載而下，兩公之名，爭光日月，而聖俞反因此而共識爲有文無行之人，則亦何苦以己矛刺己盾耶？又錢世召錢氏私誌於歐陽文忠，多有微詞，而籤錢一事，尤嘖嘖不休，末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而歸田錄，又未敘文僖美政之故，怨讟之于人，顧不甚哉！總之發人陰私，攻人曖昧，實則喪人德，虛則喪己名，快一時之笑罵，淆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實宜切戒者也。（或曰魏泰所作嫁名聖俞者）

三楊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于稱姓，故以東西南北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楊。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本朝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

墓樹

西湖岳忠武墓，樹枝皆向北，人人知之也。韓城有蘇屬國墓，樹枝皆向南，可爲的對。

牡丹

青城山丈人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闖外之尊，尤爲衆香國中生色。

簪花樓

曰：明武宗幸清江浦，駐尙書金濂第，以後樓居劉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奉，必進鮮花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武王

孔子以「周德爲至德，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立言何等婉約。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詞及武王，末乃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鏘不露。至東坡「武王非聖人也」，乃以六字一口道破矣。

江河赤水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見晉張華博物志，四字覺驚心動魄。

勤王兵解

梁武帝紙鳶繫詔，而援卒不來。隋煬帝木鵝繫詔，而救兵不至。此天下諸侯，解體已久，視等弁髦，更不可以驪山烽火例也。

聖諱

前代雖未有避聖諱之例，然而日在人心，能無凜凜。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且用其語，故無嫌。韓文公詩：「柄用儒術崇丘軻。」王荆公詩：「驅馬臨風想聖丘。」猶云出以莊雅。

也。至杜子美醉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帝王百世之師，呼而儕之於盜跖，可乎？

二蟲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聚徒五百，束脩自給。有西河濟南之風。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田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蟲，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見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說甚解頤。

新式標點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周芷卿

周芷卿——頤慶

錢唐人

年十六

補博士弟子員

工詩及詞

性極風流

有所目成

格不得遂

因賦西泠惆

悵詞而屬余爲之序云

「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

雨過南園紅豆初生之地

青溪白石一水通門

碧漢紅牆半

天隔路采蘼蕪而不見

贈芍藥以無由此西泠惆悵之詞所以作也

芷卿茂才以衛玠乘車風貌當陸機作賦年

華偶游西子之湖

忽入東家之里柴扉白板相逢一面之緣

油壁青驄便擬同心之結而乃東南孔雀妾是羅敷

西北牽牛郎非河鼓擁雙楫於十三灣下

桃葉難迎恨一枝於五百年前蓮花未蒂然而兩情叩叩一脈依依願

作鴛鴦繡上雙函之枕

思爲蝴蝶飛來百褶之裙

於是雪絳緘愁雲藍織恨夢中彩筆化作烟雲

空際華嚴彈成

樓閣青玉案聲聲腸斷

梅子黃時碧紗廚黯黯魂銷

桐花白後幾家簾閣徧傳絕妙之詞

何處闌干不劃相思之

字問柔腸其脈脈憐弱骨以珊瑚翦來半幅秋江

有誰涉汝吹皺一池春水何事干卿猶復詩託無題心懷所美

宓妃留枕陳思設想之詞

神女爲雲宋玉荒唐之賦

信瑯琊之情死遂湖海之氣消

君意纏綿予懷根觸

吳宮花

草平原十日之留

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夢

偶留鴻爪遂縛蠶絲

追思椒壁紅時

棗簾綠處

釵頭贈玉約指留金

圖白傳於屏風

畫放翁於團扇

今者柔情似水軟夢成烟

尙憐昔日風姿

枇杷樹底空憶舊時月色

楊柳梢頭僕

本恨人怕聽淒涼之笛

卿須憐我莫吹宛轉之簫

芷卿豔思綺想終以此等事迴腸盪氣不永其年惜哉

歿後

詩藁零落記其集玉溪生詩三十二首

中有句云「刻意傷春復傷別

可堪無酒又無人

」「地下若逢陳後主

人間惟有杜司勳

」「神女生涯原是夢

月娥孀獨好同游

」真是天衣無縫

又同塾時共作帖體何星橋夫子

煨——以「南村諸楊北村盧」命題。芷卿句云：「太真紅玉色，少婦鬱金香。」運典入化，真粲花妙舌也！

京官苦况

余屢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貸質。偶閱宋稗類鈔，章伯鎮學士云：「任京職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可見此風自古已然矣。

喫醋

浙江轉運張——談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公作杭語，從容語之曰：「阿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喫鹽事，不管人家喫醋事也。」笑而善遣之。

焦烈婦

乾隆元年，宣城陸某，生員也，娶妻焦氏。陸好呼盧，蕩其家。一日賭負，將售妻以償。焦偵知之，賦詩八章，投繯死。鄰族鳴于官，題請旌表。得旨，褫陸衿，斷其八指，一時快之。八詩末首云：「百結鶉衣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四歲兒。」言之嗚咽，凡嗜博者，可以爲戒。

花簾詞

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賦「浪淘沙」一闋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

畫屏秋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輕圓柔脆，脫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徧。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著花簾詞一卷，逼真漱玉遺音。「祝英台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裏，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尙易，索掩卻繡幃推臥。」「河傳」云：「春睡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鉤人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烟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南鄉子」云：「吹到鯉魚風涼，殺秋花，一朵紅，怪得黃昏寒又力，濛濛人在疏簾細雨中。」「香篆裊房櫺，倦倚熏篝，鬢影鬆，多事青燈挑不盡，重重，偏向欽頭綴玉蟲。」「柳梢青」題「無人院落圖」云：「不索燒茶，一重簾捲，幾摺闌遮，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幅幅窗紗，望翠袖非耶，是耶，鸚鵡前頭，秋千背面，沒處尋他。」「如夢令」：「燕子」云：「燕子未隨春去，飛入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佇延佇，含笑回他不許。」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真夙世書仙也。又常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爲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爲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虛譽也。

壽聯

錫山鄒小山先生——一桂——有門生某，弟兄皆詞林，二子並登甲科，而其母則以側室正位者也。七十誕辰，求先生撰壽言，先生令諸門生擬之，俱不稱意。蓋不難於頌揚得體，而難於得尊者之口氣也。先生自撰儷句云：「有子有孫，都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謂太夫人。」于是執筆者咸歎服。又張船山太守爲吳穀人祭酒太夫人撰壽聯，「惟善人現壽者相。」「有令子爲天下師。」亦古樸有味。

秋潭二鄉先生詩

家秋潭先生，諱文泓，文莊胞叔，錢唐諸生。以文莊貴，遂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詩境冲淡孤冷，「垂釣」云：「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蜓。」題「采芝圖」云：「山間石上爛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采自茹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禎祥。」品致之高，可以相見。二鄉先生——文滄——錢唐布衣，好以俗語入詩，工穩熨貼，人比之楊誠齋。歿後詩稿零落殆盡，僅傳臆句。如「天地多情猶如活，江湖何處不容狂。」「人間冷語能銷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霽」云：「溶溶白滿桃花港，鬱鬱青迷松木場。」「漫成」云：「廉如蝟蝨依然瘦，嬾似蜒蚰總不肥。」「不雨」云：「雷聲請客空生喜，雨點當官忽散場。」感懷」云：「愁多不了消除帳，老去難懸迴避牌。」皆可誦也。

謝表

乾隆中，有某鎮李總兵，上忽賜以御製詩全部。李謝表中有云：「乍聆天語，眞目所未覩之奇；欲贊微詞，凜口不能言之懼。」措詞得法，適如其分。

典試改充

大學士無錫嵇文敏公——會筠——雍正癸丑，以河南巡撫，卽爲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蘭生——雍正壬子，以安徽學政，卽爲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卽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剪剪紙傷指，感風而病遂篤。臨危於几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止六歲耳。

圈兒信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次，圈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於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箇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鐵鞋嶺

杭城黃泥潭，上曰鐵鞋嶺，亦曰鐵冶。其實則鐵厓也。昔人於此掘得一石，曰：「揚鐵厓讀書處。」故名。其下別有真修庵，舊爲海昌查伊璜孝廉別墅，卽款留大力將軍處也。鐵厓嶺山麓，相傳有敗更樓。敗更不知何意，或云：「猶言煞更也。」國初毛馳黃先生吳山踏月記，「有過敗更樓，叩吳廷彝門」云云。則當時尙有此樓，不知廢在何年。又帶湖樓，在清波門南，明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忠憲設以備倭寇者，今久廢矣。鄉先生陳墨樵——景鍾——詩云：「清波門外帶湖樓，聞說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兩隄雲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聲壯曉秋；今日荒城訪遺蹟，斜陽粉堞動深愁。」又笙鶴樓，在吳山城隍廟，羽士陸天乙作，董思翁爲顏之曰：「笙鶴」今亦久廢矣。

趙秋舫

仁和趙秋舫——慶熹——鐵巖大空——殿最——來孫也。性倜儻，工詩詞，家貧讀書，傲骨風標，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於鄉，壬午連捷南宮，引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弱冠時，曾隨其叔祖篠山大令——銘——官游楚北賦楚游草一卷，猶記其「金陵雜詩」十首之二云：「璧月姮娥鏡殿光，六宮學士女兒妝。南朝才子都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出身皇覺忽飛昇，孫家傳感孝陵，孫作緇流祖還俗，入山天子出山僧。議論新警，足以奪目。又出楚時，其所聘室卒，作「續離騷招魂」哭之，詞旨悲豔，末題「浣溪沙」一闋云：「檢點青衫有淚痕，十年前事最銷魂，偏他細雨又黃昏。」鸚鵡一篇才子淚，桃花三尺女兒墳，不知何處弔湘君。又「長相思」——薄游西湖——云：「蘇公隄，白公隄，十里亭臺高復低，斷橋流水西。」杜鵑嘯，鷓鴣嘯，樓外夕陽一酒旗，陽花不住飛。」蘇幕遮——云：「玉闌干，金屈戌，簾外長廊，廊響弓弓屨，鬢影春雲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相思褶。」阮弦鬆，笙字澀，心上燒香，香上心先滅，安得返魂枝，便底葉，做青蟲也，褪花蝴蝶。」生查子——云：「青溪幾尺長，中有雙枝觴，楊柳小於人，便解留船住。」歌聲遏暮雲，酒氣蒸香霧，又落碧桂花，紅了來時路。」此種小令，柔脆輕圓，酷肖北宋人手筆。

信

今人寄書，通謂之信，其實信非書也。古謂寄書之使曰「信」。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又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又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皆可證也。高江村天祿識餘，辨之甚詳。

十半軟半

章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大半」。又枚乘傳：「尙得十半」，謂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詩：「家讓唯殘軟半瓶」，猶小半也。「十半」，「軟半」，字甚新。

吳臺卿

平湖吳臺卿先生——顯德——松園協揆之姪，山舟學士之甥也。幼聰敏，年十六，受知於提學大興相國朱公，補博士弟子員，才藻冠時，以爲芥拾青紫矣。乃十上鄉闈，未離席帽，鬱鬱不得志，遂遁而學仙。日從事乩鸞，叩長生之術，年未及四十，以病療卒。時太夫人壽逾六旬，猶在堂也。學士輓聯云：「天道竟何知，不許阿嬭留李賀。」「神仙今安在，翻教老淚哭羊曇。」讀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義

舉子下第，情狀可憐！陳午橋通參——鴻——未第時，戲爲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爲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騰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阨若斯也？而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鞞帽，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沈快之處，令人破涕爲笑。憶丙戌下第，寓全浙會館，葉嶺生明經來爲余述之。

吳公雅謔

金棕亭博士——兆燕——全椒人，好交結，教授揚州時，四方往來，凡知名之士，無不投見。推襟送抱，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謂其過侈，類於鹺商，不似廣文苜蓿者。興化諭吳公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爲之哄堂。吳名達聖，桐城人，後知臺灣府。

竹影詞人

海昌陳微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疏疏密密，總寫着個人兩字。」杭堇浦太史呼爲「竹影詞人。」

喝火令

汪焜，字宜伯，號憶蘭，錢唐人，著懷蘭室詞，有「喝火令」一闕云：「弱絮黏紅豆，名花委綠苔，一奩秋水鏡初揩，聞道香泥舊逕，重印鳳頭鞋。」「欲見無端借，相期有夢來，模糊心事繫春懷，記得盟時，笑指鬢邊釵，記得鬢邊釵上，雙鳳不分開。」旖旎獨絕。

條幅扇頭詩

偶見條幅書一絕云：「山映簾櫳水映窗，浣紗人在苧蘿江，年年寒食梨花雨，門掩東風燕子雙。」極其風致，惜不知爲何人所作。又於扇頭見一絕云：「一夜東風草翦齊，如絲春雨溼香泥，銷魂細柳營前路，半踏弓鞬半馬啼。」亦愛不忍釋。詢之，知爲姑蘇翟某所作，惜忘其名。

長十八

「花十八」琵琶曲名，前人詩詞中常用之。「長十八」草花名也。元葛邏祿「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然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李後主詞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爲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於在位之日，不當責之於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也。此與宋荅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謙——手書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淒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末綴小跋，字畫蒼勁，詩格渾成，尤爲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託其攜入都中，徧徵題詠。展卷，名公鉅卿，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爲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令）「黍禾荒後蕨薇高，滿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賸刁騷，鳳泊鸞飄，留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藁。」（步步嬌）「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櫂；見流離戰骨拋，歎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膠，樂篷窗寫出傷心

調。」（折桂令）「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鞞鼓，開卻笙簫；那幾首秀水苕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遙；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弔毅骨，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條，海國游遨；還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死別生交。」（江兒水）「嗚咽青陵笛，悲哀赤壁簫，你天涯眼見黃塵掃，你浮生夢醒黃梁覺，你閒身許作黃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事神傷，別有這淒涼懷抱。」（雁兒落）「想當年酒三杯，澆來義膽豪，淚千行，流得詩腸燥，艣雙枝，撐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驚心貌，呀早玉簫聲斷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軍萬寶刀，當不起玉弩兒三千擲，留不住金甌兒一半牢，波也麼焦，更誰將東節移王導，悲也麼號，贏得箇西臺哭謝翱。」（樵僮令）「留幾幅殘箋兼斷楮，儘教人短誦又長謠，心香一瓣虔燒，恨不識先生貌，只認得押角的紅泥，把姓氏標。」（收江南）「待提起昔年遺老呵，笑忠義，枉雲高，有幾個西山，曾赴辟賢輶，有幾個北山，又被移文誚，悵貞松自彫，歎芳蘭自熬，只賸得梅邊一集殿南朝。」（園林好）「展遺書龍眠虎跳，誦遺詩鸞姿鶴標，有大節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燒，算紙劫不相遭。」（沾美酒）「喜裝籤，玉共瑤，喜裝籤，玉共瑤，留下這傷心一卷續，離騷，看故國河山裂紙條，這些些墨藻，問幾番零落幾搜牢，零落在蛛絲蟲爪，搜牢在海絹山膠，看待作蘭亭墨妙，何處許茂陵求稿，今日個風淒月寥，茶乾酒銷，許詩人展圖憑弔。」（清江引）「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橫掃，這是那十子內的西泠沈氏草。」

短錢

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除二十文。梁武帝時，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爲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錢，」則晉時似已有之，卽今之所謂八扣九扣也。

爾雅釋親篇云：女子謂舅之子曰「姪」。引左傳：「姪其從姑」爲證。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又呼「猶子」。案論語：「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則猶子二字，似又可作師呼弟子之稱。兄弟之孫曰「猶孫」。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銘。

達詩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云：「縱然便死原非天，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語。又有人垂老婆妾詩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挂帆人。」感喟處更寫得蘊藉。至唐子畏句云：「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小顛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來遲討一杯。」雖同一達觀之語，而一覺其傷感，一覺其俳優矣。

集句

姚古芬嘗集舊句云：「北方佳人，遺世而獨立。」東鄰處子，窺臣者三年。」對仗天造地設。又山舟學士嘗集水經注語云：「帛什理于是山，作金五千觔，救百姓。」小夫人以兩手，將乳五百道，向千兒。」其語甚奇！

蜘蛛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爲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烟蓬蓬，則皆嚴閉戶牖，風過乃已。一日龍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窘不得出，格鬪凡數十，須臾而瀕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不知所往。詰旦於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色灰，圍如人臂，或數寸，或一二尺，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焦火痕，蓋

蜘蛛絲也。大興舒鐵雲孝廉，有蛛絲網龍篇紀其事。

破題

商邱安舜庭——世風——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守指路旁「此屋實賣」四字，令作破題。安應聲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齊四字破題云：「甲子以後無天，首陽之外無地。」亦覺奇偉可喜！

阮大鍼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鍼文，極狡獪。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爲文以祭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爲知己哉？孔融博文彊記，操非不知之；顏真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忌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妒賢，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掇巍科，登華臚，附中常侍勢，與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璫嗣子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於以知公之蹟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列，終身不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復爲采錄，則恩怨親讎，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鱗甲，豐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具者，伊誰之賜耶？於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憤時嫉俗，科諱皆指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塗面登場，自爲玩弄，及竄鳩茲，公曰：『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唐。』無論自比宰嚭，作讖錢唐，一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褫

公等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但有梨園藁本，以國爲戲，於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殺周雷，二公復興鉤黨獄。說者謂：『公流毒宗社。』余謂：『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獨公也，公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然，而賢姦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砥，而後隕命報國。論者不責其見之不早，即譏其返正之無術，故死於公，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於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說者：『以賣君誤國律，與馬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弈棋，然馬貪夫敗類，自公出而勸以戕賊毒螫，及悔爲所用而事已去。浙東一戰，馬尙同方合志，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蹟，補過蓋愆，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公臨巖一跌，身首異處，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於身後，誰分其尸，誰傳其首，豈非天哉！於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此五者，人議公險，余爲公平之人，議公深，余爲公淺之人，議公毒，余爲公厚之人，議公巧，予爲公拙之人，獨高公詞曲，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正坐此病，九原有知，當亦以爲知言也。予隔縣諸生，不知公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庚午闈後，有人以闈義質公爪牙，君見評閱，當座叱之，其人忿而謁公，借君爲質，公於是伏欲殺之機矣。』或又曰：『君渭陽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大行給諫，侍御絕不與通。』又：『公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心矣。』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若以通家子視余，昔秦檜，胡安國，始未嘗非同黨，及末路敗壞，子胡寅，胡宏，以和議不合，答書甚嚴，檜雖心恨，未至於殺也，公何必欲置予死地耶！然公雖欲殺予，予卽未見殺於公，而以稱相知，則有竊附古人者。憶黨禍初發，公庭語坐客：『二沈倔強，必生致。』二沈眉生與余也。夫倔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爲余動色相戒，余笑曰：『公狡獪人也，其於余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兔尙得脫，今游魂餘燼，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罪。』

苦哉？余知公必不爲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綢繆款洽，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然猶竊附知己，魂如有靈，當臨風一笑也。」（文甚長節錄之）此文嬉笑甚於怒罵，朽骨有知，能無汗泚。

頻羅庵挽壽聯

山舟學士所撰挽壽聯極多，茲擇其尤者敬錄之。「四十年生有自來，身到蓬瀛天遽召。」「三千里歿而猶視，心傷桑梓母何依。」（挽湯畫人妹丈辛未庶常甲戌未及散館沒於京師年四十生母猶在堂）「天北掩台垣，見說槐音中夜斷。」「江東失宗袞，心傷荆樹一齊摧。」（挽家文定公時冲泉弟亦沒）「朝無諫草，家有藏書，卅載清聲光簡冊。」「公應騎箕，我悲陟岵，一時血淚灑葭葦。」（挽姑丈張藻川侍郎）「劉先生之夫人，無慚銘誌。」「宣文君之家法，具在孫曾。」（挽丁龍泓夫人）「孝思盡宦海家園，榮親養親，一笑生天證佛果。」「道望齊太山梁木，吾仰吾放，幾人入座哭春風。」（挽莊對樵師）「青宮授几，洛社圖形，官府神仙皆慧業。」「備達尊三，擅絕詣四，儒林文苑並傳人。」（挽錢籟石侍郎時以上書房致仕）「帝畀以河，三策勤勞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風節媿關西。」（挽藍素亭河督）「萬里兒啼，此日愁攀賢令轍。」「卅年老淚，隔江空盼少微星。」（挽陶篁村時令子官黔）「名在千秋，服鄉說經劉杜史。」「神歸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挽錢竹汀宮詹）「畫裏傳衣，夙契偶同永長老。」「山中獻蓋，前塵誰證禪師。」（挽明中和尙余畫過去僧像師爲補衲又師與先君同在詩社）「絕筆詩成，寫照髯仙，明月清風人已遠。」「平生墨妙，瓣香冰叟，虹樓瀛海世爭傳。」（挽孔谷園歿前有題蘇尺牘詩明月清風詩中語也）「天瓶居士，谷園婦翁，玉虹樓谷園齋名瀛海仙班帖天瓶書也。」「竹萎蕉枯，此日是師真面目。」「焚香灑水，當年惟我舊朋儔。」（挽佛裔師次句指恆公寂時）「海邦至竟思賢宰。」「湖社從今感寓公。」（挽華秋槎）「路近西州，爭忍重過空

灑淚。「門荒孟氏，從教明日罷登高。」（挽許表母舅九月八日卒）。「一品恩還，魂魄長依華屋。」（九重念舊，馨香宜徹幽泉。）（挽家春淙二兄）。「天際綵衣榮右袞。」（手中色綫補垂裳。）（壽曹司農令堂八十）。「螭坳舊齒符天壽。」（雁塔新題冠佛名。）（壽嵇中堂八十以萬壽年生日重赴瓊林）。「八座起居，令子宮袍慈母綫。」（重闌燕喜，南陽仙菊北堂萱。）（甲寅九月十八吳年伯母八十壽令子開藩河南故用南陽菊事）。「盾鼻弓衣，行世文章皆事業。」（屏風團扇，還山官府卽神仙。）（壽王述庵八十）。「甲子從頭開上壽。」（神仙自古有曾孫。）（壽許小范六十時已有曾孫）。「東方先生善諧謔。」（南極老人應壽昌。）（壽趙次乾）

中書詩

有人作嘲中書詩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敍，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平）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謝堯山——念功——爲余言之。

供春

宜興砂壺，供春爲上，時大彬次之。時壺尙可得，供春則絕蹟矣。供春者，陽羨名陶錄以爲「童子」，查初白詞注，以爲「吳家婢也」，未知孰是。

御舟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內有句云：「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節，惟援筆乙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爲擁，」便見警蹕尊嚴，此真一字之師也。

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土諺曰：「早禾壯，宜白撞。」見廣東新語。

珊瑚樹

吳淞總兵楊華言：「澎湖之南，海清見底，然懸縷百丈不能測也。中有珊瑚樹四株，大可合抱，巨魚數十環之，若典守者然。」

岳王詩

向閱某小說，見有詠岳王詩一首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寥寥數語，用筆嚴冷之至。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亭在福州學使者院，中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石三百三十，峯每一石鐫諸生一人姓，名卽其所獻也。

武陵孀子

常德蠡山廟，祀越相蠡，山畔有武陵孃子祠，土人云：「以祀西子也。」

梅龕詩佛

西江吳蘭雪中翰——嵩梁——工詩，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爲「詩佛」，而築一龕以供之，種萬樹梅云。

命

聖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俟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測也。故孔子卒罕言命。乃世之談命者，以所生年月日時之干支，合爲八字，遂以爲命可推測而知。番禺張南山——維屏——司馬，作原命駁之，其說云：「推年月日時始于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于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爲憑，亦思干支何自防乎？防于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歷，定爲『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爲『丙子』，路史則以爲『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爲『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爲此干支與否，亦尙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說新快，足破術士之愚。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扁額楹聯，或意主頌揚，或心存景仰，大抵崇尚寬和，政體然也。獨廣東東莞縣署二門以內，高營綽楔，大書四字曰：「莫如用猛。」爲江南仲柘泉明府——振履——所題。仲公宰是邑，頗有政聲，蓋東莞之俗，好勇鬪狠，急則治標，刑亂用重，亦是權宜之一術。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語能吏言之，循吏必不肯言也。大書特書，烏可以示後人哉？聞直隸棗強縣署一對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不知爲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則得之矣。

分茅砧

吾杭學使署前有石砧，砧上刻「天祿」字，下有雲雷文，名「分茅砧」。蓋學署初爲都指揮府，今官廢而砧猶存，土人尙以都司衛名其地焉。

紅豆

葛秋生姑丈——慶會——齋中懸一聯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語極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擬，紅豆句則許演生侍郎所對也。又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紅豆兩家燈。」上句豪宕，下句情摯。

木龍血

紹興三江閘，名應宿閘，明郡守湯公所築。初築時，水大不得合，祈于神，夢神語曰：「若要此閘成，除非木龍血。」寤而不解所謂，適有皂吏名莫龍者，挺身曰：「以一命而全數十萬人，吾何惜焉！」遂稟郡守，自投於水而閘以成。至今湯公祠，猶以莫龍配祀。陶春田廣文——軒——應宿閘詩云：「漂流皂吏生前血，成就黃堂死後功。」蓋紀實也。

王廉訪輓聯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撫以至典史，一城之官，處分殆徧。廉使王公——惟恂——以無術平反此

案遂至自裁。身爲三品大員，輕生以殉，識者少之，而其志則可閔也。蔡生甫學士——之定——挽聯云：「剛毅木訥近仁，生原無忝。」「聰明正直而一，沒則爲神。」

壽星

臨海王芝圃先生——世芳——生于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康熙丙辰，從貝子征耿逆，血戰斬寇數十人，適貝子遽卒，未及奏功議敘，年四十九歲，始補博士弟子員，繼而貢成均，官遂昌司訓。乾隆辛巳，蒙恩授國子監司業，庚寅加翰林院侍講，時已百十二歲矣。當七旬時，孫曾已盛，逮百齡外，曾孫復舉，曾孫因賦詩云：「身歷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蓋紀實也。陳太僕句山先生贈詩云：「華皓何來雲水頭，龍加新秩返扁舟。酒錢未卜憑誰與，壺藥翻叨爲我投。薄宦夢驚山北嶽，散仙行逐海東鷗。獨留佳話傳臺閣，曾與者英大父游。」相傳王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熱一冷。王飲其熱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壽星」呼之。又杭有鄉民趙振鯨者，嘉慶甲戌一百歲，蒙恩賜六品頂帶。山舟學士爲書坊對云：「身歷四朝，太平黎庶。」「壽登兩甲，盛世耆英。」趙來謝時，自江干拏舟入城，泊鹽橋，步行至竹竿巷，不持杖，拜跪無所苦，同來者係其長孫，已六十三矣。趙君爲人短小無鬚髯，好觀劇，會里社演劇，趙挺身挨入人叢，有拍其肩者曰：「老弟莫用力，我老年人筋骨不耐揉搓也。」趙回視之，其人鬚髮皓然。因問曰：「翁年幾何？」曰：「八十三歲矣。」趙笑曰：「然則與我大小兒同年也。」于是聞者譁然。後年百有九歲，無疾而逝。又家接山叔祖，守廣西慶源，有藍祥者，年一百四十四歲，鄉人耕鑿自安，不諳朝典，叔祖爲詳請旌褒，恩賜六品頂帶，并設宴府堂以待之，曾元扶掖而來，耳目無翳障，飲啖過人，顧能畫人物，因倩其畫壽星一幅，寄呈山舟學士。學士題壽星贊百餘字，并畫勒諸石，其碑猶存清勤堂中也。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妒恨，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獮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於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詬之，蓋五官並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并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同年嫂

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廬曰同年，字之訛也。」

尙絅堂詩

陽湖劉芙初先生——嗣綰——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春官十上，始得掄元，授職編修，十餘年而一階未展，歿于京師，著尙絅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連天雞唱亂，到地雁聲孤。」「溪路」云：「天寒魚減腦，月暈蚌添胎。」「白溝河」云：「地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周到雲」云：「古佛與苔綠，病僧如菜黃。」「荀卿墓」云：「三遷齊祭酒，一脈魯諸生。」七言如「草堂雜詩」云：「貪灌名花延井近，誓刪惡

竹讓牆高。「佛音閣」云：「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鈎。」「散步」云：「籬花有意爭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懷」云：「好日短於磨膽墨，清宵長似篆餘香。」「到庶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舐鼎便成仙。」「廢堦」云：「車猶記里分雙隻，戍不知更誤短長。」「荒墅」云：「賭殘綠墅棋都散，賣到青山畫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傳太甲，誰知姬旦負成王。」「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鴨，紅樓好處不離鶯。」皆可誦也。

盧費對

周蓮塘大司空——兆基——薨，盧南石少宰——蔭溥——代之，費西雛京兆——錫章——往弔于周，一哭而殂，京師爲之對云：「一品頭銜讓南石。」「三聲腸斷失西雛。」屬對工絕。

穀城詩

李長蘅「穀城口號」詩云：「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漁洋山人酷愛此二句。後過穀城不見一花，因賦詩云：「薛北滕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幾疑下句有可議矣。先高祖文莊公「東阿旅店題壁」詩云：「東阿南望盡模糊，如黛山光黯欲無。我比漁洋更惆悵，風蕩雨笠穀城圖。」則上一句又幾幾乎在可疑可信之間。今讀先大父丙午「過穀城」詩：「惆悵漁洋句漫猜，看江穀下獨徘徊。檀園自是詩中畫，滕縣花偏爲我開。」自註云：「余今過穀城，見四圍山色，徧野白花，始信前輩詩不妄作。漁洋或非其時耳，遂成二十八字證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脫口，及經三四人，越二百餘年，始能坐實，可爲

筆墨中一段佳話也。

賀知章

大父冬夜讀諸史提要詩云：「醉裏神仙有幾人，鏡湖未賜敢抽身；牆頭喧訴聲如海，急殺風流賀季真。」按唐書：「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昇一梯於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糾衆於瑣闌外作鬧，新進士徘徊門外，無由入謁，或呈一詩嘲之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正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洪興祖註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訓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說云：「訪落詩，訓落爲始，意落英爲始開之花。」其說甚新，然以上句墮字意合之，似從前說爲是。

嫁

婦人謂嫁曰歸，不知男子亦可稱嫁，列子云：「國不足，將嫁于衛。」注：「嫁，往也。」婦人曰歸甯，錢起詩：「才子欲歸甯，棠花已含笑。」則歸寧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蔣子萬機論云：「主失于國，其臣再嫁。」若是則嫁亦可訓爲仕也。

人字

今商賈記帳，銀每兩換錢若干，或每人分錢若干，每字俱作厶字。按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注，鄧，厶地。「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云厶地。」厶，古某字也，今借作每字用耳。

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於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於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

任邱邊

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邊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絕，故北闈有「無邊不開榜」之謠。有孝廉邊君，在京師廣座中，一人展問鄉里氏族，答曰：「某乃任邱邊。」蓋自矜其門閥無人不知也。俄而回問其人，其人逡巡曰：「某乃曲阜孔。」于是孝廉大慚。

賽鸚哥

杜鵑花盛行南中，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之曰「賽鸚哥」。

詠史詩

詠史以組織工穩，比擬熨貼爲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過江來。」山陰陳某詠「周平王廟」云：「掃除文武千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嚴

父，題背中郎誦外孫。歛縣曹儷笙相國，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閱蓮峯詠「孔北海祠」云：「要爲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云：「北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簽謝道清。」以上諸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制勝，皆卓然可傳之句也。余有詠「周公廟」詩句云：「一相禍延明叔姪，六官書誤宋君臣。」自謂嶽奇，願以質之大雅。

腋氣

人患腋氣，俗謂之「狐騷臭」，粵人爲尤甚。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羸，謂腋氣也。」

于廟祈夢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子字一幘，錄唐詩云：「寒雨連天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懈，所謂後舉博學鴻詞，制題爲璿璣玉衡賦，憶憶前所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授檢討，所謂「玉衡妙也。」後歷官清要，以宮詹予告，謝恩，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悸，返第而卒，所謂「玉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至則先有人在焉，問「占何事？」曰：「求子也。」遂並鋪而臥，其人夢神賜以竹管二枝，再叩，則曰：「問汝並臥之人。」公夢神與語，叩請終身，則亦曰：「問並臥之人。」寤而各述所夢，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夢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極舉手加額而祝曰：「願你

狀元宰相。」後皆如其言。

門對

董觀橋制府——教增——金陵人，節鉞閩浙，愛西湖山水之勝，買宅於杭城之三撥營，擬解組後，作平泉之墅，榜其門云：「聖代卽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妙偶天然，人多誦之。乃未及予告，而先生已歸道山，所買之宅，轉售於顧渚茶中翰。易其聯句云：「聖代卽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蓋其時中翰甫自成所歸來，丁艱後主講山東歷城書院故也。

單傳句

偶集湖舫，關方谷博學——樞——以古人獨傳名句爲令，首舉曰：「滿城風雨近重陽。」于是有曰：「池塘生春草。」有曰：「楓落吳江冷。」有曰：「空梁落燕泥。」有曰：「庭草無人隨意綠。」令官並命飲酒，衆問其故，方谷曰：「諸公所舉，並有全篇，若重陽七字，則自催租敗興以後，不聞有起而續之者，是真千古單傳之句也。」于是衆乃心服，以次受罰。

袁趙蔣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茗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三公，而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二公，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唐張仲雅大令——雲墩——又瓣香袁趙二公，顏所

居曰：「簡松草堂」後卽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沈澁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談諧；蔣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程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洪聚生平所識詩人，作爲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何？」洪自批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袈裟繡龍

高廟南巡，淨慈寺明中上人迎駕，上顧問時，偶以手拍其肩，因於紫衣肩上，繡金龍一團，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勛所衣錦袍，徽宗常以手撫之，遂繡御手於肩上。又嘗與內宴，帝以手親握其臂，因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論斗分才，奇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爲彭澤令，其友人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恰切。

一典兩用

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典兩用，摛詞錯綜法也，然此等究不可爲法。

赤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赤子未詳何義。」或曰：「始生之人，其色赤，故名。」虞兆澹天香樓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爲證。曰赤子者，言始生小兒，長僅一尺也。」其說頗爲有據。

鼻天子陵

始興縣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相傳昔人掘地見銅人數十，擁笏列待，俄聞墓中擊鼓，大懼而返。或曰：「是槃弧墳，高辛有犬戎患，募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賜金千緡，邑萬家，妻以少女。帝畜犬名槃弧，入山銜一首至，果吳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爲武陵蠻之始。」杜君卿駁之云：「黃金古以斤計，秦始皇曰鎰，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將軍周末官，吳周末姓，古無是也。且槃弧之訛，因盤古起，今明明曰鼻天子，則不得以槃盤同音爲此臆說也。」或曰：「是象墓，象封有庫，庫鼻同音，故名。」然象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粵盜名割據之稱，」然僭號稱王，稱帝，無稱天子者，且鼻字意又何指？凌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以爲盤古之墓，曰：「鼻之爲言始也，盤古始爲天子，故追尊之也。」盤古本粵產，兩廣盤姓，皆其苗裔。雄州鄉落，多盤古倉，會昌盤古山，湘鄉盤古保，零都盤古祠，荆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壽，始興原屬荊州，毋亦其顯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鄴邑，虞舜九疑，皆距不遠。至廣陵有盤古冢，昔人謂其神假，南海蠻洞中有墓，亘二百餘步，則安知鼻天子陵，非盤古真墓歟？通志又載：「銅人搢笏等事，謂渾沌安得有此？」其見亦迂。昔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聲，豈壁中果有此耶？銅人之事，亦猶是耳。據此則爲盤古墓無疑。余嘗賦鼻天子陵詩云：「始興之興自何始？王氣鍾于鼻天子，天子一姓不再興，始興膺有天子陵，楊髡之所不能竊，黃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龍種遠綿延，可

有子孫尙隆準；漫將野語寄齊東，非族紛紛說犬戎；絲竹居然聞魯壁，金人無恙出秦宮。吁嗟乎！古來古墓無此古，洪荒以前一坏土，三皇五帝盡耳孫，萬歲千秋此鼻祖。」

僧誦中庸

木文和尚，有戒行，無錫顧伊人孝廉，素與善。孝廉婦疾革，諸醫束手，延木文至，並不攜經卷佛像。詢之曰：「經須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無經卷。」曰：「聖經足矣，何必佛書？」因與中庸焚香讀之，如宣梵唄，三復而去。中夜，婦汗出頓愈。

藩臬

藩字始見毛詩，臬字始見康誥。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藩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冊之文。元史「至元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爲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愀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卽服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冊之文。

岳王論

吳穀人祭酒，岳忠武論云：「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戮；返將消之玉弩，爲敵報讎。」此聯警絕！結句云：「人間之鐵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向特愛其工整，及閱有正味齋全集，則此聯業已刪去，蓋謂其落小家數也。前輩之自占文品如此。

乾阿奶

俗呼乾孃之母及姑，曰「乾阿奶」。按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書出格曰「抬頭」，金石錄稱「唐之中獄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抬頭也。

添註塗改

鄉會試卷，於文後寫添註塗改字數。按宋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曳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如有，即言字數。」見容齋隨筆，此科場中添註塗改之所本也。

吳澹川

攜李吳澹川——文溥——著南雅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沖深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錄其近體五言，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鯽魚潭，晚憩竹溪寺」云：「馬蹄遲落日，人意緩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蘇北山，不見江南樹。」「秋闈後客徐中丞幕中，酒閒蒙賞詩句，書以志媿」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疏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齊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綺羅。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驚。船底江聲篷背

雨，旅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留人小駐惹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邊絲。」皆性靈灑落之句也。

見過亭

伊犁有見過亭，蓋爲謫官而設。劉金門宮保過之，題一對云：「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運用成語，天造地設。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于岐下。」請考生云：「放於瑯琊。」肄業童云：「館于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卽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齋郡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于爲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尙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六

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
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牟。」「鄰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
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
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
「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
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食量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盞，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盞白米飯，半盞肉脰，攪勻食之，然後入朝
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
射齊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筯卷之，捻其頭一
莖而食，後亦並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澤也。

作詩不必識字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
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慶之常言：『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北齊斛律金不
解書，乃其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爲一時樂府之
冠。又隨園詩話載有樵夫哭母，作「長相思詞」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孃慣聽，如何孃不應。」自然音

節，所謂天籟非耶？

混稱

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爲賊入己之稱。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混稱堪輿爲地理。尸子注「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曰溺愛。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今混稱奚奴曰家人。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餕」，今混稱饕餮曰口饒。爾雅翼「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今混稱婚姻曰親串。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彌勒對

某寺彌勒佛殿一對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賸得大肚寬腸，爲告衆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佈施？」日坐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甚麼來由？」禪機活潑，不嫌其俗。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爲令，茲擇其尤工者錄之。驚醜（風箏誤）對嚇癡（八義記）盜甲（雁翎甲）對閨丁（桃花扇）訪素（紅梨記）對拷紅（西廂記）扶頭（繡襦記）對切脚（翡翠園）開眼（荆釵記）對拔眉（鸞釵記）折柳（紫釵記）對采蓮（浣紗記）麻地（白兔記）對蘆林（躍鯉記）教歌（繡襦記）對題曲（療妒羹）春店（萬里緣）對秋江（玉簪記）哭像（長生殿）對描容（琵琶記）敗金（精忠記）對埋玉（長生殿）三擋（麒麟閣）對七擒（三國志）逼試（琵琶記）對勸妝（占花魁）打虎

(義俠記)對罵鷄。(白兔記)看襪。(長生殿)對哭鞋。(荆釵記)刺虎。(鐵冠圖)對斬貂。(三國志)亂箭。(鐵冠圖)對單刀。(三國志)拜冬。(荆釵記)對賞夏。(琵琶記)告雁。(牧羊記)對喉獎。(八義記)思飯。(金鎖記)對借茶。(水滸記)斬寶。(金鎖記)對刺梁。(漁家樂)投井。(金印記)對跳牆。(西廂記)送米。(躍鯉記)對拾柴。(綵樓記)相面。(宵光劍)對審頭。(一捧雪)醒妓。(醉菩提)對規奴。(琵琶記)盜令。(翡翠園)對偷詩。(玉簪記)飯店。(尋親記)對酒樓。(翠屏山)北樵。(爛柯山)對西謀。(邯鄲夢)落院。(繡襦記)對借廂。(西廂記)小妹子。(時劇)對胖姑兒。(慈悲記)鬧天宮。對遊地府。(安天會)醉易放易。(鳴鳳記)對相梁刺梁。(漁家樂)大宴小宴。(連環記)對前親後親。(風箏誤)

悼亡詞

項梅侶學正——名達——與余爲總角交，恂恂溫雅，正如公瑾醇醪。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卽用。君請于朝，願就學正末班銓補。舍花封之爛漫，甘槐市之蕭條，亦可想其襟懷之沖淡矣。長于制義，尤精算學，間作小詞，極細意熨貼。記其「祝英台近」：「悼亡詞」一闋云：「惱蜂情，慵蝶意，春色又如許。愁立蒼苔，花影亂深隴，如花人。已天涯，花開依舊，爭忍見，翠圍紅舞，漫延佇。」猶記雙袖凭闌，冷香上詩句，能幾番游，風月竟拋去，只除夢裏歸來，夢醒何處，重簾外，斷煙零雨。清思婉轉，逼真白石遺音矣。

軟金杯

金章宗有「軟金杯」，乃劈鮮黃橙爲之，可與「碧筩杯」作對。

二蘇

元好問題蘇氏寶章集句注，「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稱者。

閻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閻典史，孤城死守，兩月餘，城破殉難。我朝賜諡立祠。祠堂對云：「七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千里江山。」相傳臨難自題。海昌都湘帆同年——嶼——有七古一篇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礮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殺氣陰森暑雨雪，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壞雲壓山山爲傾，蹈刃如飴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圍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陰乃芙蓉城攻蒂則花自落乃專攻花家壩城遂破）白晝鬼火寒冥冥。嗚呼兩京大官戀爵土，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閣部。」湘帆向未知其能詩，南歸同舟，得盡讀之。「舟中聞雨不寐」云：「書無可讀燈光拖，醉不成鄉酒力微。」「舟中雜詩」云：「漁艇歸時成小市，斷霞明處見孤村。」又云：「已分功名鮎上竹，不如歸去鳥投林。」「道中和賈蘭皋」云：「平沙盡處盤孤鶻，遠樹濃邊見一城。」皆清峭拔俗。

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婉，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果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孃，後以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昂

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昴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並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詡——詩云：「玉顏當日觀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緲。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廉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於南岸石鼈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綱——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男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于是復奉祀於石鼈村。四月十七日神誕，畫舫笙歌，禱賽極盛云。

魏環溪語

魏環溪尚書——象樞——有庸齋閑話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淡，其爲用也，可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濁，其味濃，其爲用也，可污潔者而使之不潔，即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擊而不相容。」誠名論也。

梁文康

粵東梁文康——儲——髫齡時，已具公輔之量。相傳幼時兩眉俱綠。一日，自塾中歸，誤仆於地。父遲庵掖起之，曰：「跌倒小書生。」公應聲曰：「扶起大學士。」遲庵與諸子浴於小沼中，出對云：「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時年才七歲耳，而吐屬不凡如此。

河南村狗

廣郡窰頭村人言「蒙近野——詔——字廷倫，親迎時，婦翁之兄，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於每句上。」公遂吟云：「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狗吠仙姬會阮郎。」其妻勸公力學，以雪四字之恥。公發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授翰林，官僉都御史，卒祀鄉賢祠。

芙蓉

嶺南木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名曰「三日醉芙蓉。」

宣德銅盤

曾賓谷方伯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內刻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穠花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烟清。」戲蛙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皋羽銘云：「文山髯攀明之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蘆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莫宏骨。」款識皋羽二字。袁簡齋先生貯以檀匣，而識原委於匣蓋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居士舟過相值，知爲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爲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記於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憩雲林寺。次日獨游弢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饑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衆，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時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浚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於是觥罍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甕，歸而飲於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惡焉，故南人勿尚也。於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祕藏，並不售人。其花壘大酒，悉是贗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壘，歿後，其亦家胥忘之。眷西又汴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壘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壘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攪之，則芳香透腦，膠錫錢底，其濃厚有過於釀光酒，而微苦不冽，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麴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曰：「不喫奔牛酒，枉在江南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茗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

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時，主里人周姓，名鎮，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春」。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一年有餘，彼處有所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士人曰：「此羹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矣。」一日，有會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詎以爲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墨江某山前一里內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麴佳藥，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穡，不肯效爲之也。」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余三十年來，沈湎于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俞文豹吹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於酒食，坎樽酒簋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餘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

前朝後市

宋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黃侍講以王氏新說爲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意以爲據荆公之學，必然希旨。」上曰：「不獨此也，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有向君子背小人之義焉。諸臣悚然！」大哉王言也！

鴉片入策題

今年甲午，廣東鄉試策題第四，民食一道，中一條云：「沃土之地，往往植烟草以爲利息，甚至取其種之大害於人者而廣播之，民不知其敝精力，耗財用，大半溺於所嗜，視其爲用，與菽粟等，而且勝之，將何以嚴其禁而革其俗？」此言內地之烏烟也。此物入於高文典冊，前此未之有也。

陣亡疏語

宋人薦陣亡將士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造語真摯，九原應有感激涕零之意。

太誓

尙書太誓，泰言大也。或曰：「伐商乃太王之志，太公之謀，故曰太誓。」則穿鑿矣。

二我

宋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見宋彭乘墨客揮犀。又史延壽嘉興人，以善相游京師，視貴賤如一轍，箕踞袒裼，從不稱名，稱我，時人呼爲「史我」。乃知若輩亦無獨有偶。

玉鬪髓

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燭髀一具，皆化爲玉，急爲揜之。見太平廣記，其事甚怪。但小說載明皇假寐西內，李輔國欲謀弑之，以鐵椎擊其腦不動。明皇曰：「我自服葉法善丹藥，骨節寸寸皆化爲玉，金石不能傷也。刺客

大怖而退！則其說亦有可證。

■ 獠俗

獠俗負物，男人以肩，女人以首，謂男首係狗王之頭，而女肩則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貴之。俗夫婦不同宿，擇晴晝，入山僻處，盡一日之樂，插松枝於路口，曰「插青」。人無敢繼入者。其交也，銜弩裸體，遺精草莽，嵐蒸瘴結，是生短狐。

■ 鬼輕巡檢

先君宰始興日，清化司巡檢蔡君洗，凡——廷棟——太湖西洞庭山人也。年十七餘，而精神矍鑠，飲啖過人，廣類豐頤，耳長過頰，見聞極博。又健於談，懸河一開，沛然莫禦，但談至興酣，則支節往往失脫，如「天起怪風，民間七隻醬缸，吹過江面。」又「京師西山開煤，穿穴地道，現已穿至某處。」道理分寸，不差累黍。此等事並非全屬子虛，而自彼述之，則一若躬立其旁，而目睹其事者，情狀殊可笑也。又喜說鬼，自言「生平凡遇鬼二十餘次，而與之相搏者亦累累，然從未有爲鬼所敗者。」方談此時，摹形繪色，數腳論拳，大聲發波，險語破石，正其掀髯得意時也。一日方談，余戲之云：「君爲鬼所輕矣，待明年升轉一階，必來相報，慎之慎之！」叩其故，余緝宋無名氏異聞隨錄一則示之云：「南恩州陽春縣，卽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署，白晝現形，不勝其擾，有班直者爲巡檢，初到任，簿招與飲，語及此事，詞未畢而鬼已立於巡檢身後，因引手捽之，而鬼仆於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乃得脫。其家以爲必將遷怒，終夕弗寐，比曉寂然。啓戶，見壁間大書曰：『巡檢羸人，不足較也。』遂絕。」閱畢，諸人無不狂笑閨堂，而蔡君亦捧腹而不能已。

麻陽陋俗

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陽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葷，七錢者加筵，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天子妃

貓別名也，見鶴林玉露。蓋以武后殺蕭妃，妃臨死曰：「吾願生生世世爲貓，武爲鼠，哂其喉足矣。」此典罕見有人用者。余因思之，虎舅龍妃，可爲的對。（俗言貓爲虎舅，言虎事事肖貓也。）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揚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於丙戌北行，旬日間兩遇之，因各紀以詩。渡湖云：「廣寒八萬四千方，太湖三萬六千頃。姮娥子與洞庭君，良夜迢迢鬪清冷。變變月子照常頭，翦翦春風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橋烏北向不住啼，玉龍滿天鱗甲飛。空江浩浩冷逾淨，白水不動青山肥。此時微醺中卯酒，我掛輕帆出京口。平視都無鳥鵲飛，遠聽全靜蛟龍吼。炫眼光明四面開，水晶宮闕玉樓臺。藏將錦繡江山去，換出琉璃世界來。千疊波爭萬花白，空中仙人藐姑射。金焦兩點鬪嬋娟，彼也投瓊此獻璧。嗟我年

來守故山，柴門高臥冷袁安；豈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廣寒。篷窗此景難描繪，萬頃空濛一尊對；蕉葉拚教醉鴿頭，蕙花未免辜驢背。蕭蕭行李冷羊裘，根觸關山萬里愁；鶴太褻褻腰太瘦，明朝空自上揚州。」病中追憶舊游，不覺神往，因紀之。

疊字詩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隱駕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貴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連下十四疊字，則出奇勝格，真匪夷所思矣！

財色

古人云：「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本。富者農，桑也末。富者商，賈也姦。富者盜，賊也。」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者，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者，富也。財色之際，可不慎哉！」

湯武

南巢牧野之事，後之人執定應天順人四字，處處爲湯武迴護，而不必也。夫子序書曰：「湯勝桀，武王勝殷，殺

受「此與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同一筆法也，曷嘗有怨詞哉？」

識遺論相

宋紹興中，一紀之中，命相十四，張燾以爲言，「和戰紛紛，必無成功。」何況明思陵十七年間，四十二相，安得不亡耶？

彭生鑽杖

「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宋人句也。不過詠豬肉包子耳，而造語特奇。

薛能

先伯祖諫庵先生云：唐之詩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極；嘗舉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論之。昨偶閱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臥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藉之業，完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庸妄矣！」

蘇文

羅大經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生平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無復滯礙也。」朱文公論蘇文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有貶詞矣！

至聖封號

夫子既歿，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未有封號，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爲「至聖元神帝」。李邦直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稱帝。」于是止加「元聖」二字。陳隨隱譏之曰：「異代尊崇，何預于周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愚謂「李論甚正，夫子乃萬代師表，封帝封王，下儕於城社之神，本輕褻矣；況生而謹守臣節，歿而膺此僭稱，夫子必不願也，故封自以至聖先師，最爲允當。」

中賢亞聖

元仁宗以孔子爲「中賢」。唐姚崇遺令，以孔子爲「亞聖」。不知上等，是何人物？

春秋人物

鄭子產，晉叔向，士燮，魯叔孫婁子家，羈，吳季札，衛蘧瑗，齊管夷吾，自是春秋上等人。物。齊晏嬰，鮑叔牙，晉趙衰，趙武，祈奚，魏絳，秦百里奚，楚沈尹戌，宋公子目夷，鄭子皮，魯季友，仲孫蔑，衛石碚，公叔發，晉荀瑩，諸人亦皆後先競秀，不可沒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然有法無人，胥歸無益。宋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貴穀傷民也；年上則斂，恐賤穀傷農也。」由此而言，三代之時，有常平之政，而無常平之名，周官所言，明常平之法也。

而已

宋洪俞因論臺諫失職，疏中有款「所喜請者，不過謁景靈宮而已。」朝廷遂以爲而已。二字，乃大不敬，因鑄三官。洪有句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見侯鯖錄。及閱稗史載云：「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撫，其大略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短之，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兩說未知孰是。大約此公於此二字，用得手滑，卽奏章亦不檢點，以至終身蹭蹬於兩虛字中也。

壽王妃

明皇娶楊玉環，乃壽王之妃，長恨歌，連昌宮詞，長篇敘事，俱未道及，蓋爲國諱也。惟李義山云：「龍池賜酒殿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雖微露其意，而語極含蓄。宋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寫得明皇昏庸可笑，魏以宋人而詠唐事，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書詞與史筆迥異

向常論汪彥章之於李伯紀，一啓一制，判然如出兩人。今讀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已百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迹滅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謂至矣。後作順宗實錄云：「實諂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凌鑠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

人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譽。史乃紀實之詞。」然而譽之亦太過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影妻椅妾

清波雜志，太學生呂榮義爲上庠，錄投進詩，有「影妻椅妾」之語，較「梅妻鶴子」更奇！

畢趙

高宗至臨安，問篙工二人姓名，曰：「趙立，畢勝。」高宗大喜，以爲中興可必。宋畢漸及第，趙諗居第二人，報者飛馬匆匆，道旁問「何人狀元？」報者探名紙視之，曰：「畢斬趙諗。」蓋三點模糊也。後趙果謀逆伏誅。此二姓者，一以示吉兆，一以示凶徵，諺所謂口頭讖者，果有之耶？

宗室詩詞

相傳俚詩，有「蛙翻白出關，蚓死紫之長」一首，乃宋宗室某公詩也。帝在宮，方欲灼艾，有宮人戲誦此詩於上前者，上笑不能止，因罷炷艾。宗室之盛者，酣豢富貴，其衰者料量衣食，屏棄詩書，固然其無足怪。貴耳集「宋趙介庵，名彥端，宗室中之秀者。西湖詞有「波裏夕陽紅溼」之句。阜陵問誰作，左右告之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蓋深喜之也。

食其

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此二字意義不可解，何亦相沿取此？宋王懋曰：「大約因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蔣相如之爲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戰國之司馬食其，後有西漢之趙食其，必酈審慕司馬之爲人，而趙又慕酈審之爲人，故陳陳相因也。」

佛

佛入中國，傳弈，韓退之，以爲自後漢明帝始，然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是釋氏之經，自前漢已有之。又漢武故事：「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曰：『此劫餘灰也。』」則佛於武帝時似已入中國。至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則似三代已有之，然誕妄不足信也。

詩禍

瀛奎律髓注：「錢唐書肆，陳宗之起工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因刊『江湖集』。宗之有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譏彌遠也。而鶴林玉露，則以爲此詩係太學生敖器之作，句亦小異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蓋詩係陳作，而人嫁名于敖者。言者上聞，因命毀江湖集版，敖與陳俱得罪，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器之當韓侂胄秉軸時，輓趙忠定詩，末二句云：『九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沒代孫。』韓聞之，居然不罪，而卒不免於詩中得禍，筆墨之間，可不慎哉！詩禍之興，起於楊惲『南山種豆』之句，自後罹其網者，不一而足，然總因怨望譏刺，有瑕可摘。至於『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年年歲歲花常發』等句，以好詩而反得奇禍，則又出於意料之外者也。」

仁義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恰是天然意義；勝荆公字說之穿鑿多矣。

儒作禪語

居士聞木犀香否？吾無隱乎爾。此以彼法參我法，故覺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賈挺才講孟子，「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曰：『此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猶作引證指點語，於理無礙。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先生詩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逕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則竟是參禪矣。又陳洪範問林艾軒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人賣牀帖，恰用得著。」語意雖亦平坦，然豈非岔入話頭一路耶？

拘泥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爲證。子瞻曰：「明堂乃吉禮，非歌之謂也。」頤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云：「頤可謂慶糟鄙俚叔孫通。」見宋孫升孫公談圃迂儒拘墟之見，往往如此。且論語但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並未云「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也。」如頤言，則是日歡慶，卽聞父母之喪，亦不奔耶？多見其窒礙也已。

新式標點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

■黃孝子

仁和黃小松司馬——易——尊人松石處士——樹穀——孝子也。父歿于保定，處士走數千里，函骨以歸，沙石穿麻，血痕縷縷。有「負骸圖」詩云：「負骸孤走保陽城，日日愁霖淚雨傾；只有父魂兒命在，夜來同宿畫同行。」其先人官少參者，人呼「黃佛兒」。處士詩云：「爲展松楸到梵村，墓門華表百年存；白頭老嫗遙相指，黃佛兒家七世孫。」處士工鐵筆，小松司馬繼其學。

■屈戌

窗門之鉤，舊名屈戌。程十然丈曰：「戌字，當作戌字，戌有守義，屈戌者，屈鐵以爲守也。」趙秋澹同年云：「尤西堂詞中，曾以戌字押入遇韻，」則訓戌爲戌，前人已有之矣。

■趙南星硯

余幼時，曾見有人持一硯來，上鐫趙忠毅公款識，有銘云：「東方未明，太白談談，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揭大闔，事成銘汝功，不成同汝貶。」當時草劾璫疏，蓋用此硯也。

■李西齋

李西齋名堂字允升，錢唐布衣，爲詞酷摹白石，著有梅邊笛譜二卷，篷窗翦燭集二卷，久已膾炙人口矣。詩不常作，然間亦一吟，晚年貧無立錐，逃於麴蘖。道光辛卯，以病歿。汪小米中翰彙其所作冬榮草堂詩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園居雜興」云：「苔涼無鳥下，水淨見魚行。」「胡眉峯朱閑泉徐西澗登吳山大觀臺遠眺」云：「陰雲含雨過，江氣逼人清。」「北郭晚眺」云：「客驚秋信早，老愛夕陽遲。」「曉過南湖」云：「岸轉入高柳，湖寬無近峯。」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綠烟岸綠沈樹，花擁春山紅過湖。」「懷湯典三客白下」云：「綠漲鴨頭三月浪，青橫驢背六朝山。」「呈吳穀人祭酒」云：「廿年宦橐新詩本，一領朝衫舊酒痕。」「渡鄱陽湖」云：「篾帆出沒樹中樹，沙岸界畫湖外湖。」「張文獻公祠」云：「手錄方呈金鏡去，容華已選玉環來。」皆清麗可誦。王蘭泉司寇——昶——嘗題其詩云：「吳下沙——維杓——張——岡——蹟已陳，蘭抵——方薰——石瓠——翁春——亦前塵，西冷又見西齋出，始信風騷在逸民。」其爲前輩推許如此。

祭文

祭文之簡，古者宋李觀祭歐陽太夫人文云：「孟軻亞聖，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尙饗。」陸放翁祭朱公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髻，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趙介如祭賈似道文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吳丞相潛）先生死閔，死於虎臣，哀哉尙饗。」明武宗祭靳閣老文云：「朕在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寶，先生爲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哀哉尙饗。」此數篇，記十五歲時，隨長輩葛嶺掃墓，先伯祖諫庵公在湖舫述示，且訓之云：「聞汝師述汝作文，動輒千言，少年舉筆，固以充沛爲主，然不可不知凝鍊之法，偶舉數則，可以隅反。」今追思往訓，而敬述之如此。

池塘生春草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李元膺則曰：「余反覆觀此句，未見有過人處，而譽之盛者，則又以爲妙處不可言傳，其實皆門外語也。案陶弇集云：「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臥疴對空牀，衾枕味節候，乃其根也。褰幃暫窺明，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知臥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此評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權文公評之云：「池塘者，泉州瀕漑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幽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是候將改也。」夫鍛鍊周內以入人罪，亦復何所不可，若以之論詩，則入魔道矣。

勝朝奢靡

嚴分宜父子擅權，賄賂充斥，然考天水冰山錄所載，籍沒之數，僅黃金三萬兩，白銀二百餘萬兩而已。考劉瑾之籍也，銀七千萬兩。朱綜之籍也，銀五千萬兩。魏忠賢之籍也，銀三千萬兩。並見徐樹丕識小錄，則闡寺之貪婪，更百倍於宰執，累朝剝削，未造之貧，兆於此矣。恭讀聖祖仁皇帝上諭，言明崇禎時，後宮花粉之資，每歲開支至七百餘萬兩，則其他之奢靡可知矣。思陵崇尚節儉，而積習相沿，猶復如此，國家安得不民窮財盡耶？

紈袴

晉帝見歎歲民飢，謂左右曰：「何不食肉糜？」遼主見道上餓夫，謂左右曰：「何不食乾腊？」千古庸闇，如出一轍。宋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啖米，試問米從何出？」一人曰：「從白子裏。」

出。」京大笑。又一人曰：「不然，我見從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也。紈袴不辨菽麥，往往如此。

詩傍門戶

吳脩齡園鑑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間壁豆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此雖虐諷，然依人門戶者可以戒矣。

在璞堂老人

仁和方芷齋夫人——芳佩——勤儉公汪芎坡中丞——新——之繼室也。工詩文，有知人鑒。乃翁相攸時，攜文二首，一爲吳頡雲修撰，其一則芎坡中丞也。展轉不能決，以示夫人。時吳方諸生，汪猶布衣也。夫人閱吳作，曰：「是當早發，然英華太露，誠恐不壽。」閱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須晚成。」翁遂舍吳而議汪。後吳果大魁，官位不顯，且未享遐齡。汪則數歷中外，階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貴壽考，今則孫階之蘭玉森森矣。余爲夫人之再從彌甥，幼時得侍警效，言論揮霍，旁若無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筆力出入襄陽，一洗脂粉氣象。嘉慶丁卯，山舟學士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不下百餘人。夫人時年八十，和詩三章，評者以爲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歲，有在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詩，侍夫人日，屢有唱和。夫人既歿，家政委之姬妾，日惟彈琴詠詩，焚香禮佛而已。著語鳳巢詩稿，記其「金陵」詩二句云：「嗚鳥猶呼奈何帝，今人尙說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想見矣。

京師梨園

京師梨園四大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其次則曰重慶曰金鈺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當過密八音之際，未得耳聆目賞。次年春始獲縱觀，色藝之精，爭妍奪媚。然余逢場竿木，未能一一搜奇也。丙戌入都，寓近彼處，閒居無事，時復觀之。四班名噪已久，選才自是出人頭地。卽三小班中，亦各有傑出之人，擅長之技，未可以檜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專唱崑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園。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節旣異，裝束迥殊，無足取焉。表弟蘇蔚生，雅有今樂之好，取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園，一月之中，周而復始，譜爲小錄一編，界以烏絲之闌，裝以紅錦之裏，其題簽曰燕臺樂部，分日下黎園錄，而屬余爲之序云：「首善繁華之地，太平歌舞之時，幾處旗亭，能謳水調，誰家簫鼓，不按涼州。旣紙醉以金迷，復花交而錦錯。樓臺十二，一時捲上珠簾；裙屐三千，幾箇偷來鐵笛。固已猜疑長樂，彷彿廣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號斜川，愛當定子之筵，屢顧周郎之曲，衫裳儻襟袖溫存，每當燈酒良宵，春秋佳日，今雨舊雨，無花有花，未嘗不高倚闌干，俯臨珠玉，評量粉黛，環肥燕秀之間，品藻冠裳，賈佞江忠之列，紅牙拍去，青眼搜來，莫不采菲無遺，存花有案。爰集都下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重慶金鈺嵩祝分隸七部，合彙一編，排如春水魚鱗，準遞年年之信；序似秋風雁翅，不愆月月之期。其間粉墨登場，丹青變相，銅琶鐵板，大江東高調凌雲，翠繞珠圍，小海唱低歌醉月，選聲選色，取貌取神，宜喜宜嘖，可歌可泣。于是按圖集錦，照譜徵花，看來欲徧長安，佳處爭傳日下，羣仙簇綵，大羅自有因緣；一佛拈花，下界都來供養，亦足徧邀袍澤，同聽霓裳也已。其他舞綵之行，尙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應天上，序班未徧人間，不隸梨園，難歸菊部，愛已同於割玉，情匪類於遺珠。至若趙北新音，秦西變調，仰天撫缶，但唱鳴鳴；市地繁絃，惟聞艾艾，已同檜下，概比鄭聲，凡此旁搜，俱不贅列。顧或者恨擷芳玉籍，未識雛鶯乳燕之名，采豔金臺，不書董袖鄂香之事，豈知酒闌燈灺，茶熟香溫，但陳玉筍之新編，不類燕蘭之小譜。然而三年宋玉，好色雖異於登徒；十五王昌，薄倖迥殊乎崔灑，使僅闌凭儂袖，亦知眼過烟雲，尙教釵挂臣冠，未必心同木石。而茲者寄情絲竹，用佐琴樽，聊寄娛耳

之資，不敝銷魂之事云爾。」

銀杯

孫雨人學博——同元——家藏宮僚雅集酒器，以白金作盃，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鐫諸公姓氏，名號，爵里於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繹堂——荃——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圃——葵——直隸清苑人；次王昊廬——澤宏——湖北黃岡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涓——喜霽——山西代州人；次張孰復——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錄子——順天大興人；次朱卽山——阜——浙江山陰人；次王阮亭——士楨——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

理學偏僻

王荆公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六經。程伊川以資治通鑑爲玩物喪志，禁人勿習。講理學者，偏僻往往如此。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能詩，格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蘿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峯。」遣自云：「妻兼婢事休嫌懶，女比兒柔不厭多。」詠鼠云：「怪它兩眼小於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仔

粵俗呼泥腿曰「濫仔」呼幼穉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陰仔」呼使女曰「美仔」呼十歲內男女曰「頰門仔」呼執袴曰「阿官仔」案「仔」即「崽」字音「宰」水經注云：「蠻童卅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則以爲罵詈之詞，與「羔子」「蹶子」等矣。

碧城仙館詩

陳雲伯大令碧城仙館詩，是其少作，皆香奩側豔之詞，後刻頤道堂全集，大半刪去，猶記其無題二句云：「七十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余幼時酷愛誦之。

頻羅庵主

釋氏呼木瓜曰頻羅，吾家堂前有一株，蓋前代樹也。山舟學士，因自號頻羅庵主。公性淡榮利，且自以鯁介不諧於俗，丁艱後，遂引疾不出。乾隆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次，上願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痊，祝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太僕陳甸山先生與公同列，退而詫謂公曰：「頃上方嚮用，何自退若是？」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時陳以恩重，不得乞身，故送公之行，有句云：「莫怪老羸慵折柳，對君慚汗出如漿。」紀實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公毅然不顧，即日出都。家居賦「答友」二首云：「卅年蒲柳早衰蕪，壯不如人况老乎？苦筍硬差良有願，葫蘆依樣已難摹；休言報國文章在，只合投閒草木俱；物不答施天地大，始節慚負是頑軀。」北望君門首重回，一門三世荷栽培；臣心不似蒼莖草，天意須憐擁燿材；絮已沾泥飛不起，豆和灰冷爆難開；他生願作銜環雀，再不觚稜高處來。」公平居儉於自奉，一冠數十年不易，生平不好肉，不喜飲宴，故隨園老人贈詩有「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之句。不

爲人祝壽，壬子七十誕辰，設凶具於門以謝客，故「自述」詩云：「老夫自祝飛光酒，具一桐棺萬楮錢。」道其實也。嘉慶十六年冬，公患髮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其句云：「萬里烟雲開瘴口，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因自號新吾長翁。九十誕辰，張岐山——問萊——壽聯云：「人近百年猶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孫。」人賞其工，公配汪恭人，長公一歲，先公二年卒。公輓聯云：「一百年彈指光陰，天胡靳此。」「九十載齊眉夫婦，我獨何堪。」公以嘉慶乙亥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歿前數日，手書訃稿，遺命不治喪，不刻行狀。同里衆紳士輓聯云：「采殿奉絲綸，四百紙述事記言，史館猶傳大手筆。」「明湖思俎豆，九十載清風儉德，邦人長想古衣冠。」大吏以公品望，矜式士民，題請從祀鄉賢，得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無其盛也。

作詩取法

鴛部許周生先生，嘗語余云：「孔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近人作詩，溫柔者多，敦厚者少。」至哉斯言！又聞之先輩云：「凡押啞韻而能響者，其人必貴；押險韻而能穩者，其人必夷。」亦是名論。

枕代頭

明熊經略廷弼，既逮入獄，其臥處有一藤枕。每晚人靜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魏閣，大索不得，遂祕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略真顛也。此事甚新，見始寧陳氏秋曹日錄。

張訥庵

張訥庵，又姓韓，甘肅人。狀貌修偉，膂力絕人。遨遊江浙間，每來西湖，則必寓余家之葛林園。一肩行李，無僮從，善飲啖，斗酒彘肩，未嘗告飽。蔬菜脫粟，未嘗苦飢。所識多兩江知名士，與之談，述宋元明季事甚悉。至本朝掌故，則某年奉某上諭，行某事，某官治某省，損益某政，原原本本，纖鉅靡遺。尤好談兵，酒酣以往，言年岳西征事，鬚眉俱躍躍也。一日，忽來別曰：「家有老母，年逾九十，書來趣歸，行有日矣。」問何不早歸？曰：「實不相隱，某少年亡命，浪跡江湖，今時移勢易，仇家物化，無批根者，願及未填溝壑，至父母邦而首邱焉。」遂徧別所知而去。去年已七十餘，今不知尙存否也？

徵矯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飲助，以清貧辭。師鬻之，某公具以入告。上惡之，傳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痘疹

痘疹，李時珍以爲始於馬伏波，征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文苑英華，莆田黃滔陳先生集序云：「陳黯，幼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見清源牧，時面豆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配，班犀定不加。天憐未端整，滿面與裝花。』」此尙詠豆痂，非面麻也。舊有「新婚詞」云：「高捲珠簾明點燭，請教菩薩看麻胡。」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圈？」則竟詠「面麻」矣。

侮聖非賢

王莽處處比周公，王安石事事學周禮。王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王安石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可憐周公孔子，千古爲兩箇姓王人。薌惱。又宋淳熙中，監察御史陳賈，奏理學欺世盜名，乞加擯斥。太學諸生爲之語云：「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從來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荆釵記祭文

荆釵記傳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妻阿。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按此詞亦有所本，孫季昭示兒編云：「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時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詞浮豔輕佻，施之君后，失體已甚，烏可爲訓。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卽位也。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則其爲委巷不經之談無疑。

青芙蓉閣詩

桐鄉陸杉石太守——元鏹——所著也。詠史之作最擅長，弔「史閣部」云：「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官。」「弔蔡中郎」云：「幽囚未肯寬司馬，直筆何堪失董狐。」「邯鄲道中」云：「問道何年歸白壁，游仙有客夢黃梁。」「詠汾陽王」云：「世望中興無此速，天私奇福到公全。」「長安懷古」云：「一代亂源方鎮表，千秋法鑒寺人詩。」「詠狄梁公」云：「淫鬼千年求食少，公門一代得人多。」「馬伏波祠」云：「粵國戰功橫海大，漢廷家法寡恩多。」宏詞肅括，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丞相衙

京師繩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嚴分宜之賜第在焉。毗連半截胡同，中有一宅，舊爲海昌查小山所居，今歸吾鄉大銀臺姚公亮府。——祖同——宅內聽雨樓者，東樓賞鑒書畫處也。曲檻長廊，宏梁巨礎，規模軒廠，罕有其倫。堂之東隅，地有巨窰，甃以青磚，局以石戶，嚴關鐵牡，啓之深邃不可測。蓋當日藏弄珍異之所也。或曰：「其時京攸乘軸，賄路充斥，有暮夜蚤緣者，往往於地中納約。」理或然歟？

漱玉斷腸詞

漱玉斷腸二詞，獨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書致誚，一以柳梢月上，一詞貽譏。後人力辨易安無此事，淑真無此詞，此不過爲才人開脫，其實改嫁本非聖賢所禁，「生查子」一闋，亦未見定是淫奔之詞，此與歐公簸錢一事，今古曉曉辨論，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甯不食兩廡豚，不刪風懷二百韻也。」

背蘇州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髻，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頗雅而謔。余戲作「背蘇州」歌云：「吳鬢且莫唱，越髻且莫謳，四座靜勿譁，我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蕾，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鬪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休正面，嬾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輕梳罷，留與南朝周昉畫，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鬢風鬟已無價。吁嗟乎粉頸香肩骨肉勻，暮來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西湖畫裏人。」

拍曲几

盧代山——岱——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張，云是洪防思拍曲几，其指痕猶隱隱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黃鐵年先生家，見防思度曲圖，毛西河高江村諸巨手，俱有題詠，山舟學士爲跋識數語，歸於洪氏，今不知尙存否也。防思先生傳奇，長生殿之外，尙有天涯淚、四嬋娟、青衫溼三種。今其藁猶存黃氏，蓋先生爲文僖相國孫婿也。

密薔薇

新。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爲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薔薇。其名色甚

補子

品級補子，定於洪武，行於嘉靖，仍用至今，汪韓門綴學言之詳矣。劉若愚燕史稱宮眷內臣，臘月廿四日祭竈後，穿葫蘆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艾虎毒補子，七夕鵲橋補子，重陽菊花補子，冬至陽生補子，此則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爲之者。至李闡制補服，以雲爲品，一品一雲，九品九雲，僞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國衣冠也。

病詩輓聯

周生先生，病中嘗語余云：「夜來得句，頗切近狀，厭聞家事常如客，愛看名山悔不僧。」後閱鑑止水齋，無此

二句蓋得句而未成篇者。先生歿前三日，自撰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意，斗車量載已無名。」是能了然於去來者矣。

荔支

余向慕嶺南荔支之美，戊子二月至廣州，三月至潮陽，其時荔支尙未實也。偶於大令王潛庵先生——鼎輔——席上談及之。先生曰：「子毋然，荔支於北不如葡萄，於南不如楊梅，徒浪得虛名耳。」余初聞而未信，比還至惠州，舟中啖之，果然，乃知先生之語，真定評也。因爲詩紀其事，中有句云：「賸來西域纔爲婢，賣到南村合是奴。」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表云：「月秋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專指五月矣。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

顧受笙

嘉善程上舍——亭治——困於場屋。乾隆辛卯，題詩號壁云：「油幕輕明不障寒，未灰蠟炬淚難乾；中秋一片團欒月，已在風簷九度看。」讀之憮然，然人猶無恙也；若我顧受笙表兄——均——亦復九度秋闈，道光辛卯八月十五夜，以疾卒於號舍。余作輓聯云：「矮屋痛長眠，文戰嘔心，竟爾修文歸地下。」「良宵驚惡耗，月圓撒手，從今賞月怕秋中。」嗚呼，傷已受笙生平，專攻制藝，詩亦間作。沒後二年，余歸自粵，令弟星符以其遺稿一

册，屬余點定，略摘一二以在豹斑。「勗星符益生兩弟」云：「憶到從前悔浪遊，韶華渾似水東流；天涯漫怨無青眼，門內將何慰白頭；萬里獨看邊月苦，十年應念夜臺幽；衣單我亦悲秋冷，各有傷心莫倚樓。」蓋受笙與星符同母，時萱堂已去世十年，而益生尊人，渚茶先生，方謫戍烏魯木齊也。沈摯之語，讀之酸鼻，其他斷句如「青浦舟中」云：「和風皺野水，破網熨斜曛。」「旅感」云：「讀史不多休弔古，學詩雖好易傷時。」「卽事」云：「藏枝小鳥問關語，破浪老漁撥刺鳴。」「方羹梅太守招賞牡丹，卽席用吳穀人祭酒水繪園看牡丹韻，兼懷令兄蓮舫先生宣府」云：「有酒得依金谷例，看花翻憶玉關人。」皆可誦也。

南梁北孔

曲阜孔谷園先生——繼凍——刻玉虹樓鑿真帖數十卷。先生之書，瓣香天瓶居士。高廟東巡，臨書以進。上熟視曰：「好像張照。」同時梁文山明府——蠟——亦學張書，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今人以南梁爲山舟學士，誤矣。

盧溝橋

關之爲暴，自古而然。天下之關，以盧溝橋爲最。凡入都者，自鉅公大僚，以至商賈百姓，莫不傾筐倒篋，勒索多方。惟鄉會士子，例不稽察，然見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資，至三至再。丙戌會試，余偕黃閔甫明經同行，大車二輛，早發長新店，比至橋，剛辰已之交，關上見箱籠稍多，任意討賞。余以問心無愧，聽其嘈雜，再三剔剔，贈以青蚨四百片，行進彰義門，已交正未矣。余戲作七古一首紀其事云：「東方談談雞既鳴，膏車秣馬重前行；行行三里復五里，大橋已向盧溝橫。我遵公車之舊例，檢點文憑付書記；關吏見我書箱多，疑我其中有他意。我乃下車陳其

情，一詞上達君且聽；既無胡椒八百斛，又無瓜金一十瓶；車中本非鄭商人，褚中安有晉知磬。問我南來何積蓄？才如八斗愁萬斛；書十數卷詩百幅，脚下緇泥三寸足。面上黃塵三斗撲，其餘零星敝衣服。例所勿征君且莫，吏乃向我前置詞，索我一斤兩斤之酒資。卻笑行裝太蕭索，請言其苦君莫嗤。我上揚州只一宿，不見腰纏并無鶴。我向袁江三躑躅，未聲餽噓嗟垂囊。千山萬水一吟身，十日三餐九喫粥。今自春明襪被來，空餘一鉢沿門託。卻有二百青銅錢，贈君小飲黃墟邊。明知未足飽欲壑，聊以餘潤分書田。吏前睨視久不報，欲接不接心口較。暗思措大總窮酸，買菜添來亦可笑。我窺其意無他疑，加以一倍任取攜。書生已是大破費，當作犒師十二之牛皮。吏聞我言心悄悄，急取文書放關早。車聲隱隱過橋來，一鞭直指長安街。」

陳眉公

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問荆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荅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諷而虐矣！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卽以「墨卷」爲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

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非已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彊中彪外者也。

詩求新異

某作詩，力求新異，有句云：「金欲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撻平王。」語奇而殊無理，此與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何異？又有句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風趣差勝。

崔紅葉

昔有崔黃葉，梧桐花之弟子也。近崔曼亭觀察次子瘦生，「如夢令」詞云：「紅葉」詞云：「爲愛吳江晚景，渡口斜陽相映，點水似桃花，無數游魚錯認，風定，風定，一樣落紅堆徑。」洪稗存太史呼爲崔紅葉，可與陳簾鉤——廷慶——鮑夕陽——以文——並傳。

老先生

新選廣東韶州府仁化縣李某，貴州人，由進士截取者。初謁上官，稱「老先生」。朱幹臣中丞——桂楨——奏請改教回籍。按弇州觚不觚錄：「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曰『老先生大人』。」則渠似亦不爲無本。

五官並用

崑山朱厚章，字以載，沈歸愚尙書親見其令二人各操紙筆，朱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長律，而手自書孝子傳。序與長律皆工，所書傳無一脫誤，殆五官並用人也。以鴻博徵，惜未試而卒！

閨秀

昔人云：「女子無才便是福。」然今之閨秀，比比是矣。有某公語云：「閨秀之詩，其尋常者無論，即使卓然可傳，而令後之操選政者，列其名於娼妓之前，僧道之後，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此言雖刻酷，而亦有理，願以告玉臺之治詩者。

謝道韞

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聞夫與子皆死，乃命婢肩輿，抽刃出門，遇賊手刃數人，遂被掠。外孫劉濤，才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甯先見殺。」恩頓改容釋濤。及道韞嫠居一室，節終其身，智勇堅貞，巾幗丈夫，世但傳雪庭聯句，步障解圍，失之遠矣。

卿如是

柳如是，本姓楊，見鈕玉樵觚賸。又別號影憐，見珊瑚網。

黃子未

黃子未，若濟，嘉善人，潮州太守霽青先生之胞弟也。不求仕進，專事謳吟，與頻伽郭先生昆季相友。

善著百藥山房詩稿。「夏日漫興」云：「新僮馴習如調鶴，舊稿安排似補琴。」「秋日遊徐氏池亭」云：「柳如寫影欹池面，鶴似閒吟步徑中。」「社日」云：「客都別去花爲伴，春到濃時草亦香。」「夏夜」云：「桃笙久臥如冰滑，紈扇新題有墨香。」「晨起」云：「荷葉兩枝搖水鴨，桐花一樹鬧山蜂。」「草閣」云：「溪邊雲隔前村雨，樹杪帆飛別浦潮。」「信江書院題壁」云：「雨足一汀春水碧，風甜十里菜花黃。」「湖樓小飲同宋大作」云：「一塔斜陽頽老宿，半隄疎柳畫秋孃。」皆精鍊可法。

蕉葉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說甚新。邑某宦，好交游，客恆滿座。一僕俊雅，好談議，每當揮塵，僕必僂言，主頻怒以目，夷然不顧也。一日，主誡之曰：「座中皆士大夫，汝臧獲焉得置喙，倘仍前轍，決不汝貸矣！」僕唯唯。又一日，座客評花，并及葉之大小，有謂「橘葉至小」，有謂「蓮葉至大」，僕屢欲辨駁，因憚主括囊，既一客吟曰：「徧索羣芳譜，輪困葉數違，誰還能撫取，開臺贈金錢。」僕聞之，張目視主人曰：「任由夕烹於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伸奇卉之氣。」因指畫客前曰：「草木狀云：『蕉葉長一二尺，或七八尺。』然則荷葉非大，蕉葉之大乃無倫耳。」羣客譁而起曰：「是也！吾輩何俱不憶及也？」各厚賜之。

絕唱

「昨宵疑有雨，深院更無人。」商寶意先生令愛詠「苔」詩也。「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仁和女士孫秀芬詠「夕陽」詩也。可爲二題絕唱！

亂示闕題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有人以闕題叩。乩仙批云：「內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題，乃天何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內外者，題內題外也，四百字，則明指四時百物矣。

洋錢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錕」，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番佛。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槍光板，無一槩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

恥認祖宗

文丞相云：「莆田有二蔡，一派出君謨，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多自詭爲君謨後。」猶今無錫秦氏的係會之之後，然無不詭爲淮海裔孫也。姦雄之名，雖子孫亦避忌之，可畏哉！

詆毀東坡

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其與汪尙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

徒秦觀，李薦，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醜詆如此，抑何忍也？

海忠介

忠介無子，相傳天啓間，有秀才作文祭之，有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慈孫，皆公孫也。」將焚之，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而去。按綱鑑輯略，天啓元年，蔭名臣海瑞子晏入監，則公有子矣。鈕玉樵觚賸謂「崇禎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遂得上天。」則公有孫矣。疑族人爲公立嗣，未可知也。

老少同榜

謝立山——啓祚——高要諸生，年九十四，始領乾隆丙午鄉薦，賜翰林院檢討。秋闈口占云：「行年九十四，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面，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逑。」恆以半百子孫圖，合成一壽字贈人。及百二歲，相國朱公——珪——以聞，詔加編修，賜壽寓昌文匾。時人榮之。是科番禺劉樸石先生——彬華——年十五，老少一榜同登，至今傳爲佳話。

黃石齋斷碑硯

曾賓谷方伯，於廣陵市上，得一硯，係坡公題墨妙亭詩，斷碑一片，廣三寸七分，長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一行曰：「吳越勝事。」一行曰：「書來乞詩。」一行曰：「尾書溪藤。」一行曰：「視昔過眼。」以背面作硯，右偏之上，刻斷碑二隸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竹垞銘曰：「身可汗，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爲八分書。

集虛

鄉城聚衆貿易之處，北人曰集，從其聚而言之也；南人曰虛，指其散而言之也。宛邱有地，名義神實，羅萃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砦，朝實而暮虛也。」

酒樹糖樹

緬甸有酒樹糖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柔韌，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如餛飩，食之令人飽。見怡亭雜記。

瓶水齋詩

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于吳，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執桂花，從峨嵋山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父翼官廣西河池州知州，南邦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迺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屢遊戎幕，以母老不屑就升斗。九上春官不得志，遂絕意進取，奉母以居，母歿，以哀毀卒。與昭文孫子瀟太史，秀水王仲瞿孝廉，相友善。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三君詠以贈之，著瓶水齋詩集。趙雲松先生跋其詩云：「開逕如鑿山坡，下語如鐵鑄成，無一語不妥，無一意不奇，無一字無來歷，能于長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龍雨樵先生跋其詩云：「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則兼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則兼有離騷八代。」其爲前輩心折如此。諸體中七古爲最，如「破被篇」、「張公石」、「任城太白酒樓」

等作，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茲錄其七言近體，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殘咳吐，江湖滿地舊文章。」「碧憎霍霍雙鷹眼，紅踏荒荒四馬蹄。」「曲阜拜聖人林下」云：「劫火紅燒秦月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穀英雄到白頭。」「夷門懷古」云：「六國輸贏歸婦女，一關開閉老英雄。」「金谷園」云：「名士十年無賴賊，美人雙淚有情儂。」「汴梁宋故宮」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帳中酒熱帝衣青。」「臥龍岡」云：「兩表涕零前出塞，一公安樂老稱藩。」「劍閣」云：「一枝草送姜維去，半夜氈拖鄧艾來。」「皋亭山」云：「一樹鳳皇收王氣，半堂蟋蟀死秋聲。」「書仲瞿經解各說後」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書壯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伎扇，東林姓氏黨人碑。」「倉聖祠」云：「從此鴛鴦多識字，只留獬豸與驅邪。」「贈吳穀人祭酒揚州」云：「殘夢已贏樓薄倖，老成猶見殿靈光。」「屠琴隴大令貽是程堂詩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絕千秋書畫詩。」「題蔣秋浦侍御詩」云：「三百里中黃歇浦，一千年後白香山。」「七夕」云：「豈有牽牛笑妃子，漫云顧兔悔嫦娥。」諸聯戛戛獨造，真無一語拾人牙後慧者。

梧桐

江西峽江縣，有筍山，某姓別業在焉。樹木茂密，中有梧桐一株，尤翹出林表。夏月，人每納涼其下，一日爲迅雷所拔，根底有錫十餘觔，清泉一窪，澄澈如鏡。解其木，中成雷天大壯卦象，點畫分明，片片無異，亦一奇也！

子同生

偶見有作燈謎者，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射四書一句，「然則有同與。」心思頗曲折，惜乎有傷忠厚。案桓公六年，經書「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志疑也。」朱子駁之曰：「聖人一筆一削，堂堂正正，豈有以曖

昧之事，疑其君父者。」其說是也。然愚謂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于莊公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淫亂，越境成姦，恐後之讀史者，或有嬴呂之嫌，故特于十八年，夫人姜氏如齊之前，大書特書曰：「子同生。」以明其的係吾君之子，故曰志疑者，非以傳疑也，乃以釋疑也。詩曰：「展我甥兮。」春秋曰：「子同生。」皆別嫌明微之要旨也。

閨秀

嘉興徐簡，字文濤，吳于庭副室也。詩云：「沈香亭子玉勾欄，植偏名花次第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立意甚新，無人道過。山陰王思任，女端淑，字玉映，長于史學，翁嘗撫而語之曰：「身有八男，不及一女。」著吟紅集，蕭山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之。王寄詩云：「王嬌未必無顏色，其奈毛君筆下何？」用典恰合。山陰祁忠愍公女德，字湘君，「臨鏡」詩云：「一奩秋水寒無影，十樣春山淡有痕。」丰神綽約，齒頰生香。姊德淵，德瓊，並能詩。忠愍家子弟美丰儀，故其時有祁門男子盡佳人，婦女皆才子之目。

諧詼本色

談諧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贋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烟煤之氣，即是油鹽醬醋之精也。」聞者絕倒。

宋玉

有客至澧州，見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淵，號鹿溪子。」可補紀載之缺。

小救駕

廣東始興，民俗剽悍，尋常出入，男帶刀，女帶錐，無人無之。又有鴛鴦小匕首，藏于胸次，名曰「小救駕。」事雖悖而號則甚新。

蘇芷香

蘇芷香校書，吳門人，貌娟秀而性極孤冷，流寓于杭之西湖。李小牧茂才——丙——頗眷戀之，令弟聽松茂才——寅——爲畫梅花便面，題一絕云：「西冷曲港斷橋邊，冷抱烟霞不計年；指點孤山三百樹，此花曾受小青憐。」語極孤峭。

十些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有雲些、月些、二僮，尤聰俊，能記孝廉詩，乞書者命二些誦而書之，名曰「活錦囊。」

葛秋生

葛秋生——慶曾——仁和諸生。人極醇訥溫雅，工詩古文詞；願久躡場屋，鬱鬱不得志，江淮游幕，益復無聊，終以病療卒于家。四壁相如，遺稿率多散佚，猶記其「早秋卽事」二絕云：「磁缸雨過小盤蝸，圓蕊微黃葉半

遮道是今年濬湖後，漁人都賣水蒨花。『曙風吹影墮殘釭，亂廳檐前鐵馬撞。約看牽牛花早起，竹陰深處去開窗。』詩境清絕。秋生向設帳于橫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學范——宅中，薄遊以後，感今追昔，因繪橫橋吟館圖，屬同人題詠。余爲賦「買陂塘」詞一闋。同年趙子秋舫題南北曲一套，最佳。其詞云：（新水令）「莽天涯，何處掛詩瓢，瘦書生，鬢絲吟老。江湖尋舊夢，風雨感離巢。十載橫橋，今日個纔畫出停雲稿。」（步步嬌）「記當初載酒元亭，同傾倒，問字師安道。（時受業戴九橋先生，因九橋亦在許氏安硯也。）金蘭簿訂交，硯北花南，一例兒排年少。願影換青袍，翠生，都似春來草。」（折桂令）「暢好是嫩年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條；百忙中跳上征橈，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這壁廂風塵懊悔，那壁廂書札迢迢，故人兒幾箇雲霄，幾箇蓬蒿，一霎時賭酒評花，倒做了雨散雲飄。」（江兒水）「吳市空彈瑟，秦樓待引簫，念家山忽作思親操，束琴書，試鼓迴波擢，返鄉園，好比投林鳥，一任那雪泥鴻爪，虧的杼下流黃，博得箇萱花微笑。」（雁兒落）「再休提躡名場，劍氣消，說甚麼困寒氈，心緒稿，你看有的是痛黃墟，玉樹凋，有的是走京華，花插帽，但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索金樽倒，興來時齊向白雲嘲，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湖雙槳好，寒宵擁紅鑪合座邀。」（樵僂令）「重開新畫閣，再整舊書巢，喜荷衣叉手諸郎少，渾不是感離羣，賦寂寥。」（收江南）「呀，我也把十年前事話今朝，記風簷立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廣陵潮，歎生成蕙泣蘭啼料，向瀟湘走遭，向瀟湘走遭，苦煞我一鏡秋雨續離騷。」（園林好）「盼魚書，長江路遙憶朋儕，離魂暗消，依舊的南飛鵲，噪重把臂飲醇醪，重識面贈瓊瑤。」（沽美酒）「望橫河水一條，望橫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了丁卯，他是裙屐風流甲第高，沒些兒塵擾；王摩詰更相招，把悶愁懷，毫端輕掃，離別恨，畫裏勾消，索舊雨題詩須早，倩新知補吟亦妙；你呵！劈名箋，烏闌自鈔，燕名香，銀鑪自燒，這圖兒須索自收藏好。」（尾聲）「從今不恨知音少，拚箇爛醉狂歌，也意氣豪，你看那一樹藤花開泛了。」

致趙秋舫書（附來書）

余戊子春至粵，是歲冬忽患咯血症，幸而無恙。次年春間，故鄉戚友，喧傳余于十月二十四日已死。秋舫聞之，爲位而哭。遲之又久，始知其訛，因以書來示余。余報書云：「秋舫同年足下，僕以伯倫嗜酒之身，忽得長吉嘔血之疾，空江冷暑，一病經年，意將物化蠻邦，長與故人生死辭矣。乃春蠶未死，尙許牽絲；而秋雁遙來，欣逢剖素。注存而外，兼述異聞，猥以春來王粲之不歸，訛傳海外東坡之已死，風言影語，莫識來因。一介觚生，何忌何惜？夫彭殤等視，顏黤不齊，達者觀之，詎有欣畏？所可喜者，良朋愛我，痛哭湖山，較之生索輓歌，壽陳樽具者，更饒風趣。知交之涕淚，榮于流俗之揄揚多矣。微之垂死，病中得讀香山筆札，如投靈藥，如賜神鍼，大夫七發之筆，痼疾全除。記室一檄之文，頭風頓愈。生死肉骨，肺膈銘之。往歲長安之行，僕非游倦，顧瞻時勢，進取良難，厥有數端，請陳其略。夫玉雕楮葉，寸陰不廢其功；虱視車輪，三載必專其力。僕溷迹塵埃之內，置身案牘之旁，柔史剛經，久淪肺腑。秦章漢律，矧入膏肓，加以役志錐刀，瘁形籌尺，而謂挾貨殖之傳，可遊瓊苑；持名法之學，能貢玉堂乎？此其尼行之故一也。矧夫公車競發之時，甫當僕病未能之日，雖菴蔬未死，難忘向日之誠；而蒲柳將零，敢作搏風之想。叫鷗鳴而南飛翼倦，望燕鴻而北向心驚，勢難握鉛槧以登程，載刀圭而就道，豈有嘶風病馬，能隨良御先驅；而喘月吳牛，敢望相公垂問者乎？此其尼行之故二也。且夫遠游者必飾裘馬，挾策者不廢金貨，苟官囊之稍贏，庶行囊其克壯。而乃官清似水，事集如雲，開門有爛用之錢，捫篋無蓋藏之燼。晏子卅年之狸製，已付債家；孟光百歲之荆釵，胥歸質庫。雀皆羅盡，蚨不飛來，勢難分老親鶴俸之肥，作遊子貂裘之費。此其尼行之故三也。而况有資成季子之行，無人于繆公之側，老父性高簡略，雅厭紛紜；乘廐內之家駒，不知牝牡；徙牀頭之阿堵，絕口錢刀。使左右不有親臣，將籌畫重勞長者，公私交瘁，栽花之鬢易皤，服事徒虛，寸草之心更歉。此其尼行之故四也。然而

志慕風雲，氣留湖海，捫王猛揮閒之虱，尙愛高談；聽劉琨枕上之雞，猶思起舞。時當明聖，敢高在澗之思；倘遇旁求，又見闢門之典。意欲重鞭赭白，復踏軟紅；跌宕燕南，遨遊趙北。倘再秋鴻鐵羽，病鶴彫翎，然後服末路之鹽車，計身後之醬菹區區者，志茫茫者，天如彼如斯，能耶否耶？若夫花天酒地，追東閣之曩遊；冷雨淒風，記西窗之往事。某年某月，如夢如雲。今者病廢文長，悲涼藤館。（徐寶幢恭儉）風流姚合，惆悵蓉城。（姚古芬伊憲）王喬控鶴於海邊，（王紫卿廷垣）葛洪采藥于江上，（葛秋生慶曾）聚如萍絮，離若參商；而吾兩人者，昔爲蜚駟之依，今作燕勞之避。湖邊楊柳，難牽別緒而來；嶺上梅花，孰寄離情而去？加以蠻方屬厠，下邑周旋，勞心極絀之度，蒿目無情之牒牘，俗塵斗撲，雅韻雲消。盍陳偏隅積弊之風，以瀆他日賢侯之聽乎？墨江當衡北道，扼要南方，孖水岑山，絕少和平之氣；蠻花狔鳥，全非嫗煦之春。以故林密藏奸，草深聚匪，盟香會火，開來一縣白蓮；孽帛妖旗，飛出滿城黃鶴。花巾扎額，繡鐵橫腰，每當月黑風高，山深水曲，蟻屯估客，千艘捆載而來；烏合么麼，一網搜牢而去。雖復屢懲重法，嚴示明條，而乃朝令懸頭，夕禍旋踵；其民情之剽悍，有如此者。今夫吏爲社鼠，役是城狐，所在皆然，于斯爲甚。陽作官之牙爪，陰與賊爲腹心，每當密捕渠魁，細研脅黨，秋毫察處，泥首者未畢其詞；春色藏時，屬耳者早通其信。術偏工于縱虎，網早漏于多魚。然猶故示先機，虛耗在官之費；私開法網，廣搜買命之錢。于是晉未興師，秦先遣課，青蟲變幻，化爲蝴蝶；而飛黃雀深藏，返被螳螂之誘；其胥役之譁張，有如此者。至若鄭居兩大，敢辭玉帛犧牲；齊出一軍，例獻資糧屏屨。然而大官一飯，中人十家；縫染酒漿，非時之需；必備；翟闞炮燀，惠下之澤，無虛。大舟軸而小舟鱸，十夫推而百夫輓，盤匝載路，魯饋吳師者百牢；委積連雲，晉館楚穀者三日。又况劣弁之貪饕無厭，鴛已獻而索梟；豪奴之喜怒難防，狐作威而假虎；或至莠言自口，蜚語成災；其供億之紛繁，有如此者。且夫紳士爲里黨觀型之地，巨室爲國家藏富之區，無如吞噬成風，桀鷲積性，鄰一攘竊之細，束縛而誣以強梁；家庭一詬誶之微，風影而攻其帷薄。無故囚人子弟，勒取贖之多金；有時戕及祖宗，發已埋之朽骨；律

令之所難道，神鬼之所不容，而乃比比皆然。時時習見，難成信識，孰挽刁風，其薄俗之澆漓，有如此者。際此蠻隅，又當瘠壤，佩鞞都盡，簸挹徒虛。當局者既費運籌，旁觀者亦難借箸。愁城兀坐，樂境全非。矧僕自遭疾以來，從事蒼苔，小除麴孽，學蘇公之量，不過三蕉。登張子之筵，怕嘗九醞。用是逸情頓減，狂興都消。心冷如灰，腸枯若井。雖復偶拈楮墨，問事謳吟，而寒暄酬贈者居多。圖繪性靈者絕少。欲如爾日之雨窗選韻，雪舫聯詩，月樹填詞，風簾讀曲，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僕所以夢寐追尋，而形神飛越者也。足下以優閒之歲月，樂瀟灑之琴書，盪風雅之襟懷，養循良之體度。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夷吾。未栽滿縣之花，先負力田之米。德門懸榜，孝友可風。陋室泐銘，書律兼讀。此日宜風宜月，置君於阮咸謝朓之流。他年爲雨爲霖，期爾以卓茂劉寬之治。勤修令德，勉之勉之。秋風以淒，行矣自愛。」又此信之前，曾有詩二十八首，寄以代札，備錄之以見兩人之交誼。其詩云：「我北君在南，我南君又北。君自在故鄉，我翔南北翼。故鄉好湖山，不能與君陟。異鄉好山水，不能共君識。相思復相思，耿耿在胸臆。何當樽酒歡，鄉味試尊鯽。」（其一）「去年辭帝京，重九黃花穠。歸來剛十月，湖上開芙蓉。陸家舊酒罇，一次欣相從。陳家舊酒罇，有約難相逢。中間七八面，未盡傾離悰。君懷似鶴嬾，我性如雲慵。加以兩三句，風雨疏其蹤。去日苦太短，條忽成殘冬。」（其二）「殘冬十二月，游子將南征。西窗小話別，風雨送我行。我行至江口，行李累不輕。十三停橈待，十四返楫迎。十五蟾兔滿，柔艣離江城。」（其三）「四日嚴州山，六日龍游路。加以五日期，行抵西安渡。一灘復一灘，灘灘恣水怒。一山復一山，山山被雲妒。寫我風雨懷，療我烟霞痼。篷窗了無事，酒渴驥奔赴。復有老坡仙，蕉葉不知數。（謂姨丈蘇子齋太守）醉狂醒亦狂，懷抱各傾吐。」（其四）「平生慣行役，南北車驅之。風饕兼雪虐，未嘗逢雨師。何期常山道，忽遭癡龍癡。自辰以至酉，大雨兼寒颶。沿山八十里，及半日已遲。改尖以爲宿，饑寒苦可知。安得卜子夏，假蓋無吝詞。絕似曹阿瞞，赤壁逃兵時。」（其五）「翌日天乃霽，曉發玉山驛。行行重行行，已屆小除夕。遂爲餞歲計，旅店得安宅。人生本如寄，矧乃遠行客。

眷屬敞開筵，親朋團作席，忽憶歲辛巳，與君得同舶；爆竹滿揚州，三更轟飲劇，記否雪泥中，有此鴻爪蹟。」（其六）「春王月二日，掛帆發西江，廣信至河口，河口下弋陽，貴溪三百里，彭蠡環湖塘，湖水清且平，一夕抵南昌，扁舟泊江渚，高閣瞻滕王，帝子不可見，才子不可望，水天混一色，四顧空茫茫。」（其七）「西江文才藪，其人峻且潔，逶迤至廬陵，山水乃秀絕，水紆徐爲妍，山卓犖爲傑，由其水紆徐，筆乃作委折，由其山卓犖，氣乃奮激烈，永叔得其品，文山得其節，迄今數百年，影事空飄瞥，問山山瘡痍，問水水嗚咽，皋羽如意殘，處仲唾壺缺。」（其八）「百里復百里，萬安還萬安，（萬安縣進灘）莫擊三千水，須防十八灘，下水舟行易，上水舟行難，水小介于石，水大觀其瀾，丁甯衆篙師，過此而朝餐，忽見沈舟破，坎坎置河干。」（其九）「昔過天妃牖，牖上水如駛，今過天柱灘，灘上石如齒，履險貴得夷，入生乃出死，寄語操舟人，風波不足恃，短繩上下牽，長篙左右使，其退已盈尺，其進不及咫，我輩論前程，坎珂亦如是，世人用心機，嶮巖甚於此。」（其十）「贛州至大庾，計里三百三，看山復看水，如飲能沈酣，其山聳空翠，其水拖軟藍，其花豔桃李，其木紛梗楠，頗聞厥土縣，瘠官苦難堪，始信佳山水，富貴人不諳。」（其十一）「梅嶺一重關，其形若劍閣，一峯銳且高，一峯削而落，兩峯相去間，七扶五扶，博何年六甲開，何時五丁鑿，中間一徑通，人行蟹郭索，馬後飛雪花，馬前綻桃萼，始信南北分，此一大關鑰。」（其十二）「平生看畫圖，厭見大青綠，竊謂山水清，不應如此俗，今日廣州來，麗景親寓目，峯峯瘦且皺，樹樹繡以褥，一水漾玻璃，羣山環碧玉，尙覺所見畫，設色苦不足，安得仇唐筆，到處寫一幅。」（其十三）「山之至奇者，莫若觀音岩，其山在英德，壁立萬仞堅，臨水一石罅，小艇通其前，沿緣蟻行進，九曲如螺旋，中有兩重屋，石棧相鉤連，須臾透光亮，見水復見天，石壁削而峭，正出如飛檐，鐘乳一一垂，倒掛珍珠簾，江波流浩浩，泉水鳴濺濺，兩聲相應處，微妙何人詮，此時憑虛立，已若凌雲烟，尙須十倍之，甫得臻山尖，注目一仰望，勢若將崩顛，猿猱不可上，鷹隼不得窺，但覺平空際，擲下青花蓮。」（其十四）「迤行入峽江，中有飛來寺，較之靈鷲峯，未便遽軒

輕亦有冷泉亭，寒冽不可試；雄奇出天然，幽秀在其次，健哉李小牧，先登快拔幟，余亦從之行，步步懼顛躓，盤旋陟其巔，捫碑剔蘚字，微聞飛鳥聲，罡風刷雲翹。」（其十五）「廣州好荔支，我來猶未熟，青蕉葉成林，紅棉花在木，最妙黃皮橙，其味清且郁，亦有素馨花，其氣幽以馥，檳榔好風味，實紺葉深綠，枇杷桃李等，一一已盈掬，惟筍則不佳，毋乃出苦竹。」（其十六）「韶華剛二月，此地已溽暑，不見紅杏風，但見黃梅雨，我從極北來，骨相寒幾許，忽而冷水澆，忽而沸湯煮，竊恐外病求，握冰兼冥宿，安得內丹成，嬰兒共姘女。」（其十七）「二八侑酒鬢，佳者連城壁，大或鬢籠頭，小亦髮垂額，惹指何纖纖，蓮翹何窄窄，浮蟻頗生潮，嚼鶯喉按拍，惟當蘭言吐，鉤轉而格磔，將毋牀第間，亦須置重譯，一笑謝佳人，無言情脈脈。」（其十八）「始興苦差役，其地當繁郵，民氣更剽悍，厥性好鬪毆，周官言理財，儲蓄須充周，孔門貴折獄，兩造必立囚，何圖蕞爾邑，在在難應求，所出倍所入，餅恥而壘羞，所殺非所犯，李去而桃留，近聞有嘯聚，行劫興戈矛，督師去勦撫，未得誅其酋，老親聞是事，未往心先憂，晨昏趨侍下，何以寬親愁？」（其十九）「行役復行役，行蹤本無據，甫從廣州來，又向潮州去，（時奉嚴命至潮）潮陽王大令，哲嗣我姑壻，藉彼海水寬，涸鮒望挹注，迢迢二千里，迅速敢猶豫，未識代籌者，可能借前箸。」（其二十）「韓公貶潮州，蘇公居惠州，我途所必歷，遺蹟堪遐搜，穀雨後七日，片帆發江頭，上水復上水，日日看羅浮，所恨塵事擾，不能著屐遊，孤篷一何悶，以酒澆其愁，進行十二日，登陸而艤舟。」（其二十一）「秦嶺家何處，藍關馬不前，當時偶然作，千載訛烏焉，我來雲橫處，十里皆山田，須臾至山頂，與夫各息肩，峨峨刺史祠，入廟展拜虔，中間塑公像，立馬懸厓巔，傍有二侍者，僵凍狀可憐，壁間貌湘子，鶴氅何翩翩，口橫一枝笛，足下生雲烟，頗如劇所演，度叔桃林邊，公志在闢佛，公心豈慕仙，香火類優戲，毋乃誣前賢，况復藍關地，實在秦西偏，（考公集中此詩作於陝西）胡爲好事者，移而至南天。」（其二十二）「歧嶺下水舟，舟行一何疾，迅速至潮州，爲期止五日，尙須渡重洋，卅里附海舶，（自梅溪渡至潮陽歷海面四十里）書生一寸光，大地許蠡測，

屈指到明晚，行事可以畢；嗟余半年來，行程七千七，得詩剛百篇，飲酒過三石；拉雜書報君，愧乏紀遊筆。」（其二十三）「吾兄擁皋比，一卷不釋手，謀食養老親，持家仗健婦，季弟近何如？弱女今安否？去年嫂彌月，璋瓦未分割；今年定育麟，舉家開笑口；昔我出京時，進士選丁丑，究須幾鵬蟀，方得印懸肘；倘有雙鯉魚，一緘須報某。」（其二十四）「最憶是姚合，（謂古芬）今年賦閒居，可有問字者，牽羊造其廬，詩興定不減，酒懷復何如？中年不得意，冷抱一卷書，秋風使者來，藝海搜瑤瑛，庶幾協泰占，拔茅連其茹。」（其二十五）「許劭滯京國，（吉齋）王喬去天台，（紫卿）葛洪客江左，（秋生）項斯走燕臺，（梅侶）落落此數子，昔日俱同儕；一旦盡分袂，各在天之涯；倘有相見者，爲我道離懷；并祈述近狀，可以佐酒杯。」（其二十六）「城西黃閩甫，城北朱二泉，（瑤輝瀛）二君皆有書，各賸以數篇；劣札走蛇蚓，露封呈君前，請君寓目後，一一加封鈴，并煩穎士奴，分致雙魚箋，歸來酬酒資，三百青銅錢。」（其二十七）「我趁梅開來，我待梅開去，未知能與無，迢迢故鄉樹，鄉樹不可望，於此且小住，豈不思奮飛，沾泥已如絮；揚州鶴不肥，羅浮蛙何趣，區區一第名，得失豈吾慮。」（其二十八）

附別後秋舲來書

晉竹仁弟同年判袂年餘，有記憶而無筆札，非疏也，心所欲言者，筆足以達之，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筆不足以達之，加以人事變遷，心緒惡劣，以此沈吟吮毫，欲械輒止，故君致兩械而僕無一字也。書窗日暖，請詳言之，自吾弟赴粵後，卽已歲暮，俗務沓來，入春又不接信，未知何日抵署，抑尙逗留西江，故不能函也。入夏梅雨連綿，炎日如火，從遊者，文可寸計，終日拈管批抹，恐猶不及，故不能函也。七月杪，始奉惠書，并讀好詩，秋風拂拂，紙上生涼，卽擬報贈，而詩思爲帖括所澀，故不能函也。場事畢，文債完，擬將吾弟詩與同人徧閱，以知旅况，而古芬於出關之夕，猝疾長逝，驚魂駭魄，頓覺身如槁木死灰，故又不能函也。自後嗒焉傷逝，而猶有私望

者春闈在邇，吾弟當買棹旋杭，庶可秉燭尋歡，一傾積愫。後晤君修，始知不果成行，縮地無術，故欲函而仍不能函也。去歲無日不在阻風中酒中，而最奇者，莫如年下一事：祀竈日，過閩甫處，忽傳言吾弟有少微星隕之說，歸家一慟，哽不成聲，事固可疑，然因古芬之死，已信天於才人，本不甚惜，此情此理，當或有之。是後無日不痛君，亦無日不夢君，故除夕闔宅歡騰，而我獨神亡質在，梅酸蓮苦，方寸自知。正月初，又爲人作伐，旋赴劍江，回家接君第二函，喜動眉宇，深恨何處忌才人，作此惡語，然無此波折，一年之積悶難消，且無以見他日相逢之樂耳。秋生紫卿，去年因考回鄉，相會吳山，約試竣作湖上遊，不料旬日中，四人已亡其一，才奇命薄，莫過古芬。秋闈報罷，彼此星散。近聞秋生客海州，亦復臥牀不起，因思人生中年以往，有哀無樂，頗思十五年前，君家詩社，姚家酒社，飛觴選韻，張宴評花，方謂此樂，吾未輩艾，不意轉瞬飄零如此，舊遊如夢，恨不登鳳皇山頂，搔首問天然，使當世而有吾兩人在此，樂終有望也。惟願天涯珍重，僕亦同之。吾弟詩絕豔，驚才惟稍有襲迹之病，近則格律老成，卓然一家。墨江差役煩多，吾弟維持左右，分所當爲，惟椿庭得能遷調，吾弟仍宜作長安之行，世俗固非所願，然有不得不爲者，如我將來，亦出一轍，性情同者，當不河漢斯言。兄景况如常，家用日劇。丁亥臘月二十七夜，內子舉一男，現才牙牙學語，老母康健，弟妹無恙，故鄉諸友，嘯雲不獲見，受笙尋園，偶見梅侶，彼此欲見而不得見，閩甫不時常見，附陳近狀，不盡言宣。此信到日，迅賜回音，勿以疏懶而報之也，幸甚！甚慶燻頓首。

祈夢

杭城於于忠肅公廟祈夢，蘇人於况太守廟祈夢，京師於二相公廟祈夢，二相公子游子夏也。二賢掌夢，甚奇！又封氏聞見記言：「雍邱婦人多於孔廟祈子，且有露形登夫子堂者。」此事更奇！

麻蛋燒豬

煎堆一名麻蛋，以麵作團，炸油鑊中，空其內，大者如瓜，粵中年節及昏嫁，以爲餽遺。德清余半眉——欽——會以八律詠之。警句云：「安得規模如此大，不堪心腹竟全空。」「四面圓光皆客氣，一番投贈半虛花。」又粵俗最重燒豬，娶婦得完璧，則婿家以此餽女氏，大族有用至百十頭者，蓋誇富也，如不致送，則媒氏隨押妝奩，背負其女而歸矣。其他賽愿敬神等事，率皆用之。最足奇者，觀音誕辰，亦薦此品，豈佛門清淨之戒，不到南天歟？

鈔法

崇禎十六年，欲行鈔法，以流賊渡河乃止。其時建議，有九妙十便之說，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之」，三曰「齋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銀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其銅悉鑄軍器」，十曰「鈔法，民間貨賣，并可不用銀，天下之銀，竟可盡入內庫」。嘲之者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強十富。」策更大奇！

哲那環

凡僧人偏衫，肩下有大環，名曰「哲那環」。見鄭元祐遂昌雜錄。

字音假借

流連二字，可作留聯，琴賦「乍留聯而扶疏。」絡繹二字，可作駱驛，後漢郭伋傳「駱驛不絕。」干支二字，可作榦枝，浩瀚二字，可作皓軒，瓠子歌「皓皓軒軒兮閭殫爲河。」邱阜二字，可作魁父，列子「子之力不能捐魁父。」潦草二字，可作憊悼，文賦「憊悼爛漫。」浮圖二字，可作蘇塗，後漢書「馬韓諸國，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又立蘇塗。」跼蹐二字，可作局迹，夏侯太初文「豈其局迹當時。」周章二字，可作輔張，南史桓康傳「欲輔張，問桓康。」差池二字，可作柴池，相如賦「柴池芘麗。」甘脆二字，可作甘蠶，聶政傳「朝夕得甘蠶，可以養親。」逡巡二字，可作侵尋，史記漢武帝紀「始巡郡縣，侵尋於太山。」剝落二字，可作暴樂，爾雅「毗劉，暴樂也。」阻勉二字，可作閱免，見谷永傳。酩酊二字，可作茗竹，梁簡文曰「劉尹茗竹有實理。」紆迴二字，可作迂威，六朝詩「山徑轉迂威。」藏弄二字，可作臧去，陳遵傳「與人尺牘，皆臧去以爲榮。」慨慷二字，可作凱康，神女賦「心凱康以樂歡。」逍遙二字，可作消搖，湘烟錄「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及鋒二字，可作及鑿，韓信傳「及其鑿，東向可以爭天下。」依稀二字，可作鬢黷，海賦「鬢黷其形。」率爾二字，可作帥余，甘泉賦「帥余陰閉。」唐突二字，可作盪突，柳宗元晉問「盪突碑兀。」又作礪突，馬融長笛賦「奔遯礪突。」又作搪揆，子建牛鬪詩「行至土山頭，欵起相搪揆。」擔荷二字，可作儋何，國語「負重儋何。」依回二字，可作猗違，孔光傳「猗違者連歲。」支吾二字，可作枝梧，杜詩「陶謝不枝梧。」造次二字，可作草次，春秋隱四年注「草次之期。」寂寞二字，可作冢漠，楚詞遠遊「野冢漠其無人。」首鼠二字，可作首施，漢書鄧訓傳「小月氏胡，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幕府二字，可作莫府，李廣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麾下二字，可作戲下，史記項羽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憔悴二字，可作蕉萃，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眉嫵二字，可作眉詡，漢書張敞傳「京兆眉詡。」大風可作大風，史記「繳大鳳於青邱。」他如倥傯可作控總，著雍可作祝犂，矯飾可作橋飾，甲坼可作甲宅，馮夷可作馮遲，又可作冰夷，胭脂可作漚蔽，扶蘇可作搏正，委蛇可作棹儻，蟾蜍可作詹諸，吝嗇可作遴嗇，含糊可作囑嘲，躊躇

可作遲佇，又可作踈踈，提攜可作僮僮，孚尹可作婁筠，陸渾可作賁渾，盤桓可作畔桓，涪灘可作芮漢，揖攘可作揖攘，編爛可作函歙，號咷可作嚶啁，龜鼈可作龜鱉，僂僂可作蟹螻，衾裯可作衾幃，肺腑可作肺附，供張可作共張，歸藏可作趨匪，鳳皇可作朋皇，性情可作姓恚，洞庭可作銅庭，骨朵可作脈肫，齟齬可作鉏鋸，蝸牛可作瓜牛，亮陰可作梁闇，憇憇可作總史，闕穴可作闕茸，疆圉可作彊梧，渤海可作賁海，中允可作中遁，爵蓋可作雀錢，曼衍可作曼羨，罔兩可作方良，愉悅可作斂莧，影響可作景嶽，坎窞可作歛窞，迢遞可作遼遼，抑戒可作懿戒，照耀可作照難，容貌可作頌兒，柔兆可作游姚，顰笑可作儂笑，博浪可作博狼，惆悵可作倜倜，俎頭可作粗榼，獯鬻可作葷粥，天竺可作身毒，躑躅可作趨趨，踟躕可作趨趨，孕育可作媿粥，亭毒可作亭育，彷彿可作仞佛，密勿可作橫沒，披拂可作猱猱，開閉可作闔闔，凹凸可作容窞，鸞雀可作鸞朔，陌落可作伯格，阡陌可作仟伯，玄默可作橫艾，酬酢可作讎酢，澹泊可作憺怕，糟粕可作漕魄，垠堦可作鄧鄂，磅礴可作旁魄，踴躍可作踊踴，寥落可作牢落，恐喝可作愚揭，奄忽可作颺颺，月窟可作月窟，發發可作澤波，杪忽可作翾忽，饋粥可作鍵鬻，棗竹可作蓀蓀，靈霖可作溟沐，孤竹可作觚竹，四瀆可作四竇，昭穆可作召穆，鬼谷可作鬼史，又可作鬼容，盥漱可作涓涓，沖澹可作神禪，要妙可作窈眇，節操可作節教，近信可作迎這，遁竄可作遂竄，扼腕可作搯學，箭在可作箭裁，璿璣可作萃蔡，冶媚可作蠶媚，逸豫可作侑杼，最胤可作夔胤，魍魎可作离象，累贅可作誣諉，瘴氣可作鄣氣，泄柳可作世柳，尚綱可作尚絲，泰丙可作屬函，陳寶可作陳寔，獬豸可作魃魃，蓓蕾可作非瓠，梁父可作亢父，茱萸可作梓茂，許子可作鯽子，終南可作終隆，驩兒可作鵬兒，驩驩可作華聊，裨諶可作卑湛，沈潛可作淇漸，徜徉可作方羊，又可作常翔，帆檣可作飄飄，卞和可作弁蝸，滹沱可作亞駝，又可作澆池，伶倫可作洽綸，蕭條可作霄霏，鞞鞞可作緡與，寂寥可作淑淑，芊可作絳作瑤珉，蹢躅可作嬰散，烏孫可作戶孫，翩翩可作翩翩，氛氳可作樊蘊，嬰孩可作膺玠，沈災可作沈薺，荊舒可作荊茶，啞嚅可作曼曼，流蘇可作顛園，雕菰可作安胡，須臾可作須搖，擲揄可作歐歐

墻除可作騷除，鬚眉可作須糜，棲遲可作禪泥，雨師可作宋帶，料希可作斗獻，辛夷可作新薤，嗟咨可作蹇資，屠維可作徒維，四肢可作四肌，園公可作罔公，黃鐘可作圓鐘，非峯可作粵拳，烏江可作盪江，曲江可作曲紅，旃蒙可作端蒙，蛟龍可作缺龍，西施可作先施，塘陂可作唐波，罌愚可作桴思，又覆思，又罌罍，又寧思，又浮思，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古者多假借也。

象牙

象牙性堅，而製器者，雕鏤山水人物，細入毫髮。聞之匠氏云：「凡牙鋸解之後，醋浸經宿，則軟如腐。雕成，再以木賊草水煮之，則堅如故矣。」物理相制，有不可解者。

釣臺詩

「釣臺」詩云：「雲臺爭及釣臺高。」此七字最渾成。翻其意者云：「不有雲臺諸將在，釣臺亦在戰爭中。」佳則佳矣，然此乃駁前詩之詩，非詠釣臺詩也。范文正詩云：「子爲功名隱，我爲功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不鋪張而景仰之意自見。方正學詩云：「去邪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卻向桐江釣烟水。」正襟危坐而談，自是第一等議論。至羅泌詩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年若著漁蓑去，烟水茫茫何處尋。」雖屬翻陳出新，未免尋瑕索垢。余最愛唐權文公詩云：「心靈棲灑元，纓冕猶縹塵，不樂禁中臥，卻歸江上村，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此題絕唱也。

絕人太甚

昌谷之集，崔生投溷而勿傳；香山之詩，李相掩卷而弗視；惡其人，遂惡其詩。趙王收解系，見水中之蟹而愠生，忠敬惡諸桓，見木旁之姓而亦怒，惡其人，并惡其姓，真退人墜淵心地。

割裂題

鮑覺生先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爲凶，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殼棘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實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栖。」（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縷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真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詩學太白

仁和宋茗香先生，詩學太白，極有神似者。「過仙人拍手崖」云：「天仙大笑來人閒，可憐天上無青山；白榆

如錢落我手，安得瓊樓亦賣酒；看山把酒樂何如，不比仙宮禮法多，時乎時乎仙亦不可以蹉跎。「招葉二青游天臺」云：「索君笑，贈君言，我能使君再少年，銅山若肯盡沽酒，九萬仙人齊拍手，一朝餓死夫何有，我今未死君又來，相與挈榼游天臺，笑口且共桃花開，桃花飛落掌中杯，照我顏色如紅醅，今日少年若長在，古之少年安在哉？」

荆軻詩

金匱徐——鎔慶——大令，詩才卓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有玉山閣稿。洪穉存太史評其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記其「易水懷古」一篇云：「秦皇按劍吞諸侯，燕丹太子思報仇，荆卿慷慨以身殉，臨行更請將軍頭，將軍斷頭頭不落，背有人頭血漉漉，倒懸雙眼看荆軻，不到咸陽不瞑目，咸陽宮闕鬱崔嵬，列戟如山九殿開，一道白虹穿白日，荆軻含笑捧頭來，將軍頭對秦皇面，督亢圖窮匕首見，此時秦皇手無劍，十萬貔貅不上殿，殿下負劍頻詔王，王卻擊軻軻入創，匕首不利藥囊利，人術雖疏亦天意，嗚呼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見漸離之筑張良椎。」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異物

竹米可以救荒，榆麵可以入饌，此菽粟外之食也。冰絲可以成縉，火毛可以織布，此蠶桑外之衣也。雪蛆可以療疾，銀蛙可以煎錘，此動植外之用物也。

武成

前明番禺龐一嵩先生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於征伐商，略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前，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於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略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揆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挨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余謂宜從古文，不必有所更定也。先生之說如此，識以俟講求經學者。

青州從事

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佳者曰青州從事，惡者曰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惡酒凝鬲也。從事美官，督郵賤職，故以爲比。而徐彭年家範云：「其子問『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青州從事，古善造酒者。』」此一說也。

物性

食物中性最固者蜜，故蒸玉面狸及黃爵，必以蜜塗之，雖沸燥而其膏不走也。最融者酥，故烹熊掌必佐以此，以其柔而善入也。

武人口吻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睛，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鄰幾雜識。安祿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眼滿筠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或請易下二句以押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見鶴林玉露。呂文德起土豪，爲大將，至保傅，然愚鄙不識字，每伴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曰：「他不曾教我識字。」見黃氏日鈔。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嚮子也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見綏寇記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巖牆

陳大所好飲，一夕與一同僚席中談及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遂斷酒終身，可謂立地成佛矣。

廳

驢馬宦牛，羯羊閹豬，斂雞善狗淨貓，皆閹也。見臞仙肘後經，馬曰驟，亦曰犗，見說文。

諸葛鍋

平谷縣鄉民，掘地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遂投以米，卽熟，下有「諸葛行鍋」四字。鄉民以爲有寶，碎之，其釜夾底中有水火二字，見代醉編。

龜魚佩

唐百官佩金魚，武后朝佩金龜，或曰：「唐姓李，故以鯉魚爲瑞。后姓武，故以元武爲瑞也。」其說甚新。

威德入人心

今人道及關壯繆岳忠武之名，則自然凜凜，威之在人心者遠也。論及諸葛孔明司馬君實之死，則自然流涕，德之入人心者深也。

詞曲取士

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另設一門，如今考天文算學一律，特以備梨園供奉耳。惟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誕矣！此不可解。

紙月

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大荒載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書以爲不詳所出。山舟學士日貫齋塗說云：「紙字當卽子字，猶是之爲氏，非之爲飛，皆見漢志，漢碑古字音通也。」

虛字入詩

「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並舍者誰青可喜，兩家之竹翠交加。「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皆以虛字入詩，天然生動，又一格也。

胡旦

宋胡旦，少有俊才，嘗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至將相，虛生也。」後雖魁天下，終以忤物不顯。晚年目疾，閒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屠豕，以爲諱之非實錄，書之難措詞，問旦。旦曰：「何不云某少常操刀以割，以示宰天下之志。」聞者嘆服。

詩用俗稱呼

甲乙贈言載「一御史中丞除夕詩，中有『荆妻太太』之句，人以爲笑。」白樂天詩「惟有夫人笑不休。」司空圖詩「姊姊教人且抱兒。」亦嫌過俗。

疊句單傳

趙高相秦，指鹿爲馬，指蒲爲脯，指牛爲犬，今人但知指鹿爲馬一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今用韋編三絕一句。

享國之久

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三代以來，此其最久。春秋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後此無之。

晝寢

宰予晝寢，侯白論語注及李習之筆解，俱作晝寢解。許周生先生云：「南史何尚之爲侍中，在直，顏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則六朝舊解，俱作晝寢無疑。

校人

校人掌馬之官，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種。」子產位上卿，宜有掌馬之人，生魚畜池，亦不過見校人付校人耳。朱子孟子注，又另撰一「主池沼小吏」之名，恐無所據。

下官

下官二字，向知起于六朝，不知先見于漢書，曰「下官不職。」

辨名非字

舊以阿衡伊尹，尹非名，字也。祭公謀父，謀父非名，號也。皆非。太甲篇，「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國語，諫征犬戎，「祭公自稱其名，謀父于穆王之前。」君前臣名，其非字明矣。

易安詞

易安一翦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簫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烟火氣，其實尋常不經意語也。

闕門踰閭

關門而與之語，見公羊，騎閭而語，見國語，皆隔門限說話也，若今內外籬官然。

汗青殺青

青溪暇筆，「古者著書以竹，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皮浮滑如汗，以其易于改抹。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音賽）削也，言去青皮而書竹白，不可改易也。」此說極明暢近理。而或者曰，「以火炙竹令汗，殺青（殺音煞）寫書，謂之汗青。」說殊扭捏。

小縣少古蹟

廣東肇慶府開平縣，於國初始分置，割新會恩平新興三縣而成者。水曲山深，羌無古蹟，城南六十里，有地名「蘇渡」，云「坡公貶海南，自惠之瓊，道經新會，值江潦暴漲，乃從山僻小徑取道，故開平有蘇渡，因公所過而名之也。」又離城百里馬山，有陸秀夫墓。按新會潮州俱有陸秀夫墓，通志亦兩存之，而邑志乃力辨「張陸殉難之處，皆在崖山，卽今崖門。崖門去開平最近，故墓以此爲真。」夫以遠近爭虛實，其說殊杳渺，總之彈丸小邑，僻陋自慚，蓋不得不爲此巧偷豪奪之行也一笑。

急語成話柄

有人久病，其子多方請醫，服藥罔效，勢迫危殆。聞一名醫自京師至，急自往延之，約以卽日過診。醫曰：「尊翁久病，恐入膏肓，晚生薄才，未必有挽回之力，奈何！」其子曰：「大人雖臥牀日久，未遇扁佗，今必須先生一行，死馬當活馬醫可耳。」聞者絕倒！

短小人詞

友有詠短小人黃鶯兒一闕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雉毛，鵝黃蠶繭當氈帽，扇籠兒束腰，拐杖兒燈草，梨園檀板棺材料，定睛瞧，重陽白菜，錯認做老芭蕉。」

名姓在五十筆外

友人有以此爲令者，或云：「習鑿齒。」或云：「謝靈運。」或云：「蘇蕙蘭。」余獨舉「蕭鸞。」蓋三字者尙多，而兩字者則竟寥寥也。次又以三字不滿十筆爲限者，僅有人舉士子孔子九人二人。

毒藥庫

宋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御馬行巡大內，至苑後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乃貯毒藥之所也。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者，詔命罷之。見陸放翁避暑漫鈔內言：「藥共七等，鳩鳥猶在第三，其上有手觸鼻嗅而立死者，更不知何藥也。」

新式
標點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四

邵飛飛

邵飛飛，福州人，或云：「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以詩書，稍長，能吟詠。及笄，以才色聞。里中有求之者，其母輒曰：「吾女當隨貴人，焉能爲牧豬奴配。」王師討閩寇，總制幕賓羅某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驚爲絕色，乃遣母千金，以繼室爲詞。旣歸，大婦悍妒，不能容，使閹奴強妻之。弱質苟延，香魂旋化，作上下平韻三十絕句以見志。茲錄其數首云：「荻籬日影自遲遲，亂綰烏雲掠鬢絲。羨殺隔鄰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胭脂。」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窗前掩面啼。萬里漂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皇棲。「悱聲信語聽多般，翻道他人鳩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矯鶯嘹唳話家山。「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贖幾多錢。「想後思前恨轉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旣然負卻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髻簪。「北地風高凜冽嚴，漫天風雪壓前檐。炕頭不是金鑪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諸篇怨而涉怒，聞者傷之！

鴉片

鴉片產於西番，彼處名爲「合甫融」，見徐伯齡《蟬精集》。向止行于閩廣，今則各省並皆漸染。其類有三：一曰「公班」，出明雅刺。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烏土爲上，（卽公班）白皮次之，紅皮又次之。紅皮又有三種：花紅爲上，油紅次之，別出嗎喇及盎吡哩者，名「鴨屎紅」。見楊秋衡《海錄》。又名「阿芙

蓉，一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凡內洋載鴉片之船，曰「躉船」，省城包賣之戶，曰「窰戶」，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蟹艇」，亦曰「扒龍艇」。販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歲來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嘉應州吳石華學博

蘭修——弭害文，辨之甚詳。且近時內地，俱有能種者，在浙者曰「台漿」，在閩者曰「建漿」，在蜀者曰「葵漿」。耗精傷財，廢時失業，莫此爲甚。余曾有「鴉片篇」一首云：「窄衾小枕一榻鋪，陰房鬼火紅模糊，中有鳶肩鶴背客，夜深一口青霞呼；非蘭非鮑氣若草，如膠如錫色則烏；或云烏糞或花子，運以土化搏泥塗，加以水齊炮製法，文火武火煎爲酥；清光大來渣滓去，鍊金而液成醜醜。此品來自西域地，居奇者誰番買胡；朝廷嚴禁官曉諭，捆載來若牛腰麤；關津吏胥豈不覺，偷而賂者千青蚨；况復此輩盡癡嗜，一見寶若青珊瑚。近聞中國亦能製，其物愈雜毒愈痛；吁嗟黃金買糞土，可爲痛哭哀無辜；頗聞此物妙房術，久服亦復成虛無；其氣既窒血盡耗，其精隨失髓亦枯；積而成引屏不止，參苓難起膏盲甦；可憐世人溺所好，留食無肉此不疏；典裘質被靡不至，那顧屋底炊烟孤；噫嘻屋底炊烟孤，牀頭猶自聲嗚嗚。」有江南程某者，已成大引，既而悔之，然不能戒，因作「洋烟」詩十數首，內有句云：「不覺漸成長命債，豈知早受一燈傳。」言之嗚咽，又裝烟之管，俗名曰「槍」，價有昂至數十金者。有人句云：「此與殺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槍。」驚絕！

四海

花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海榴是也。又海紅花，卽山茶花，海桐花，卽七里香，吳陸子淵，嘗植四花于圃，建亭其中，名「四海亭」。

竹樓

常州府署中，有竹樓一所，某太守題一對：「未知明年在何處？不可一日無此君。」集句天成，且的是官齋中語，故妙！

錐刀硯

家秋潭先生，于所親家見一硯，石質細潤，良材也。其家不之貴，用以覆甃，且磨刀錐，傷痕數處。先生乞歸，名「錐刀硯」。鐫銘其旁云：「磨刀則磨，磨錐則磨，磨墨則磨，磨人則磨。」

范增詩

錢舜臣詠范增詩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尊前若遂鴻門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陳中孚詠范增詩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二詩痛快，可括東坡范增論一篇。

良心居士

良心居士，舅氏華荔生先生別號也。先生諱文琥，字繡之，號荔生，又號冬玉，行九，少余二歲。幼與余同學，不屑沾沾于帖括，因改習名法度支，顧亦以繁重厭棄之。因小就書記，遊江西，遊廣東，遊浙江，雖各有際遇，而糊口之外，內顧維艱，以故鬱鬱不得志。辛卯之冬，以患髮疽，卒于象山縣署。時年甫三十七，無子，以兄子爲嗣。生平好吟詠，所存不多。沒後爲收其遺藁，殘牋斷楮，多半漫漶。「感懷」云：「春水自深非藉雨，秋雲漸薄不關風。」「冬柳」云：「依依老去風情減，絮絮飛來雪色寒。」「梅雨」云：「亂如人意添愁重，酸入天心灑淚多。」「美人

風箏」云：「紅粉亦能通綫索，青雲何必不裙釵。」又絕句云：「潑墨天容客晚晴，冷吟閒醉未分明；年來別有閒愁緒，不種芭蕉聽雨聲。」皆可誦也。

金鈴小犬圖

先伯祖諫庵公，藏明世宗所畫金鈴小犬圖一幀，秀麗明燼，想見幾暇宸翰之精，下綴七言絕句二首云：「獵罷西山萬馬屯，不教狐兔占秋原；金鈴小犬雖無力，此際還知報主恩。」「小吠花陰爲守宮，蒼鷹搏擊志相同；君恩已是酬難報，况復圖形紀汝功。」末署曰：臣嵩奉勅謹題，居中御印篆「天河釣叟」四字，世宗別號也。書畫譜載明宣憲孝三宗能畫，而世宗無聞焉；得此可補紀載之缺。考嘉靖號堯齋，萬歷號舜齋，天啓號禹齋，嘉靖又號雷軒，又號天河釣叟，俱見萬歷野獲編。

對月曲

趙秋舲對月曲內「江兒水」一支云：「自古歡須盡，從來美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鬪，我十三窺你妝兒就，我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初三三句，未經人道。

好名

楊鐵厓至嘉禾，選同人詩，夜已半，聞門外剝啄聲，啓視，則皆禾中能詩者也。人人持金繒，均乞留其詩。楊笑曰：「生平三尺法，尙可假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奕、金炯四首。諸人相顧錯愕，固乞假寬，至有涕泣長跪者。遂俱揮出門外，閉關藏燭，曰：「風雅掃地盡矣！」隨園老人

選詩，丹陽貢生何震，負詩一册，踵門求見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是以求教，若先生亦無所取，則某將投江死矣。」先生大駭，爲稱許數聯，欣然而去。已不能傳，而求附人以傳，好名之心，亦良苦矣。

西廂記

琵琶記影借中郎，荆釵記污鱗十朋，夫人知之。至雙文之事，風流話柄，千古豔稱，然考曠園雜志，載中唐鄭太常恆，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卽古淇澳地，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真一記，特寓言八九耳。又兗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冢，大姓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吳氏妾，潘氏族，見香祖筆記。小說所記，或亦風影其詞歟？

山歌

山歌船唱，有極有意義者，如「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的梳箇盤龍髻，小的梳箇楊爛頭。」前人謂其始同終異，以比性本善而擇術遂分也。吳船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箇飄零在外頭。」音調悲惋，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台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謠云：「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了大姑摘小姑。」音節真如古樂府。又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誨葛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禳之以弄璋，牽衣裙，禳之以衣裳，不著地，禳之以寢牀，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賅括斯干，後二節詩甚奇。吳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彎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有姮娥。」癡語亦有致。

聽月樓詩

亡室黃孺人名巽，字順之，號蕉卿，蕭山訓導黃公——超——女，文僖相國七世孫女也。年十九，來歸於余，醇謹恭儉，族戚無間言。丁亥之冬，余侍家大人入粵，孺人以母病不能從。次年冬，余忽患咯血症，孺人聞而心驚，聞關度嶺，乃未及半年，猝得風疾，沈綿牀第，一載有餘，竟爾不起。余作輓聯云：「四千里累爾遠來，父在家，母在殯，翁姑在堂，屬纊定知難瞑目。」「廿三年棄余永訣，拜無兒，哭無女，繼承無姪，蓋棺未免太傷心。」實事實情，不自知其言之悲也。孺人受外姑雷夫人教，解吟詠，著聽月樓稿，喜讀元人詩，故所作多與之相近。「偶成」云：「滑笏春箋臨晉草，玲瓏小几供唐花。」「寄穎卿妹蕭山」云：「家遠愁看花姊妹，病多難配藥君臣。」「不寐」云：「蛩語鬪于牛馬鬪，雛聲難若鳳鸞鳴。」「病中偶成」云：「竹徑敲亂風似翦，蕉階不住雨如麻。」「丙寅除夕」云：「百年已過六千日，一飲真須三百杯。」詠「手鑪」云：「卻爲摩挲知冷暖，偶從翻覆見炎涼。」「呈程十然丈」云：「帷絳經言飛白字，殺青史筆比紅詩。」「雨後看山」絕句云：「玻璃水鏡淨于揩，螺髻多從雨後開，無數青山青不夠，暮雲添出一峯來。」「湘湖采菱曲」云：「吳江女兒采蓮花，淩波綽約如朝霞；越江女兒采菱角，隔水輕盈籠芍藥。兒家生小湘湖邊，只種秋菱不種蓮，種蓮蓮子心中苦，剝菱菱實心中甜。湘湖一夜西風緊，三五鴉鬟蕩雙艇，戲牽菱葉釣竿絲，笑指菱花鏡匿影。采菱菱角紅，頰暈雙渦濃，采菱菱角綠，眉痕兩峯盛，菱根叢雜菱刺多，纖纖素手臨清波。鯉魚風起芙蓉外，蟬鬢生寒可奈何，春風采蓴蓴欲小，秋風采菱菱漸老，年年春去又秋來，不及兒家顏色好。采菱復采菱，菱船四面來前汀，湖水淨逾碧，湖山瘦且清，雙槳只在波中停，菱歌靜後不知處，却向湖頭浣紗去。」詩二卷，未暇付梓也。遺稿重緝，曷勝於邑！

蘇杭遊女

蘇人風俗，凡婦女下山，輿夫每倒擡而行。有人句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杭州風俗，凡婦

女遊湖，每逢上岸，觀者如堵。有人句云：「郎自乞晴儂乞雨，要他微雨散閑人。」二詩俱極風致。

告墓文

先曾祖少司空，以乾隆五十八年葬于江干之諸橋，窆事皆山舟學士經營，有告墓文云：「嗚呼！雁行中斷，荆樹半摧，境有幽明，情無睽隔。憶昔童年喪母，吾兩人如形影之相依；壯歲登朝，吾兩人亦駉蚤之相負。自宦分中外，合少離多，迨病滯鄉閭，我南爾北方冀歸田，有日，白首同依，何圖先我云亡，黃腸空遞，悠悠逝水，寂寂荒祠，婦歿早殯于前楹，歲久未安乎幽室，維茲山名百子，筮協龜從，所奇事隔廿年，珠還劍返，地師無媒而自至，山靈虛席以相迎，似有數存，豈非天幸！賜瑩在望，魂依吾父吾母之前，上家所經，我先爾子爾孫之列，從此幽靈永奠，同穴相莊，庶慰予心，定邀神佑，嗚呼！阿兄老矣，泉臺之相見有期，吾弟聞乎華表之來歸，何日哀哉尚饗！」沈痛之語，令人酸鼻，窀穸之役，先大父夫庵公躬親舂搗，乃卜葬甫終，而大父亦病而長逝矣。學士輓聯云：「齒髮已如斯，泉下相尋知有日。」一丹鉛儼然在篋中，忍展未完書。」次聯所云，以大父所著左通，未曾卒業也。迄今四十餘年，左通一書，藉表弟汪小米中翰——遠孫——之力，亦已付刊，敬繙手澤，曷勝泫然！

馬字

馬字之爲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二義。禮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衡銀之物曰「法馬」，賭博之子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打馬子」，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插秧之杓名「秧馬」，周禮「掌舍設楹極再重」注，「行馬也。」又俗于紙上畫神佛像，祭賽後焚之，曰「甲馬」，又都會水陸之衝，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絃馬」。

淨桶曰「馬子。」此皆象形之馬也。惟簷鐵曰「鐵馬。」船艙內邊門曰「馬門。」則又不知何所取義？

書中絕句

董東亭癸酉闌後，從市上買舊書數種，內有文中子一本，塗乙狼藉，于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云：「一樹桃花臥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肯來鄉思知多少，又聽東風舞鷓鴣。」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款曰淞雲，蓋閩人之作也。

摸秋

鳩茲俗，女伴秋夜出遊，各于瓜田摘瓜歸，爲宜男兆，名曰摸秋。

橫看

古人覽書，五行十行並下，皆言直看也。韓宗伯葵，撰岷山徐大司寇行狀云：「公與姜太史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間，復俯而橫閱其下截，遂乃盡舉其辭，姜大驚以爲絕才無對。」

舜兄

舜妹戩手，舜妃癸比，俱有明徵。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又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舜兄不可攷，二書不知何據？

古人名字

倉頡帝，姓侯名剛，見古篆文。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皇侃論語疏。仲雍，字熱哉，見史記註。后稷，字度辰，見路史後紀。箕子，名胥餘，見莊子大宗師。比干，名胥餘，見尸子。瞽瞍，名機，見孫海門稽古名異錄。紂，字受德，見汲冢周書孔晁注。微仲，名泄，字子思，見家語本姓解。商均，名章，見金樓子。巫咸，名昭，見莊子天運。朱張，字子弓，見釋文。王弼，注荀子。弦高，字隨牛，見淮南說林。祁奚，字黃羊，見呂氏春秋去私注。羊舌大夫，姓李，名果，見閔二昭三疏。老聃，名元祿，見路史。又名乾，字元杲，見前涼錄。介之推，姓王，名光，見方氏通雅。易牙，名亞，見孔疏。晉解揚，字子虎，見說苑。孟懿子，字子嗣，林放，字子邱，並見閔中金石記。倉頡廟碑。吾黨直躬，姓石，名奢，見韓詩外傳。公冶長，名芝，見論語疏。漆雕開，名憑，字子修，見宋楊簡先聖大訓。白水碑。扁鵲，名少齊，見周禮疾醫釋文。宋仲幾，字子然，見春秋分記。通志氏族略。文種，字少禽，見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孟子，字子居，見禮部韻略。及顏師古急就章注。陳仲子，字子終，見列士傳。告子，名勝，字子勝，見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伯樂，姓孫名陽，見莊子疏。荀卿，名況，見劉向荀子序。

賈秋壑

賈似道初入相，有人賦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蓋久知其相業之不終矣。在位時，曾令人販鹽百船，至京師賣之，有人賦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多載相公艤。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又行推回田畝之令，有人賦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行立士籍之法，有人賦詩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荆襄方危之際，汪紫原以三策投似道：一謂抽內兵過江，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之，緩急上下流相應。二謂久稽使者，不如遣

歸，陷緩師期。三謂若此二者均不可，莫若準備投拜。賈得書大怒，罷汪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有人賦詩云：「厚我牆垣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五詩皆輕情淺易，然的是杭人輕薄口氣。

四書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辰起，見廳事帖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李秋雁

李紹蘭女史——佩金——江蘇長洲人，山陰何公子仙帆之配也。工詞，著生香館集，逼真漱玉，年三十餘卒。楊蓉裳農部芳燦之夫人爲之序，孫古雲襲伯——均——次而刊之。李又有秋雁詩四首，中有句云：「偶聽弓弦驚寤寐，久疏箋字報平安；箏無急柱甯辭鼓，琴有哀音未忍彈。」不脫不黏幽怨之思，溢於言表，真名作也。江南人呼爲李秋雁。

晏元獻詩

元獻嘗舉其得意句示人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謂的是富貴人吐屬，是已然余尤愛其「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愈冷淡，愈風流，而又絕無衰颯氣，真有福澤人語也。

江城梅花引

詞中「江城梅花引」一調，最難措手，長句轉接處易俚，一病也。短句重疊處易滑，二病也。兩段結處易澀，三病也。措語類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千秋絕唱，罕有嗣音。頃得郭頻迦——磨——一闕云：「一重方空一重紗，采蓮花，采菱花，愛住吳船，生小號吳娃。牆內紅樓樓外水，有明月，照鴛鴦，宿那家，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漸漸西風秋柳不藏鴉，欲倩西風吹夢去，還只恐，夢魂中，太遠些。」音節和緩，情景迷離，真合作也。

安公子

家構亭制府——肯堂——石幢居士吟藁二卷，已付刊久矣。此外尚有詩餘十數首，以未成卷帙，不能付梓，內有「安公子」一闕云：「不道春歸也，一春飄泊名花謝，風雨妒花飛片片，可憐狼藉，愁得我瘦無半把春難借，腸九曲，獨立迴廊下，更縈懷抱，徹耳鶯囀，聲聲嬌姹。」「待把流鶯罵，罵時休想鶯兒怕，離怨繫來心裏病，畫工難畫他，自過曲臺芳榭，閒消夏，更不管，零落薔薇架，恨雲惱月，者樣癡情，向誰同寫。」情致纏綿，敬爲錄而存之。

對聯

偶見雞頭鋪一對聯云：「到來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搔首人。」工雅渾切。又大道邊茶亭一對云：「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喫一盞各自東西。」淺語頗有禪理。又吾杭湧金門外，藕香居茶室對

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切，可入西湖志餘。

梁瀛侯語

瀛侯先生日省錄云：「天下無難處之事，要兩如之何；天下無難與之人，要三必自反。」二語似舊而實新，似迂而實切。

讀書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是涵養性情事；孔明讀書，略觀大義，是講求經濟事；冥心躁氣者，不得藉口。

孔子

清淨法行經稱「孔子爲光淨童子」，造天地經，以「孔子爲儒童菩薩」，酉陽雜俎玉格，以「孔子爲玄宮仙真」，靈位業圖，以「孔子爲太極上真君」。援儒入墨，殊屬可笑！然侮聖亦甚矣！

花押

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見曾造類說。王荆公押石字，性急慳懃，人以爲類反字，見石林燕語。韋陟五雲體，亦是花押。陳仲醇云：「鍾離權花押，作一劍形。」見香祖筆記。是神仙亦有花押也。

蘇繡鞞

明蘇子平，衡——詠繡鞵句云：「南陌踏青春有蹟，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蘇繡鞵呼之。古人詩云：「願得將身化錦鞋。」此公何其癡旆也！然以此得名，較之「鴛鴦」、「鷓鴣」，風斯下矣。

別號小照

近俗市僧牙人，俱有別處，後生小子，並畫小照。舒鐵雲「懷王仲瞿」詩云：「文如謝靈運，武如郭子儀，有名而無字，古人亦大奇。後世好標榜，稱謂日日新。走卒號居士，達官署山人。相如商傅說，將如漢馬援。版築非自圖，雲臺未嘗見。後世重形貌，畫像日日增。男女競紅綠，富貴私丹青。我愛王仲瞿，其人無他殊。既不取別號，亦不畫小照。」

香市

西湖昭慶寺山門前，兩廊設市，賣木魚、花籃、耍貨、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婦女填集如雲，孫淵如觀察詩云：「絲帶束腰綿襯額，遊廊叉手走東西。」描寫下路婦人形景如繪。

梁秋草

高叔祖午樓公，諱夢善，文莊胞弟也。年十五舉于鄉，六上春官不第，出宰直隸蠡縣，卒于官，著木雁齋詩稿。秋草詩最傳誦，警句云：「馬散玉關肥苜蓿，月明青冢冷琵琶。」時呼梁秋草。

王伯穀

王山人伯穀詩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有人戲效其體嘲之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聞者絕倒。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又微障，故云。

聯譜

狄武襄不祖仁傑，郭崇韜哭拜汾陽，人之賢否，自是不同。張獻忠僭號于蜀，追尊梓潼帝君爲始祖，盜賊之行，悖謬固不足責。若唐有天下，以老子爲始祖，何亦誕妄。乃爾耶。余家舊遭回祿，譜牒無存，先冑遙遙，已不可攷。憶在京時，有人以梁鴻梁灝爲問者，余笑應之曰：「碩德巍科，不敢扳扯，惟綠珠紅玉，千古風流，當認爲遠代閨秀耳。」

烟波釣徒

聖祖幸海昌，捕魚賜羣臣，各賦詩謝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簷簞袂平生事，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傳語云：宣「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作的對也。

蔡木龕

蔡木龕布衣，——焜——錢塘人也。居于武林門之外，斜橋河下，身爲鹺務司會計，而往來皆文士。家貧，愛客若性命。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梆一事，客至擊之，則此嫗啓扇而出。內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氏焉。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熏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客便是從。性不愛花而愛草，牆階盆盎悉植之。所植

之種，半綿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幾；卽尋常種類，一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媚迥異凡恆。尤酷愛翠雲草，臥榻之院，寬可數弓，貼地平鋪，一碧無隙，每當夕陽新雨，望之如西洋翠巖，蓋貯水之箔，掃葉之帚，去穢之紗囊，無一時離手也。翁不作詩而善談論，腹笥極博，嫉惡如仇，有所白眼者，出一語必刺入骨。又好遊談，一邱壑之勝，必窮其境而後已。性又極介，不妄取與，而待人接物，則仍煦煦作春氣，殆市隱之流歟？木龕有小照一幀，諸人題徧，尙餘尺幅，時余客京師，未歸，木龕曰：「當俟晉竹歸來，屬其補題。」詎意余于六月十九日歸家，而翁已先五日溘逝矣。其姪培何叔明攜圖來，爲述其遺意。余題「金縷曲」一闕云：「市隱風流絕，展遺圖，琳瑯滿紙，紙留一隙；聞說先生曾有語，待我歸來贅筆。詎咫尺音容頓隔，惱煞石尤風太利，竟遲帆五日成長別，思往事，淚沾臆。」鬚眉矍鑠猶如昔，恁匆匆紅塵撒手，鶴笙吹徹；天上儘多瑤草種，絕勝人間春色，要一一待公手植；識字打鐘原本分，說徑山託前生鉢，（翁臨歿自言前生爲徑山僧）泡夢語，感而述。」

程十然

程十然——起振——仁和布衣，居忠清里之雙眼井巷。性通脫，善諧謔，少遊竟沂間，出入羣公卿門，勸之仕，且助之資，夷然不屑也。有老母，歸而課徒，奉甘旨。好彈琴，受教于李玉峯先生，盡得其法，尤善製琴，座側斤鋸彩髹，無不畢具。嘗得一舊琴，曰「春風」。其聲清越無匹，因自製曲曰「烈風雷雨頌」。非至交而知音者，勿與彈也。好讀春秋，著春秋正義一書，蒼諸說而折衷之，尤精歷算諸學。酒量不洪，而雅好持杯，每酒酣以往，議論風生，相知中少所許可，合意者則又性命以之。年七十，丁母憂，以毀卒，無子，亦可哀已。余嘗欲爲程蔡二君作合傳，而未果，因兼述其梗概如此。十然嘗誦其玉峯師絕句一首云：「十里五里出門去，千峯萬峯任所之；青溪無言白雲冷，落葉滿山秋不知。」詩境超絕。

山現字畫

廣東肇慶府三十里外，有山名茶託岡，絕壁上現「父母」二字，四面樹木叢雜，而字畫中寸草不生。又蔥利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纏繞，雖精于畫者不能及。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復見。又永州蘇山石，以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又有天下蘇山四字。

詩家烘托法

詠老馬詩云：「齒長幾何君莫問，沙場舊主早封侯。」不言老而老字自見。詠方鏡詩云：「秋水一泓明見底，照來誰有面如田？」不言方而方字自見。此所謂烘雲託月法也。又有人詠一丈紅詩云：「五尺闌干遮不住，尙留一半與人看。」以五尺剔出一丈，更妙！按一丈紅，卽蜀葵花也。

小顛

西湖詩僧小顛，預治櫬具，署一小扁，題曰：「阿呀！」又于所居山房榜一聯云：「老屋將傾，只管淹留何日去？」新居未卜，不妨小住幾時來！」其風趣類多如此。詩則沖淡之中，時見奇峭，有萬峯山房稿。

薛白楊唐

康熙中，毗陵四書家薛璿，白某，楊大鶴，唐某，時有薛白楊唐之目，可與蘇黃米蔡作的對。

雲起石

天台齊息園宗伯，主講敷文書院時，每當山雨欲來，雲氣滃起，必識其處。及霽，隨一童往鋤之，輒得一石，上有古篆雲字，積久至盈篋。最後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狀若雕刻，自此遂不復見，而先生亦不久歸道山矣。異哉！山長馬秋藥先生——履泰——課士嘗以「雲起石」爲題詠其事。

蓮笠

六硯齋筆記曰：「蓮初出水，爲驟雨所淋，輒中天。因出新意，翦荷葉綫縫之，作兜整狀，名曰蓮笠。雨則徧覆之，較錦帳覆牡丹，尤爲韻致。」

餓鄉記

漳浦藍鹿洲先生——鼎元——杜門講讀，歲饑，作「餓鄉記」云：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有餓鄉。王蘇二子所未曾遊也。風土與二鄉上下，但節尙介，行尙清，氣尙高，又二鄉所未逮也。昔伯夷叔齊造是鄉，愛不忍去，鄉人留奉爲主，凡過客悉稟命別去。留孔子適陳，道經是鄉，夷郊迎甚恭，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躡其意，偕弟子停驂七日。其後曾參原憲輩嘗竊往遊，與夷齊甚相得。於陵仲子，矯廉于齊，投是鄉三日。夷曰：「辟兄母者，雖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棄通侯尊，徒步款門。夷曰：「莽夫豈足居此。」然來者不拒，因別築數楹居之。未幾，而幸臣鄧通，貿貿然往。夷大怒曰：「吾鄉乾淨土，豎子敢來相辱！」命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高風滌穢。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迫侯景，逃是鄉，夷不納，固請乃可。卒免侯景刃。夷懼爲天下逋逃藪，乃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凡賤隸鄙夫，富貴庸人，亡命至此，悉拒不納。自是遊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其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代止數人。元之初，謝枋得至焉，夷齊樂其同志也，倚爲

性命交；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歸言佳勝。余未信，比偕越甫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巇，復勉進，忽氣象頓寬，別有天地。山茫茫，水森森，人渾渾噩噩，三光飛彈，大塊轉圓，俯視王侯卿相，持梁齒肥，俗孰甚焉！夷齊爲余言：「天將有意斯人，必先使歷是鄉以曾益之。」余笑不信，但樂其鄉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千古，深以爲獨得之祕，恨王蘇之不獲從吾遊也。鹿洲先生，雍正間人，以明經宰廣東，政有循聲，甫署廣府而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橘紅

世傳化州橘樹，乃仙人羅辨，種于石龍腹上，共九株，各相去數武，以近龍井略偏一株爲最。井在州署大堂左廊下，龍口相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味迥殊矣。廣西孝廉江——樹玉——著橘紅辨，謂「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轉黃，柚熟透纔轉黃。間嘗坐臥樹下，細驗其枝葉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飾其皮曰紅，實好奇之過云。」

菩提葉

嘉慶丁巳六月，廣州颶風大作，光孝寺菩提樹皆拔起。中丞陳公大文，命樹工栽之，培以豆穀腴泥，樹復生，年餘復槁。寺僧喬庵離相往南華寺分其種，仍栽故處，今翹然蔥蒨矣。按五代僧僞傳，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樹，爲大風所拔。南漢林衢光孝寺詩云：「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據此則樹已屢易，非復達摩手植矣。

麻瘋女

粵東所有謂麻瘋者，沾染以後，不可救藥，故隨處俱有麻瘋院。其間自爲婚配，三世以後，例許出院，以毒盡故也。珠江之東有寮，曰「瘋塾」，以聚瘋人。有瘋女，貌娟好，日盪小舟，賣果餌以供母。娼家豔之，啗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順德某生見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從，以生累世遺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餘，再訪之，則女於數日前爲生投江死矣。生大慟，爲封其墓，若伉儷然。番禺孝廉黃蓉石——玉階——作歌紀其事云：「花田一夜吹香雪，病葉狂花正愁絕。瘋人有女初長成，貌似天桃心似鐵。扁舟學汎石城霞，錯被旁人豔色誇。綺籍恥登南部記，麗詞羞唱後庭花。人似江流留不住，黃金斷送蛾眉去。回首哀哀母氏恩，晨昏誰復珍饈具。枉說佳人是可兒，嗷嗷消盡舊腰支。枇杷花發難通屐，楊柳春濃懶畫眉。鳳城年少慕傾城，聞道珠江有麗卿。冀北馬空眞少偶，花南鳥嘯况多情。阿嬌早把多嬌重，綠珠不惜明珠奉。知命從教誦小星，背人好把衾綯送。情根難斷意纏綿，妾負君情兩可憐。流傳三葉歌芙蓉，懊恨更番事箏絃。語入郎心心已槁，益益淚墮郎懷抱。桃葉江心欲渡難，蓮香卷內因君惱。一從分作兩鴛鴦，鎮日懨懨病掩房。已拚精衛終填海，無復啼鴉哭望鄉。香魂泯滅蛟龍守，水仙爲伴湘妃友。消息驚傳太瘦生，斷腸人似牽絲藕。鬢影斂光尙宛然，招魂翦紙向江天。幾時得遂三生約，再結韋家後世緣。」余謂此女不獨於生有情，兼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也，眞是放下屠刀手段。蓉石年逾弱冠，工詩古文詞，先君壬辰分校秋闈所得士也。

復姓

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引用獨切。

庸主知人

蔡京立黨碑，徽宗允之。然宴會強蔡，攸飲酒，攸辭以酒力不勝。帝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是亦知君實之賢也。秦檜力主和議，言于帝曰：「方今天下，須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帝曰：「朕北人，將安歸？」檜語塞。是亦知會之之姦也。乃知之而猶溺之，此其所以爲庸主也歟。

■ 鼻子

今俗詈人奴曰「鼻子」，不知何據。按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曰鼻子。」又「民母，嫡母也；支婆，庶母也。」見漢服虔注。

■ 反切

反切之學，近日罕有講求者。三家村課徒，以兩字顛倒相呼，可得本音，此欺人之談也。不知雙聲不能反切；不辨字母，不知雙聲；辨字母不難，只要練得口吻熟耳。大興李氏音鑑一書，極明白曉暢，玩之當自得也。

■ 眉子硯

陶綏之會稽人，篁村先生之姪也。因其祖爲廣西司馬，遂寄籍廣東番禺縣，補博士弟子員。人極樸淳，酷好風雅，嘗得葉小鸞眉子硯一方，腰圓式，面有犀紋，形如半彎新月，背有跋云：「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分致予兄弟，瓊章得眉子硯，綴以二絕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則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鴨烟，明窗小几展吳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青琴第幾絃。下署曰：「己巳寒日題。」印章小鸞二字。按此詩反生香集中失載，惟近日陶臬鄉太守有詠眉子硯詞，所記正與之相同。綏之得此，徧徵歌詠，哀然

成册。余爲填「摸魚兒」詞一闕歸之，册中余最愛誦蘇門太守——葆辰——三絕云：「仙蹟留傳未肯銷，摩挲片石也瓊瑤，不然銅雀臺前瓦，誰更春深憶二喬。」一握端溪玉不如，再休想像畫眉初，自傳晚鏡偷窺戒，不寫黃庭便紫書。」塵願都從佛法拋，更無恨上月痕梢，先生若爲修眉史，竟與心經一例鈔。」又吳石華學博——蘭修——「疏影」詞云：「三生片石，有黛痕隱隱，依舊凝碧；字瘦得人，詩靚於春，都是可憐香澤；鬢花悴後瑤琴冷，共一縷玉烟蕭瑟，最傷心細雨櫻桃，又過幾回寒食。」猶記疏香舊事，小鬟初畫了，無限憐惜！羨夢年華，寫韻風神，轉盼已成今昔，彩鸞未許人間嫁，更莫問蓬萊消息，算只有眉月嬋娟，曾照那時顏色。」

■三家店題壁詩

先大父己丑出京，過三家店，見壁間題五絕句云：「十載長安簇淚痕，幾將心事託朱門，非關老大無車馬，自戀三生舊石魂。」回文織錦苧羅紗，底道天津是妾家；紅豆落時郎有意，爲儂飛雨洗殘花。」休將顏色共人爭，莫問章臺舊日名；從此鉛華冰雪淨，幸隨司馬老長卿。」地北天南有盡頭，離魂愁壘望中收；縱教塵汚花紗繡，不數飛英逐水流。」同雲縹緲朔風高，脫盡烟花夢自遙；怕說天津橋上月，多情惟有廣陵潮。」下署「天津薄命女，左手書。」大父和詩云：「古牆塵網筆蹤昏，無限芳情動旅魂；人事左來書亦左，留將右手拭塵痕。」

■燈謎

近人作燈謎，心思突過前人，以余所聞之佳者備錄之。朗誦史漢。（有班馬之聲）松子。（父爲大夫）直把官場作戲場。（仕而優）紅旗報捷。（克告於君）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

(季氏旅於泰山)打胎。(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一乘轎子兩人擡，蹣脚跟班隨後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怕妻羞下跪。(懦夫有立志)四箇頭，六隻眼睛，四隻手，十二隻脚。(牛羊父母)前頭吹笛子，後面敲破鑼。(魚麗于罍鱗鱖)挑燈閒看牡丹亭。(光照臨川之筆)士曰既且。(言游過矣)第二箇士曰既且。(又先於其所往)鳴金收軍。(使畢戰)君子從來陋巷居，小人偏得住華廬。若將四角齊聲去，兩處園亭盡是虛。(好惡)核。(果在外仁在其中矣)鴉。(爵一齒一)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師與有無名乎)竈妾。(納諸廚子之房)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不是。(平旦之氣)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玉環同知)昱。(下上其音)伴。(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晉襄公)爺字。(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敗字)春雨連綿妻獨宿。(一字)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八字)十字在口裏，無頭又無尾，若作田字猜，便是呆秀才。(魚字)夫妻猜拳，一箇叫五，一箇叫八馬。(語字)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看三百二十三。(非字)兩箇男的，兩箇女的，兩箇活的，兩箇死的，兩箇有名字的，兩箇沒名字的。(華周杞梁之妻)如夫人。(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一鞭殘照裏。(馬兒向西)連元。(又是一箇文章魁首)禽。(會少離多)亥。(一時半刻)太史公下蠶室。(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掠。(半推半就)么二三四六。(纔有梅花便不同)似曾相識燕歸來。(永不忘在王家)主器莫若長子。(籩豆大房)遊方和尚廟無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前誘後誘)事父母幾諫。(子規)浣花草堂。(杜宇)一箇小，一箇大，一箇跳，一箇跑，一箇喫人，一箇喫草。(騷字)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凌霄花)節孝祠祭品。(食之者寡)王不留行。(孟浩然)跪池。(後來其蘇)張別古寄信。(貨郎兒一封書)佛骨表。(是愈疏也)睢陽城。(巡所守也)國士無雙。(何謂信)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固也)或正

面見長，或假借示巧，諸法略備，皆卓然可傳之筆也。

天下大師墓

京師西山，天下大師墓，竹垞先生以爲是房山僧塔，後人附會之，爲建文帝墓也。國初沈方舟先生——用濟詩云：「會聞遁蹟入禪關，身似浮雲到處閒，解道龍蛇潛草野，何年弓劍傍橋山，緇衣那有中官識，御馬誰迎老佛還？」自櫻桃無薦地，肯留青樹在人間。」曰「會聞」曰「解道」曰「那有」曰「誰迎」曰「肯留」皆故作疑詞，以著致身從亡隨筆等書之僞，直詩史之筆也。方舟又有詠思陵句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語極悲壯。

颶信

粵中瀕海多風，正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九月發者爲颶，颶甚于颶，而颶急于颶。習海道者，設爲占候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正月初四日爲接神颶，初九日爲玉皇颶（此日驗也，一年皆驗），十三日爲關王颶，二十九日爲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爲白髮颶，三月初三日爲元帝颶，十五日爲真人颶，二十三日爲媽祖颶（卽天后誕辰也，凡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爲佛子颶，五月初五日爲屈原颶（係大颶之旬），十三日又爲關王颶，六月十三日爲彭祖颶，十八日爲彭祖婆颶，二十四日爲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旬），七月十五日爲鬼颶，八月初五日爲大颶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往往風迅發不常），十月初一日亦爲大颶旬，十八日爲彌陀颶，十二月二十四日爲送神颶。舟行大洋，颶可支，颶不可支，蓋颶散而颶聚也。

拂水山莊

國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陳臥子題壁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真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飲宴，劇演「爛柯山悔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爲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窳阿得窳！」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節曰：「沒窳阿沒窳！」錢大慙，又錢一夕于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員領窄袖，蓋燕居之服，就料改爲，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謔亦虐矣哉！

韻蘭

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與色授，頗見妒于同儕，而捉月盟言，誓同枯菀，蓋不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慟，賦韻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爲之序云：「桃開千歲，人間爲短命之花；曇現刹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苦無多；况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達觀久付虛空；泥絮沾濡，情種能無抑鬱也乎？如春臺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狸，家住玉鉤斜，騎鶴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縷曲，嘯鶯聞嚶嚶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固已蜚聲樂籍，馳譽燕臺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偶顧綠么之曲，頓生紅豆之思。于是衆裏目成，暗中心許，赭白馬城頭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攜手相將，保毋鄂被薰香，

銷魂真箇妒之者以爲失身之鳳，愛之者以爲比翼之鷁。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探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於是數聲杜宇，一闕陽關，方期玉玦之分，以冀金鑲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樹生孤，蓮菡濃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臥相如之病，彼也。春風作王粲之遊，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烟，已傷委骨。用是愴懷珠璧，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修，使問天果屬有情，得知己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臺終老，落拓梨園，玉籍長留，沈浮菊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鬢髮潘貌，能銷黯黯江魂，則與爲彌子瑕之色衰，毋甯作衛叔寶之看殺。而况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涼，蕭瑟風悲，買絲誰繡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壁神傷，纏綿則玉藕牽絲，惆悵而金荃賦什，顧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奩，究損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何雀腦之思深，豈知釵掛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况書究漂零，檀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帳之情，歿後沈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數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真，試讀南華秋水。」

重宴鹿鳴紀事

嘉慶丁卯，山舟曾伯祖重遇鹿鳴盛典，親知子姪，咸以呈請轉奏爲言。公曰：「吾以世受國恩之人，偷安五十餘年，無萬一之報，在家卽其罪，許在家卽其恩，焉敢復生冀幸耶？」固請不獲，命事幾寢矣。祭酒吳穀人先生適自維陽歸，以爲言于公，必不可，乃合紳士數十人具呈曰：「呈爲桑梓耆英，科名人瑞，公籲具題，懇請恩准重赴鹿鳴事，竊以人惟求舊，當思前輩之典型，禮重興賢，正藉羣倫之冠冕，恰支干之周市，秋試應期，喜福壽之曼延，

春風到座；既振羽儀于先路，宜光樽俎于今朝。如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黻冕承華，詩書炳美，宰相世系之表，具在史官。鄭公通德之門，推于梓里；久膺華選，早歷清班。讀中祕之書，臨裾翫禁；領內史之職，珥筆螭坳。洎乎引疾邱園，養荷林藪。子羽勿由之徑，春草自生；晏嬰已敝之裘，冬月猶擁。猶復文馳玉馱，羣欽騷雅之才；墨醮壺金，人慕晉唐之格。信是翁之嬰鑠，實一代之靈光。茲者祥屆丁年，花開乙榜，賸邠林之一心，尙留丹歌鹿鳴之三。詩仍肄雅，袍如立鵠，只添冰樣之頭銜；身早登龍，合認燒餘之尾段。伏願甄以髦學，降禮耆年。當德星垂耀之期，揚壽世作人之化，用光奏牘，俾與賓筵。庶招蓬苑之神仙，來作儒林之領袖。一名漫居乎先甲，請看老桂之榮；萬物樂得其由庚，預慶斯文之瑞。謹呈。」呈既上，巡撫清公奏稿曰：「浙江巡撫清安泰謹奏爲耆紳重遇鹿鳴，懇恩預宴，以光盛典事。竊據藩司崇祿詳據杭州府錢唐縣詳稱，查有該縣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現年八十五歲，于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中式本省舉人，屆本年丁卯浙江鄉試之期，已歷周甲，應請循例重赴鹿鳴恩宴等情，具詳前來。奴才查梁同書，係木天舊籍，林壑高蹤，年已近乎期頤，科再逢乎丁卯，是皆聖朝重熙累洽，蘊爲休徵。皇上雅化作人，蒸成異瑞，遴佳辰以令宴，髦耆增逾分之榮，偕碩德以登筵，科目獲非常之幸，奴才不敢壅于上聞，爲此恭摺具奏，伏祈睿鑒。」旋于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清安泰奏，浙江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係乾隆丁卯科舉人，本年又屆丁卯鄉試，懇請循例重赴鹿鳴筵宴一摺，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早登鄉薦，供職詞垣，歸志林泉，年臻耄耋，茲屆周甲賀興，欣逢禮宴，洵屬科名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書著賞給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公拜命後，於次日恭詣萬壽宮謝恩訖，歸來隨具謝狀云：「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呈爲恭謝天恩，懇請據情轉奏事。本年丁卯科浙江大比之期，距乾隆十二年同書鄉舉之歲，花甲一周，鹿鳴再賦，恭承大中丞以科名盛事，破例上聞，特蒙我皇上念綸閣舊臣，推恩下逮，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奉諭旨，『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着賞給翰林

院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者臣至意，欽此。」卽于次日，恭詣萬壽宮，叩頭謝恩訖。竊念同書世受國恩，身叨門蔭，清書散館，大考遷官，在京供職，兩充分校入闈，以病告歸，三度祝釐，赴闕無健飛之翮，翻怯風搏，非中伐之材，徒虛匠顧。長願爲太平歌詠之民，豈復有非分恩華之想？乃今錫之禮宴，寵以清階，俾蓬蘢餘生，重沾雨露，桑榆晚景，益被光華。里黨傳爲美談，士林紀爲榮遇。惟是衰孱筋力，不克匍匐殿廷，遙望九重，蠲忱莫達，用抒寸牘，葵向難名，爲此具呈，伏求代奏，不勝感激之至。」是年九月九日揭曉，十三日禮宴。是科典試爲萬和圃侍郎——承風——吳荷屋編修——榮光——先期仁和縣送儀注單云：「本年鄉試，有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重赴鹿鳴筵宴，應送金花臺，表裏宴席，照例備辦外，屆期朝服詣撫衙，俟主試茶畢，侍講梁乘輿由中門入堂，簷降輿，各大人出迎，簷下行賓主禮，相揖畢，藩臬運三司監試提調各道俱下，相揖畢。杭州府引新舉人上堂排班，侍講梁另設拜單，望闕謝恩。其筵宴位次，設于堂之東北隅。」是日傾城士女，夾道環觀，公歸賦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天闈，白髮重新拜寵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齊芳。」（舍弟冲泉于是科登順天榜）「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糶糊。公裳點檢煩朋舊，籃輿蕭疏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改，夕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夫。」「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閬苑先。天上謫仙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聖虔。」「前賢十度賦嘉賓，（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吳大焯甲午范承式癸巳錢宗壘丁酉趙世玉雍正癸卯陳克鎬乙酉吳嗣富乾隆乙卯馮浩戊午顧光范崇榮）我占人間分外榮。老婦喜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若話三生又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昇平。」四詩既出，一時和者不下數百人。先是七十餘歲時，至南屏山上冢，偶見土人方姓，懸畫一幀，乃裝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距公鄉舉之歲，恰當花甲一周。公因題五古一篇于其上云：「我年二十

五，卯歲領鄉薦，上溯六十年，此榜實羔雁；憶予堂謁時，羣集隨諸彥，領袖鶴髮翁，巋然如魯殿；（謂錄中四十三名周公天相錢唐人）風貌既甚古，章服亦不賤，私竊問姓名，愛蓮分一瓣；少年曾筮仕，秩視諸侯半；（杜詩縣實諸侯半）歸臥田里間，後生沒由見；恭逢盛典舉，重預嘉賓宴；今復卅載餘，翁久隨物變；卽予同年生，八九已露電；乃于山人廬，忽覩紙半片；上鐫千佛名，一佛曾識面；當時取士嚴，額僅踰大衍；副榜一至十，同考十二縣；衡鑒堂中人，氏號一一繕；不獨脚色詳，次第具鄉貫；字蹟頗工整，首尾無漫漶；想見諍賣時，狼藉坊市徧；此紙過百年，獨再優曇現；異哉方山子，拾得常自玩；藏弄等吟牋，裝背作畫卷；某也後進人，彰美在所先；（去）索書五字詩，留下一重案；自康熙丁卯至嘉慶丁卯，距一百二十年，而以鄉人片紙之收藏，隱爲之兆；公子無意中而見之，而題之，且敍及周翁重宴一事，若作後來人之左券也，抑何奇歟？

詩忌正論

陸稼書先生南村寒佛寺詩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議論自是絕頂，然未免道學氣太重。又元人牡丹詩云：「棗花似小能成實，桑葉雖蘼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種翻新，殊煞風景。卽如姮娥織女，原屬子虛，而妙論奇思，瀾翻不已，必欲力辨其誣，大可哂也！

李袁輕薄

李笠翁十二種曲，舉世盛傳。余謂其科諛諛浪，純乎市井風雅之氣，掃地已盡。偶閱董閔白尊鄉贊筆，載「笠翁之爲人，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并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

其人輕薄原于天性，發爲文章無足怪也。又撰西樓記之袁于令，爲人貪污無恥，年逾七旬，猶強作少年態，喜縱談閨闈淫詞穢語，令人掩耳。後寓會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癢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不言，二十餘日，舌本俱盡而死。綺語之戒，其罰如此。夫洪稗畦長生一曲，卒傷采石之沈湯玉茗文章鉅公，四夢之成，特其游戲，乃猶以牡丹亭口業相傳，永墮泥犁，况下此者乎？

昆明池對聯

雲南昆明池大觀樓對聯，每聯長至九十字，孫髯翁所題。其句云：「五百里昆明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驥金馬，西翥碧雞，北走長蛇，南盤舞鶴，騷人韻事，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烟鬢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臨風，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績豐功，費煞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霜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葉扁舟。」長句硬盤，如僧綽之碁，累而不墜，真傑筆也。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滕王閣千古名勝，對聯佳者絕少。惟商邱宋牧仲先生一聯云：「依然極浦遙天，想見閣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吐屬名雋，且見賢公卿愛才之度。湖北黃鶴樓對云：「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俊逸清新，獨有千古，後有作者，亦如崔灑題詩，諸人攔筆矣。

詩宗唐音

詩宗唐音，固也；然使自唐至今，千篇一律，有何意味？且宋之爲宋，元之爲元，正以其各具面目，方見天地文運變化無窮。若必盡法乎古，則何不一一而繩以魏漢六朝，且何不一一而繩以三百篇十九首乎？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劉後村則云：「宋詩突過唐人。」斯言亦未免偏激。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崐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大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業祖唐人；蘊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正學瓣香東坡，故有此語，然足以鍼砭墨守盛唐者。

巍字改書

天啓朝，魏端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祠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此等媚諂，真是想空心血者。

地窖

蕭山縣內，西河下，酒鋪中，有一地窖，石門封鎖。曾有人入視之，內有朱漆巨棺一，石桌石牀備具，棺左右有油七缸，殘已過半，燈火尙明，人爲添油而復閉之。相傳爲宋萬俟卨墓，奸邪殘魄，千載猶存，亦理之不可解者也。

副車詩下第詩

有人六赴鄉闈，僅得一副榜。有句云：「祁山事業憐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運典大方。又仁和繆蓮仙——

良——下第詩有句云：「妻子望他龍虎日，科名於我馬牛風。」亦極工趣。

三十六江樓

廣東廣州府三水縣江口，有行臺，舊爲督臣閱兵駐節之地，後遷于肇慶府，其址遂廢。芸臺宮保，改爲書院，規模極其宏壯，飛閣臨江，題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潯江，始興江，墨江，錦江，翁江，麻江，澗江，政賓江，蒼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覽江，牂牁江，柳江，灑江，鬱江，潯江，西洋江，洛青江，馱蒙江，黃龍江，橘江，荔江，藤江，繡江，橫槎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甕江，蕉花江，武陽江也。諸江之水，合流於此，故以爲名，可與二十四橋，十四妝樓，同爲詩料。

鬼詩

「流水涓涓芹芻牙，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此鬼詩中之最峭者。「盤塘江上是兒家，郎若游時來喫茶，黃土覆牆茅蓋屋，門前一樹馬櫻花。」此鬼詩中之最逸者。又姚古芬女，嘗誦其江南楊姓友人鬼春詞句云：「數點鬼燈移近岸，夜深蘇小踏青歸。」設想幽絕。

行比伯夷

橘頌云：「行比伯夷。」有以此命題者，湯畫人庶常——錫藩——句云：「叟真稱大老，奴肯附新王；土貢猶懷夏，山呼詎改商？」巧不傷雅，落落大方。

菱落

菱角最易落，故諺曰：「七菱八落。」前人以對「十棗九空。」工切無比。又粵人呼葶薺曰：「馬蹄。」以對「龍眼。」亦甚工也。

村學詩

海昌郭臣堯，好爲俳體詩，所著名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箇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學庸也）末句趣甚。

會館對

廣東武林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吾杭商賈於此者，釀金叛建。既落成，屬余撰戲臺對云：「一闕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書此者，李聽松也。

朱侍御奏疏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義勸捐。有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恩賞給舉人。嗣浙江葉元埜、江蘇黃宜誠、陸續捐輸，亦照例賞給。閣臣遂欲永以爲法。侍御朱公——嶧——奏云：「竊惟賞賜者，勸善之經，科目者，求賢之道。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錄其文藝優長者，貢于春官，名曰舉人，誠盛典也。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仰荷皇仁浩蕩，賑糶頻施，小民已無虞失所，嗣以日久用繁，各官倡議勸捐，本年二月，據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時從權之至計，原未嘗著爲定例也。且潘仕成誠，本係副貢，去舉

人一間耳。賞給舉人，是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豈漫然哉？厥後葉元莖、黃立誠、陸續報捐，經巡視給事中順天府尹奏請議敘，蒙敕下大學士、軍機大臣會議，遂乃比照銀數，請賞舉人。雖曰以昭畫一，然于聖主慎重名器之心，因時權衡之道，要未能深詳體究也。若因此遂成定例，臣竊謂「適足生富家僥倖之心，而阻塞儒進修之志。」向來捐例，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皆准捐。至清要衙門，非舉人出身者，不得與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捐銀捐賑之故，而得爲舉人，則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競趨捷徑，濫廁清班，欲肅官廉，亦已難矣。况准其一體會試，則得隴望蜀，謂舉人既可倖邀，進士何難弋獲？于是買通關節，僱請槍替，種種弊端，在所不免。臣故曰：「生富家僥倖之心也。」至單寒下士，既不能鮮衣華服，奔走形勢之途；又不能遵例納財，置身通顯之地；其所以繫屬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窮經砥行爲務，而未甚厭棄者，良以舉人一途，爲進身之階耳。今若以多士進身之階，爲一時勸捐之計，不論學問之淺深，但較銀數之多寡，如能累萬，不啻升三；一經報呈，便同登第。文章不足爲貴，科名亦覺其輕，識器日卑，術業日廢。臣故曰：「阻塞儒進修之志也。」頗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爲故常，未見其可論者。但以請賞花翎，未便率行議准，因而請賞舉人，不知花翎舉人，均爲聖朝名器，而細按之，則花翎實器也；舉人虛名也。實器以待有功，虛名以彰有德，互爲表裏，未可低昂。彼輸財助賑者，急公好義，固不可不量加鼓勵；然在士庶或酌給匾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予以升途，或准其加級，已足示鼓勵而勸捐輸矣。若請賞舉人，則所得無幾，所傷實多。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嗣後地方，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捐輸應獎之處，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請賞給舉人，庶經制定而人絕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勵志；而于勸善賑民之道，仍未有礙也。」疏上，奉旨：「所奏甚是，可嘉之至！」仰見聖主明聰，名臣風格，謹識錄之。

陳小魯

陳小魯——行——仁和布衣。負才駢弛，嗜酒，工長短句。家貧，訓蒙賣字以自給。性孤介，不諧于俗，坐是益困頓，日泥飲壚頭，有伯倫荷鍤之風。道光乙亥，竟以病酒卒于友人黃山漁家，貧無以斂，同人助之殯葬。一女，曙後星孤，寄居外家。予爲搜輯遺稿，積五六年，得如干闕，彙而刊之。詞出入蘇辛，小令酷肖板橋。「鬲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風吹折兩三竿，缺中來遠山。」古人只道出門難，入門難，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關？」「太常引」答陳月墀云：「蒲帆十幅掛江干，來倚我危欄，受得一宵寒，便說到燈殘夢殘。」入門風月，出門烟雨，無意上吟壇，指點與君看，楊柳外，青青遠山。」浣溪紗「懷董九九」云：「一世楊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漂零。」掬水攀條無別意，百般憐惜汝前生，何人知我此時情。」太常引「水上人家」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畝蒹葭，七八畝菱花藕花。」蒹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夢有些些，只管朝雲暮鴉。」詩非其所長，然間亦一作，如「寄友」云：「我家門外雞楓樹，不見君來不肯黃。」雜詩」云：「寶刀若贈黃衫客，定斬無情李十郎。」亦琅然可誦也。又小魯好以俗語俗字入詞，余付梓時，悉刪汰之。有「貂裘換酒」「醉言」一闕，久膾炙諸友人口，以余汰去，頗悵悵！因亟錄之，其詞云：「覺得魂兒驟，夢初醒，被池冰冷，一鏡紅瘦，斗大眼花，看不定，撐下牀來，行走似顛倒，風前楊柳，渴殺劉伶難忍耐，索茶湯笑向妻開口，妻不語，兩蛾鬪。」蒼天生我卿知否，早安排，幾千萬石，無愁春酒，明日杏花村裏去，還要盡情消受，待記取歸來時候，跌進門來，須照管，玉纖纖扶住，勞卿手，直睡到，百年後。」

二一蟲

道德篇，「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聾蟲，鼈也。（又馬亦稱聾蟲）抱朴子廣譬篇，「晉文回車於勇蟲。」勇蟲，螳螂也。張衡賦，「剛蟲搏擊」剛蟲，鷹也。

土語入詩

古人「嫩隅耀清池。」以蠻語入詩。「誤我一生踏裏彩。」蒙古語入詩。今李寧甫太守「潮州竹枝詞」云：「銷魂種子阿儂佳，開樸千金莫浪誇；高捲篷窗陳午宴，爭看老衍貌如花。」注：六篷船呼幼女曰「阿儂佳。」梳櫳曰「開樸。」呼婿曰「老衍。」舒鐵雲「黔苗竹枝詞」云：「馬郎房底好姻緣，儂指佳期不計年；插徧青山黃竹子，噥噥還索鬼頭錢。」注：俗結婚于鄰建空房曰「馬郎房。」合卺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頭錢」不與，或改嫁。有婿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其前生所私男女，各插竹于墳前祭焉。「山房縹渺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斗聽鸞鵲。」注：克孟牯羊，親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鬧屍。」至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號慟，悲不自勝，曰：「鳥猶歲至，親不返矣。」先大父題汪亦滄日本國神海編云：「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辦幾番更；筵前只愛紅裙醉，拽盡何緣號撒羹。」注：貢院者，彼邦館唐人處也。佐酒者，號曰「撒羹。」「膠青拭鬢膩，寡鬢妾住花街任往還；那管吳兒心木石，我邦卻有換心山。」注：妓所居之山曰「換心山。」

一杯羹

有人作太上皇詩云：「得意斯爲天下養，失時要作一杯羹。」劉芙初編修詠「陳平」云：「笑問社中分肉手，如何處置一杯羹。」二詩讀之，真堪失笑。又孫子瀟太史「芒碭懷古」詩云：「威加四海誅元功，羹分一杯棄而翁；君不見蛟龍白日與媼遇，龍種何曾屬太公？」奇論關空，得未曾有。

竹衫瓶菊

王香雪州佐，乃斌——詠「竹衫」句云：「六月最宜君子服，三秋還疊女兒箱。」周南卿茂才——三變——詠「瓶菊」句云：「白水訂交真耐久，黃金垂盡易生寒。」各有風致，俱李小牧云。

規矩草

熱河避暑山莊苑牆之外，草皆滋蔓，一入苑內，則彌望蒙茸，如鋪綠鬪；人呼爲「規矩草。」

臨終對句

淳安方樸山先生病革時，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語曰：「水如碧玉山如黛。」以何爲對？先生枕上聞之曰：可對「雲想衣裳花想容。」言畢而逝。

黨姦

王莽篡漢，劉歆作符命；司馬篡魏，阮籍作勸進文；王世充篡隋，孔穎達草禪議；大儒名士，何不愛其羽毛若是？

量人蛇

廣東瓊州有量人蛇，長六七尺，遇人輒豎起，量人長短，然後噬之。土人言：「此蛇於量人時，鳴聲曰：『我高，』人亦應聲曰：『我高，』蛇卽自墜而死。」

果下豹

果下馬，果下牛，人皆知之。惠州羅浮山巔，有獸小如獼猴，名果下豹。

城隍

城隍二字，始於秦之上六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鄭災，祈於四鄰」；宋災，用馬於四鄰。「鄰，墉，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始於堯時。城隍之有廟，則始於吳。太平府志云：「城隍廟在府承流坊，赤烏二年創建。」其後祀之者，則見於六朝，如北齊慕容儼，以祀城隍破梁軍是也。他如韓昌黎、張曲江、李義山、杜文貞，俱有祭城隍詩文。五代錢鏐，有重修牆隍廟記，以城爲牆者，避朱全忠父名也。其封城隍爲王者，見於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封城隍而其夫人者，見於元文宗天歷二年。洪武初詔天下府州縣建城隍神廟，封京城城隍爲帝，開封臨濠東平和滌爲王府爲伯，縣爲侯。至以神鬼爲城隍者，見於蘇緘傳：「緘殉節於邕州交州，人呼爲蘇城隍。」其後范旺守城死，邑人爲像城隍以祭。本朝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爲灌嬰，杭州城隍爲南海周公新。」其他如粵省以倪文毅爲城隍，雷州以陳馮寶爲城隍，英德以漢紀信爲城隍，諸如此類者，不可勝紀。按城隍乃主城郭之神，而世傳爲治陽間之事，則又見夷堅志。今七月二十四日，爲都城隍誕辰，相傳是日爲築城之始云。

白鴿標

粵有白鴿標之戲，標主以千字文二十句爲母，每日於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射中十字者，予以數百倍之利。其餘以次而降，四字以下爲負。其法以二文八毫錢爲一標，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從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搭，二九撞，一，大板疊，小板疊，河汊，百子圖等目。謂之鴿者，凡鳥雄乘雌，鴿則雌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

雌，而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義蓋取此。

種痘

種痘，始於宋真宗朝王旦，其後各相授受，以湖廣人爲最。今西洋夷醫唎哈吹，善種痘。法以極薄小刀，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即見點，比時行之痘大兩倍，兒無所苦，嬉戲如常。夷言「本國雖牛馬亦出，恆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無不應驗，於是其法盛傳。然又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傳染，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誠善法也。又有所謂神黃痘者，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筍瓦火焙，去黑壳，碾細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爲期，半歲服半粒，一歲服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

金蘭會

廣州順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結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恆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衆姊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雖賢有司弗能禁也。李鐵橋廉使——漢——令順德時，素知此風，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硃塗父兄目，鳴金號衆，親押女歸以辱之。有自盡者，悉置不理，風稍戢矣。

三江賦

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于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

視其民也。一而實不盡然。蓋其害實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絜官田重賦，併于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徵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厥後加以籍沒，蔡京、王黼、韓侂胄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于是乎寔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并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徧于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并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正統時，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絜于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坵，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賦。我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爲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爲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嘉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於民田之賦，竟指定爲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絜之故。韓世琦、慕天顏先後披陳，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乾隆二年，又除蘇州額徵銀二十萬兩。民力固有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如有爲民請命者，誠能縷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絜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爲今之計，莫若均賦一法，請卽以蘇松鄰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豐歉，雨暘溢旱，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查常鎮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爲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陳入告，以普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其福矣。

渾不似

琵琶，古名「枇杷」，又名「鞞婆」，昭君常用琵琶壞，令胡人改爲之而小。昭君笑曰：「渾不似。」後訛爲「胡撥四」，又訛爲「虎拍思」，又訛爲「琥珀思」，紛紛聚議，其實卽琵琶一物也。

迦陵填詞圖

陳其年填詞圖，一時題者，名作如林，卷尾有裘文達公——日修——五絕句，其一首云：「卷中諸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瀋貌雲郎。」讀之忍俊不禁，不意此老亦風趣乃爾！

王紫稼

漁洋山人稱「李琳枝爲真御史。」李巡按江南日，有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王紫稼者，卽龔芝麓，吳梅村，錢虞山，陳迦陵諸公所詠王郎者也。

李郎

畢秋帆尙書——沉——李郎之事，舉世豔稱之。袁大令，趙觀察，俱有李郎曲，而袁勝於趙。余最愛其中一段云：「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釐第一峯；賀客盡攜郎手揖，泥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寫得有景有色，溧陽相公呼李郎爲狀元夫人，真風流佳話也。

介甫東坡

王荆公極其佩服坡公，見尖叉雪詩，詫曰：「東坡使事，乃能如此神妙耶？」指「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

眩生花」二句，以示其塔蔡卞。卞曰：「此不過形容雪色耳。」公曰：「爾何知玉樓肩名，銀海眼名，並見道書，故佳也。」又荆公在蔣山，有人傳東坡表忠觀碑草藁至，公熟讀數過，謂座客：「此文係何體？」葉致遠曰：「不知其體，要是奇作。」蔡元慶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荆公笑曰：「諸公未知，此太史公二五世家體也。」蓋於文字之間，沈澁如此；後因字說，漸至齟齬，遂爾成隙。荆公固執拗，坡翁亦多所狎侮，坦白人遇忤刻人，安得不賈禍耶？

明妃詩

明人昭君詩有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高季迪以爲絕工，王阮亭以爲村學究語。兩朝詩老，孰非孰是？

因詩得婦

明王子宣——句——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也。」遂以妹妻之。以二十八字得妻，甚奇！然亦正復不愧。

薦書

四岳舉舜數語，千古薦書之祖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詢以天下之才，岳對以匹夫之行，後世奏章如此，鮮不以爲迂矣。妙在堯立時，俞允以爲父子兄弟二倫，確乎可信矣；於是妻之以二女，復事之以九男，以觀其夫婦朋友二倫，然後進於君臣，由是五倫備矣。乃歷試諸艱，畀以神器，何其慎重也！然後

知大聖人之知人用人，其超越尋常如此。

伶俐不如癡

向在友人家，見一陽羨砂鉢，用以爲水注。旁綴一綠菱角，一淺紅荔支，一淡黃如意，底盤一黑螭虎龍，卽以四爪爲足，下鐫大彬二字。設色古雅，制度精巧；而四物不倫不類，莫知其取義。後詢一老骨董客，謂余曰：「此名伶（菱）俐（荔）不（鉢）如（意）癡（螭）時大彬，王元美舊有此製。」乃知隨處皆學問也。

狐仙能畫

北地多狐仙，人家往往有之。曉嵐紀宗伯在灤陽，寓樓頗多，聞有善畫者，先生盛具酒脯而禱焉。禱畢，鋪箋紙三十幅於几上，并附一詩云：「仙人自古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蓉。」越三日而登樓視之，則已設色完好矣，遂攜而下，復以酒果祀之。

長生殿

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并詩稿，偏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東云：「土物拜登，大稿壁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之，令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詩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

撒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蕙苒明珠謗偶然」。（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詠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嘆爲字字典雅者也。

考差會課

京師考差之年，各衙門諸老先生，亦有詩文會課之事，亦猶士子之鄉會試也。道光壬午，余寓京師蘇子齋姨丈宅。一日，先生邀同部七人晚飯，約以日晡卽至，各作試帖一首，題爲「左右惟其人」。迨上燭繳卷，僅有四人，內于公克襄一首，記其中四句云：「輔也還兼弼，臣哉卽是鄰。是誰肩厥辟，惟汝翼斯民。」以肩翼二字貼左右何等渾脫大方！

少年心事老
石確空何
九自
福
述
慨
然